阴暗的河流

伐莱拉 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書

阴暗的河流

〔阿根廷〕阿尔弗雷陀·伐莱拉著

柯青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Alfredo Varela

EL RIO OSCURO

根據萊比錫菲力普·雷克拉姆·青出版社出版的德文譯本“Der Dunkle Fluss”譯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1303　字数162,000　开本850×1168公厘$\frac{1}{32}$　印張7$\frac{1}{4}$　插頁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定价（3）0.69元

前　言

談到《阴暗的河流》这本小説，先得要从馬黛茶談起。

馬黛茶，又名巴拉圭茶或冬青茶，是南美洲各国民間日常必需的普通飲料。

印加族印第安語把馬黛叫做“卡阿”；“卡阿”是一种野生冬青类灌木，在南美洲中部巴拉那河、巴拉圭河和烏拉圭河上游之間，也就是阿根廷、巴拉圭、巴西三国接壤地方的原始森林中，分布着許多这类灌木的丛林。把这种灌木的嫩叶摘下，經过烘焙炒干，磨成粉末，就制成了馬黛茶。沏馬黛茶的时候，是放在一个截去一半的小葫蘆內，冲入开水，加上糖或牛奶、檸檬，捧在手里，用一根金屬的或蘆葦的細管吸飲。馬黛茶滋味很苦，但有芬芳的香气，又因为含有較多的咖啡硷，有兴奋神經的作用，所以在南美洲各国，成了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的普遍的飲料，犹如我国的茶叶一样。

在欧洲的白种人还沒有来到南美洲以前，当地的图皮族、印加族和瓜拉尼族印第安人，就用这种树叶做成清凉的飲料，或者用作治病的藥料。南美洲淪为欧洲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殖民地后，到十七世紀末，馬黛茶就已經在拉巴拉他、巴西、秘魯、新格拉那达等地广泛飲用。大量的需要，使这种植物获得了很高的經济价値，于是它就象殖民地其他埋藏着的原始富源一样，成为殖民者掠夺的目的物。殖民者开辟道路，深入原始森林，探寻馬

黛丛林，砍伐茶树，采摘茶叶，加工焙制后，运到沿海布宜諾斯艾利斯或圣大非等大城市銷售，可以获得暴利。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冒险家就蜂涌而至，来到这片原始森林里，掠夺这种被称为“綠色的金子”的植物；他們装备着新式武器，驅逐、虐杀印第安人，霸占土地，勾結官員，攫取采伐权；財富的积累，使这些殖民地初期匹馬单枪的冒險“先鋒”逐漸轉变成为大企业主和大土地所有主。馬黛茶的生产，也成为阿根廷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部門之一。除了采伐野生的馬黛茶灌木林外，后来又出現了人工栽培的馬黛茶种植园。巴拉那河下游沿岸公塞普森、波薩达斯等城市，成为馬黛茶企业的中心。据 1946 年統計，阿根廷仅是用于国內需要的馬黛茶，年产量就达九万九千余吨。

这样，在南美洲經济发展的大悲剧中，即使是芬芳爽口的馬黛茶，也不可避免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采集馬黛茶的原始生产方法和高額利潤之間的矛盾，促使馬黛茶企业主想尽种种办法，搜罗大量劳动力来供他們剝削，为他們掠夺財富。因此，馬黛茶企业主也就成为南美洲奴隶制度的忠实維护者。他們最初是奴役印第安人，到后来印第安人越来越少，就不論白人、黑人、混血种人，都毫无例外地使之为奴，强迫他們在原始森林中进行繁重的劳动。不过阿根廷的奴隶制度存在并不长久，它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十九世紀初，南美洲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战争胜利，阿根廷成为独立国家后，奴隶制度就被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工资奴隶制度，即所謂契約劳工制度。这种制度，在十八世紀中叶欧洲白人向新大陆移民时就开始存在；到了独立战争时期，由于它具有一种自由的外貌，欧洲殖民者認为它对殖民地的經济发展有利，而大土地所有主則覚得对自己的利益无损，因此，后来在大庄园、大种植园、大畜牧場逐漸普遍

实行，成为南美洲半封建制度的主要剝削形式之一。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制度当然仍旧是极残酷的半奴隶制。

《阴暗的河流》这本长篇小說所描写的，就是阿根廷馬黛茶企业契約劳工的血泪斗爭。

契約劳工，在小說里叫做“門苏”。“門苏”是从西班牙語“門苏亚尔”(Mensual)一詞而来，意即“按月的”，也就是按月計算工資的意思。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契約劳工有工資可拿，并且在沒有和企业主签訂契約以前，他是自由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这个企业主或那个企业主签訂契約。但是，事实上，即使他不訂契約，他也沒有任何自由可言。招工人象猎犬一样地追踪着他，設下种种陷阱——酒、女人、預付金等等，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墜入罗网。契約一經签訂，他就成了企业主的奴隶，那笔招工时的預付金成了他終身还不清的債务；他象牛馬一样被驅赶到原始森林中去砍伐馬黛茶，少得可怜的工資和强制在企业商店購买食物和日用品的制度，使他永远脫不开这个契約的束縛。他們所有的一切都被任意支配；监工的枪口和鞭子在背后催迫着，威胁着，就这样一天天地在被侮辱、被凌虐和繁重的劳役中消耗生命；一点点的反抗企图，一小步的脫逃，就会遭到监工的私刑——枪杀。在远离海岸几千里的原始森林中，企业主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有武装的监工、管理人、打手和奸細来执行他的私刑裁判权，他把政府的官員也置于他的豢养之下。于是，他的那些招工人就用尽花言巧語和欺騙手段，招来一船一船的契約劳工，載到原始森林里去，供他役使，来掠夺这値錢的“綠色的金子”；于是，人們在这条阴暗的河流——浩蕩的巴拉那河上，看到一个个被杀害的契約劳工的尸体，慢慢地沿河順流漂下。

契約劳工的斗爭，从契約劳工制度存在的一天起就开始了。

他們的斗爭，起先是自发的、个别的，后来就逐漸成为有組織的、有目的的，汇合到阿根廷整个工人运动的洪流中去。《阴暗的河流》这本小說中所描写的故事，就真实地反映了馬黛茶契約劳工的这条斗爭的道路。

小說的主角拉蒙，是阿根廷的一个普通劳动者；他和阿根廷的其他劳动者一样，是企业主猎取的廉价劳动力。他被招工人所騙，到巴拉那河上游原始森林中当了契約劳工。他热爱自由，富有正义感；他不甘心于他所接触到的那些契約劳工——例如終日劳累、被折磨得未老先衰的老辛福里阿諾，被劳役折磨得痨瘵而死的加拉尔察，被监工搶去妻子的阿亚拉，以及企图逃亡而被枪杀的洛倫佐等人——的共同的悲惨命运。他最初爭取自由的方式是逃亡。但是他的企图被企业主偵悉了，要繳他暗藏的手枪。这时候，他不得不挺身起来反抗，和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的企业主、监工和打手面对面地战斗。最后他逃到原始森林中，得到了自由。到他第二次受騙，又被送上去原始森林的輪船时，他得到了更多的經驗。在这条輪船上，他听到了“工会”这个名詞，知道了这是工人們組織起来爭取权利的团体。原来当时阿根廷工业城市中工人运动的开展，已經开始在原始森林里的契約劳工那里发生了影响。这时候，就在这条輪船上，发生了一件事：他被从前的企业主发现了，要逮捕他。他得到船上水手們的帮助，才得逃脫毒手。这一次他受到的工人阶級团結起来对抗企业主的现实教育，使他深受感动。后来，拉蒙当了伐木契約劳工，認識了曾經参加圣保罗起义和普列斯特斯縱队长征的巴西人弗魯托斯，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于是，他又一次逃亡了，决心去参加工人阶級的組織队伍，进行进一步的斗爭。

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是二十世紀开始阿根廷馬黛茶企

业掠夺原始森林"綠色的金子"的三十年，即1900年到1930年之間的时代。那时候，英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經开始在阿根廷的經济和政治中占据統治的地位。阿根廷的經济，逐步具有了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的性質。由于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阿根廷的工人阶級也开始成长起来。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开始高涨。就在1906—1907年間，发生了四百次以上的罢工；到了1912年，阿根廷工人阶級的罢工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阿根廷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人阶級的队伍也日益壮大。苏联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激动了阿根廷工人阶級的斗爭情緒。1917—1921年間，出現了工人运动的新的高潮。据統計，1917年共爆发了一百三十八次罢工，1919年又爆发了三百六十七次罢工。在这工人运动最为高涨的时期，阿根廷共产党誕生了：1918年1月，社会党內的左翼脫离社会党，組成国际社会民主党，1920年，正式称为阿根廷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阿根廷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阿根廷工人阶級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領导力量。

在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的气势雄伟的洪流冲击下，原始森林里馬黛茶契約劳工的残酷剝削制度就发生了动摇。馬黛茶大企业主阿利卡的企业阿利卡港（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个大企业主来命名的），在普列斯特斯的革命軍队接近阿根廷边境时发生了工人起义——契約劳工們撕碎了契約簿，焚毁了仓庫，杀死了企业主和监工，获得了自由。

三十年来对"綠色的金子"的掠夺，牺牲了上千上万的契約劳工的生命，終于使原始森林枯竭了。从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起，馬黛茶企业主就开始用人工培植馬黛茶。在馬黛茶种植园

工作的契約劳工，照样受着深重的剝削，但是时代已經不同，从前被企业主任意宰割的契約劳工已經組織起来，成立了工会。小說在結束的时候这样写道：

……在1918年和1919年的大罢工中，尤其是从1928年的大罢工以后，契約劳工的憤怒浪潮已經冲击了奴隶主的僭越特权，讓他們明白一个新的时代已經到来了。契約劳工已經从旧日落后的門苏的灰烬中站立起来，逐漸覚悟到他們必須組織起来为自己的前途进行斗爭。而且有一盞明灯指引他們在荆棘的路上前进，这就是从工会的簡陋棚屋涌出的明亮光輝……

《阴暗的河流》就以这样惊心动魄的描写，反映了二十世紀初阿根廷馬黛茶契約劳工的血泪斗爭，它为巴拉那河上順流漂下的枪弹洞穿的門苏尸体，提出了严正的控訴。作者在小說結束时指出工会是契約劳工組織起来进行斗爭的力量，这对于几乎完全被剝夺了一切权利的半奴隶的契約劳工說来，是第一个重要的胜利。到今天，阿根廷的大部分大庄园主、大种植园主、大畜牧場主，仍然还依靠着这种契約劳工制度剝削着工人，可是，現在的契約劳工已經是阿根廷共产党領导下的阿根廷工人阶級的一部分，他們和产业工人以及其他农业工人一起，正在为自己的权利和解放进行斗爭。

《阴暗的河流》的作者阿尔弗雷陀·伐萊拉，是阿根廷現代著名小說家、詩人，生于1905年；他是作为一个詩人开始他的文学生活的，曾經写过許多篇紀念苏联对希特勒德国作战的长詩。长篇小說《阴暗的河流》，是作者在1943年发表的。作者在这本小說中采用了一种新的表現手法，即人物的形象描写和有关資料的引用，两者相互錯綜；全書主要的綫索是拉蒙当馬黛茶契約劳工的那段經历和斗爭，而有关当时的背景和气氛的叙述，則分

别穿插在故事之間。故事的前后，又以拉蒙最后一次逃亡，乘着竹筏漂下巴拉那河的場面作为序幕和尾声。小說这样的結构，对我們說来是頗为新鮮的，它象巴拉那河上游的原始森林以及原始森林里馬黛茶契約劳工的斗爭一样，給我們以强烈的感受。

阿尔弗雷陀·伐莱拉在《阴暗的河流》中所暴露的阿根廷契約劳工制度的残酷黑暗，以及这本小說对深受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大企业主、大地主剝削压迫的阿根廷工人和雇农的斗志所起的鼓舞作用，使作者遭到了当时反动的独裁的庇隆政府的迫害。1949年，阿尔弗雷陀·伐莱拉訪問苏联回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苏联的建設和生活的見聞的文章，庇隆政府就以此为借口，把他逮捕下獄。阿根廷的进步民主力量，立即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援救伐莱拉的广泛的运动，迫使庇隆政府不得不把他释放。

1956年，阿尔弗雷陀·伐莱拉曾来我国訪問，表达了阿根廷人民对我国人民的深切友誼。

編　者

1959年5月

河上馳驅

他的双膝象两根烧紅了的釘子，把他釘在溜滑的竹筏上。两脚有时失去着落，紧抱着竹筏掙扎求生的双手快要沒有知觉，正在松开。但是双膝并不讓步，还象吸血虫似的紧紧吸住，虽然原来有抵抗力的硬皮肤地方已經磨出了伤痕。

他脫险的可能性越小，知觉丧失得越多，本能却保持得越可靠越有力。本能对人类那些可笑的恐怖毫无所知，它既无疑惑，也不害怕。它与自然和生命完全一致，它能找出最隐蔽的原因，想出并运用一切容易脫险的办法。这个門苏①正是从这个前所未知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意料不到的力量。手指变成了鋼鉤，两脚灵巧地貼在竹竿上，而双膝則死不放开那唯一牢固的依据，使他在波涛滾滾中还能不离开人世。这个門苏已經近乎神經錯乱，肚子餓极了，身体疲憊不堪；他迅速回复了兽类生活，也只有这一点还可以指望拯救他。于是他又处于生物的原始状态，他爬着走，完全忘掉文明人类的不安全的直立行走。他不时陷入昏厥。有时仅仅失去一会兒知觉，但是可怕的呼吸困难却拖得时間很长。突然他挨了一下波浪的打击，神智、生命和他所有的負担又都恢复了，后来再一次又失去知觉。不过就是在这种場合，本能依然百折不撓地保持着清醒和警觉。最后，这个門苏不再抵抗，听任漂流，他对此刻的狂乱現实完全失去感覚，逃避到过去的縹渺之乡；他也失掉当他的生命还沒有交付給这条汹涌奔騰的河流时所有的一切力量和重量。常有这样的事情：人在临死的时候，

---

① 門苏(Mensu)，对在阿根廷上巴拉那原始森林中工作的工人(契約劳工)的通称。

只有对他过去的經历还容易感受。"现在"已經不存在了，化为烟雾，不見了。似乎有一座桥梁代替"現在"，把过去跟未来，或者更确切些說，跟死亡連接了起来。

她的衣服是玫瑰色的，玫瑰色的，長得几乎拖到脚背，可是上边的領口开得很低。你一彎腰(仿佛在井台上看井里有沒有水那样)，就能够发現一对白皙的乳房，上面各有一道嫩綠色的血管通到别处。乳房本来屬于神秘的范围，可是它的輪廓在衣服底下显得非常清楚，平常在河边洗衬衣濺湿了衣服的时候，尤其显得清楚。从前他常常跟她在一起，他那双手常常在她那鼓起衣服的胸脯上滑过。这种时候，她总是垂下黑眼皮，把那对褐色眼睛暫时蓋起来，可是馬上又会添上一付挑逗的，渴望的神情。有时她也挣扎着从他身旁跑开，但是跑不远，而且非常乐意再讓他逮住。于是，他們就鑽进随便哪一个灌木丛里去了。他知道哥連德河岸上那些偏僻的所在，那是河流跟它的終身女友——土地——进行頑强战斗的地方。河流在河岸下面慢慢地挖窟窿，挖得茂密的树木最后吸取不到任何养分为止。树木当然进行抵抗，它把每一小块黑色的腐烂植物，每一小团粘土，甚至每一簇老树叶和每一撮干燥矮林的粉末状的沃土，都掌握住不放。但是无濟于事；水包围着它們，逐漸夺去它們的一切依据。它們終于几乎毫无声息地倒了下去；水压制着它們，不讓它們訴苦。它們倒在自己的誕生地，但比起其他被斧子砍倒的树木来还算幸运，因为它們不是馬上被拖走，它們还可以与其他同样为水牺牲的树木一起徘徊一些时候。它們偶然联合成不規則的木排，順水漂流，作一次长途旅行。但是它們多半留在原地，漂蕩在河岸附近，或是挂在河岸的一个突出部分，变成彎彎曲曲七零八落的尸体，成了水的可怕势力的鮮明标志。

他带她一起走到潮湿的树木埋葬地附近。他們在那兒，在鋪着干树叶的地上，久久地消磨一个柔和的夜晚，欣賞着鳥兒似乎专为他們啼鳴的音調复杂的歌曲。她的嘴稍嫌大些；他現在很准确地想起：她名叫克洛多米拉，但是家里都管她叫克洛多……嘴是稍微大些，不錯，象那双脚一样，她

不管跑过鋪石面的公路还是有荆棘的原始森林小径，那双脚永远光着，永远光着，黑得跟她脚底下的粘土似的。他什么时候需要她，就永远可以占有她；永远，只要他找她；永远，只要……

忽喇喇……！水打在他身上；水用冰凉的，討厌的波浪拍击他，它从胸部、肩头和腰部冲刷过去，也从鼻孔經过喉嚨涌进他的肚子。

忽喇喇……！一个新的波浪，紧跟着又是第三个。他被抛到旁边去了，只有一只手还抓着竹筏的边緣。他本能地縱身趴下，又找到了一个支持物。他伏在竹竿上，肢体长长的伸着，很象根竹竿；他軟弱无力，眞成了没有意志的竹竿。紧紧的仿佛拧上螺絲的双手，似乎是他身上唯一活着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逃到过去的境地，或者逃入未来的世界——死亡——中去了。

她就象他的随时需要随时可取的水果一样，就象他欢喜大量地吃的肥大橙子一样。他为了自己的欢乐，每周找她好几次；但也有时很多天不跟她見面，而她經常就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他受情欲的驅使，一再跟这个姑娘亲近，但是他的思想却远远离开着克洛多，而把他带到那些种植园，带到格兰查科草原①的原始森林，带到在河流中呼嘯着上行和下行的船舶上去。总之，他是远远离开了她，远到克洛多无法寻找的所在，远到克洛多以及她那稍嫌大的嘴和很容易亲近的甜蜜所不能接触到他的地方去了。

有一次她突然問拉蒙在想什么，拉蒙把所想的告訴了她，于是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吵鬧。她央求、哭泣，吊在他的胳膊上撒赖，用从工人那里偷听来的最无礼的話罵他，然后又馬上滿怀悔恨地用最甜蜜的溫存和最恩愛的字句百般地媚悦着他。接着，她的怒火又一发而不可遏止，象只野兽似的抓他。結果他不得不动手打她；他手脚一向很重，这回眞的打了她，于是克洛多摊倒在树叶和草上，头发弄乱了，呼吸急促，泪下如雨。打得很不

① 格兰查科草原，在南美中部安第斯山与巴拉圭之間，面积約80万平方公里，分屬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維亚。

經，但是她不是因为挨打而哭——而是她現在明白这是他們的最后一面了。随后他就走了，远远离开了。他到那生活就是經常与原始森林斗爭、經常与其他人斗爭的地方去了。他到下游和他后来到上游的情形都是一样。他顺着"大路"①来往，一次也沒有再回到克洛多停留的地方去，回到克洛多以及她那甘受撫愛的胸脯、稍嫌大的嘴和眼泪……所停留的地方去。

他也从来沒有再想到她。可是有那么一次，那是在伊图察因古的妓院里。他到那兒去逛的时候，遇見一个女人，有同样的一张大嘴，一双长长的黑眼皮，但是眼睛不是微笑的，而是从凹陷的眼窩里无神地凝視着空間。他向她走去，躊躇了一下，却又招呼了另外一个，因为他怕她可能会告訴他她的名字就是克洛多。后来他向別人打听出来，她的名字是瑪利亚。但是誰知道……随后他又把她忘了。現在，她在这个拚命的梦中影影綽綽地向他走来，头上頂着一头乱发和一堆衬衣，好象是到河边去洗。他抓住她，象个橙子似的吮吸着她，并且……

"他們把你象个橙子似的吸干了，就把皮兒扔掉——把你象橙子皮似的扔掉……"他的記忆里十分突然地明确地出現了老辛福里阿諾常說的这句不可駁辯的話。克洛多就在这兒，他拉过她来，享受她，然后再把她扔掉。这就是說他扔掉了那个皮。其他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們就是这样，象老辛福里阿諾說的这样对待一个人。来了一个人，就仿佛抓住了一个克洛多……然后把她扔掉。

其他的人也这样办：这兒是那些招工的、监工的，那兒是那个德国人……这些王八蛋全来到这里，吸干一个，扔掉一个。扔掉的是皮兒，有时还是被子弹穿了孔的皮兒。

但是克洛多在这兒，就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这个观念象在他的头脑里不断燃烧，驅散昏厥的迷蒙，涌进他的知觉。他觉得象有針在扎他，他想移动左手的指头去抓它，可是他只觉得一陣剧痛。他睜开了眼睛。原来离他脑袋几公分远的地方有一条魚，正在咬他的手指，手指已經流血。远处

① "大路"，全名是"行走的大路"，这是印第安人对巴拉那河古老的称呼。

的水里还有一些魚迅速涌来。他又根根筋裂地疼起来了，似乎被咬的不只是他的没有血色的手，也有他的心脏。他想把胳膊移动一下，躲避这些貪婪的水中动物。但是他做不到。他第二十次又昏厥了。

一間用粘土砌的矮而寬闊的廊乔①。外面，大概有几匹馬在两根木桩上牢牢地拴着。一匹紅褐色的，一匹栗色的，还有一匹花斑的，等等。里面有一个粗糙的木柜台，几只叠起来的酒桶。柜台旁边，朝門放着两张桌子和几条长凳，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但是要算的話，还有一些瓶子和玻璃杯，以及这位小酒店的老板格林哥②和他那永远卷起的袖子。再要說还有：在客人头上浮动的烟霧，在一根鉄絲上挂着的火腿，以及談話、喊叫、刀子、咯登咯登响的靴子和在人們手腕上摆垂着的鞭子。他突然象从前还是小孩子时候那样的看見了这一切。那时候，他一抬头，眼前总是这些乱七八糟令人暈眩的东西，其中有瓶子，有寬边帽和火腿，有上了油的头发和差不多象他自己那么大的、沾滿泥污的咯登咯登响的脏靴子。人們常常把他带到柜台前面去。他很小，他父亲常常找不見他。下雨天，男人們靴子上的湿泥把地板弄得挺滑。他一失足，就不管抓着哪一条腿，以免跌倒，惹得那人象駡討厌的蒼蝇那样叱責他。他走到桌前，那兒有人在玩油污的紙牌，有令人害怕的大汉把大酒杯放到唇边一口气喝干，还有人用骯脏的手指理着自己的鬍鬚。到处有匕首的柄閃閃发亮；压皺的紙币由这个衣兜轉入另一个衣兜，而結果却都落到这位意大利酒館老板的手里。那一天的情形也是这样，有个人向他父亲瞪了眼，对他父亲喊叫什么拉蒙所不懂的話。他父亲当时站起身来，推翻桌子，拔出了刀。警官駡他是盜馬賊和小偷，他那蓬乱的上髭底下还露出一种輕蔑的冷笑。他还带来了一小帮警察。玩牌的和喝酒的都站在一旁，不加过問；可是警察到底没有敢逼近一直刀不离手的父亲。警官想向他冲去，但是亮晶晶的刺刀使他躊躇了。父亲在仓促中弯下腰囑咐孩子："到馬那兒去，去！"孩子就向門口跑去。拉蒙无意

① 廊乔(Rancho)，南美洲的棚屋。

② 格林哥(Gringo)，南美洲人对外国人的称呼，带有輕蔑的意思。

中朝四周看了看，看見圍住父亲的圈子越来越小，同时听到一个人喊道："我們逮住他！該死的……"但是这句"該死的"只說了一半，身陷重圍的人一匕首就刺中了他。接着，父亲縱身上了馬，用有力的手把孩子往鞍子上一放，就象一陣风似的跑了。警官在酒館門口咆哮着。不知哪个家伙在后面打了一枪，子弹从馬头旁边飞过。父亲只是笑了笑。当时父亲給了他一个不常有的教訓。他說："永远不准低头，我的孩子，你知道嗎？你願干什么就干什么，可就是为人要学你老子！"然后他就不說話了，他們一步不停地繼續奔馳。拉蒙还記得母亲怎样从街坊老大娘口里听到这整个故事，而且激动地質問父亲。但是父亲象往常一样，一句話不回答，也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現在，拉蒙覺得好象他們又在搖搖晃晃的馬背上，穿过阴暗的森林，迎着光明——一种越来越强的光明——疾馳。

晨曦漸上，天上送出第一批微弱的阳光，好象有意喚醒这个落难的人。竹筏搖动得很厉害，他好象騎在一匹大跑大顚的馬上，他下意識地使自己的动作适应竹筏的动作，于是搖动得輕些。竹筏象一陣暴风似的，卷着他通过圣安东尼奥隘口的滾滾急流，人和竹筏在那漩渦中簡直是风中的一根羽毛。这漩渦現在又一次把他們陷入不可测的深渊，好象要永远埋葬他們。漩渦形成一个螺旋，它咆哮着，越轉越高，終于把人和竹筏以及碎裂的竹竿象一发炮弹似的一齐射到空中。

阳光象一条长舌头，在舐着这張黃色的臉。拉蒙睜开了眼睛，他这才发覺自己不是騎在馬背上，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出来，而是从夜間和漩渦里出来。他明白，經过这次可怕的馳驅后，自己算是得救了，算是从监禁他这样久的惊濤駭浪中脫险了。几天了呢？几星期了呢？他以为自己似乎离河岸很远了，很远了，因为他的两脚和他的全身簡直早已忘掉坚固土地的幸福，而只是对这个險■的、冒泡的井还保有記忆；这个井已經把他拘留很久，以致他对时間长短根本沒有了感覺，并且……

（几小时以后他才意識到自己落到这可怕的漩渦里不过几分鐘。）

竹筏終于安靜下来，被漩渦释放了；它这时在平靜的水面，开始从容不迫地享受，緩和而慎重地向前漂动，好象它决心要永远留在这条被馴服的水流里。拉蒙抬起身子，坐好了。他覺得四肢疲憊不堪，簡直完全不听使喚。他打算活动活动手指，手指还僵硬得象是别人的。他等待着。过了一会兒，他終于能够移动一只手了。他把手举到皮开肉綻的脸上，疼痛的胸脯上。但是他刚想稍微弯一弯手指，立即感覺到一种可怕的疼痛。这只受伤的手象針扎似的，动一动所有的关节就都痛。他在重新試图移动的时候又失去了知覺。竹筏繼續同腐烂的树叶、树枝和一条张着嘴象要咬什么光綫似的死魚在一起漂流……

1

会説話的牲口不够用了。必須到維拉·公塞普森和微拉里科去猎取年輕的巴拉圭人。伊加提米生产冬青茶①的地区已經变成了坟墓。三十年的剝削把南部特比古呂和巴拉那之間的青年都消灭了。塔庫魯——普庫的人口减少了八分之七。在上巴拉那地区劳动的工人几乎全死光了。1900年在微拉里科为冬青森林征募的三百个人，活着回来的不过二十人。現在人們正千方百計在阿根廷的米修內斯、哥連德和恩特列·利奥斯等省份搜罗劳工。

——拉法埃尔·巴雷特

“一种美好的生活……”

一个土耳其人靠在漬滿油垢的酒桌上，咧着嘴微笑，露出他那两排黄色的长牙。他們一声不吭，带着心不在焉、近乎敌視的神情听着。不过这个招工人所說的話，他們却一个字也不漏掉。

“你們会有一种美好的生活的，我告訴你們。你們到那里干

① 冬青茶（Mate），又名巴拉圭茶或馬黛茶，用冬青类灌木的嫩叶制成，含咖啡碱，有兴奋作用。

一个短时間就能把腰包装得滿滿的回来。那时你們就有酒喝，有好日子过，而且可以跟你們所喜欢的一切女人来往！”

他們只是大声叹了口气。两个人象两座黑色雕象似的，一动不动地楞在那里，犹豫不决。当然，他們在偷偷地用坚定的目光探索，希望能够发現土耳其人諾言里隐藏的秘密。

“我給上千个人介紹过工作……有許多人是靠我才过好日子的。我象慈父般地帮助一切人。”

他們仍然在怀疑。有誰还不知道上游那兒未开发的原始森林里的門苏的生活，虽然他們在波薩达斯①才停留几天，但是这类悲慘的故事他們已經听得不少了。阿多尔福充满了一种預感，他不願意应募。他是个有經驗的人，在哈科工作很久，掙过不少錢，可是花的更多，挨过打，在不得已时也还过手。現在他四十开外了，也希望找个安定的工作，哪怕少掙点錢也沒关系。老狗总是爱护牙齿的。他甚至梦想自己买一处小农場。他对沒有头兒的流浪生活已經厌倦了。他搖了搖头，表示沒有信心。

“如果你害怕，你就留下吧。我自己去好了，”拉蒙突然說。

跟往常一样，他每逢下定决心，就象个倔强的孩子那样，脸上增添了一付誘惑的神情，柔軟的上髭下面的嘴唇紧閉着，两只眼睛射出坚强而活泼的光芒。

“是的，我自己去……”

他一辈子不是单人匹馬闖过来的嗎？他从当小契約劳工起，就受尽践踏，后来在哥連德省北部，跟两三个农場訂过契約，做月活。但是那里工錢太低，因此又受雇去当看牲口人，后来对这項工作也感到厌倦了。挨餓、打架、大胆的冒险，什么狂风暴雨

① 阿根廷北部密西奧涅斯省省会。

的日子他都熬过来了。他也度过很多星期无聊的使人厌煩的日子。他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他有勇气，一受刺激就冲动起来。生活从沒有对他亲切地微笑过，他为生活也努力不多。上巴拉那的传說：神話般的高工資，美妙的女人，盛大的节日……从远处以耀眼的光輝吸引着他。值得去試一試，他又有什么可損失的呢？

“一种美好的生活……”

土耳其人法里納的嘴象块肮脏烂布似地张开又閉上，被廉价烟叶熏上很多褐斑的难看牙齿好象把这些話都嚼得稀烂了。

“还有呢？”

他們是弟兄俩，分别十年之后在圣托梅遇見了。当初是阿多尔福要出門碰碰运气，因为在家里活不下去了。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們会了面，他們希望再也不要分离。他們已經准备在伊图察因古一个种植园里当雇工，但是不幸在一次台球戏上发生了斗毆，有人要他們对某一个人的死亡負責，他們非赶快逃走不可。那个人打算訛詐他們，其实他們与死亡的事毫无“关系”，但在这个地方却不可能再呆下去了。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恰巧在圣托梅招募工人的土耳其人法里納向他們提出到上巴拉那去的契約。他們已經沒有一个生太伏①，衣衫襤褸，而迫害者还要跟他們为难。他們还从来沒有这么倒霉过。最后他們答应到波薩达斯再說。現在土耳其人站在这里，反复說着老一套的諾言，希望赶快訂好契約。

“相信我吧，你們不会后悔的，你們的景況将会很好的。”

他們十分沮丧地出去，来到大街上。破拖鞋挂在路面的石

---

① 生太伏(Centavo)，阿根廷的輔币单位；100生太伏等于1比索。

头中間了，他們屡次笨拙地屈下膝来整理。太阳光射在他們的襤褸衣衫上，射在肮脏的油漬斑斑的帽子上；帽檐已經拉下来，更显出了十足的寒酸相。路上有一个紅嘴唇很誘人的年輕女人在他們面前走过，穿着一件非常短而刺眼的綠色衣服。

“这是給我的花园預备的……一朵可爱的花，”拉蒙用享乐者的目光向她那裙子白边下露出的結实的小腿瞥了一眼，說道。

但是她連看都沒有看他。拉蒙失望得生起气来。他从牙縫里啐了一口，向哥哥大声說：“你爱怎办就怎么办吧，我訂我的契約！”

阿多尔福从口袋里伸出一只手，擦了擦汗，把帽檐拉低些，好遮住太阳，然后他象往常一样簡单地說：“好吧，我也一块兒去。”

他很想对弟弟解释解释。首先他們是同胞，再說命运又使他們重逢了；他們为什么还要分散呢？他們是弟兄，沒有別人管他們的事。最好是一道去，在紧要关头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如果不这样，只有过苦日子，死得还要慘。阿多尔福站着不动，张了张嘴。拉蒙也停下，以为阿多尔福还想补充什么要紧的話。但是他总共只說了一句：“眞他媽的热，是不是？”

在陷阱中

大多数死尸都漂流到波薩达斯。巴拉那河的寬闊水面永远甘願載运这种可怕的重負。它在布滿茅屋的小山能看得見的地方把那些死尸甩开，似乎想逃避全部責任。它什么也不知道，再不就是全都知道而象原始森林那样守口如瓶。可怜的死去的們

苏都在这兒的河濱停留下来。他們常常是完全裸体的，也有时仅仅剩下零碎的皮肤和布片，或折裂的骨头。起初总有一些好奇的人来看，但是現在他們早已不再感到惊訝，而且看見了也很快地走开。这种景象已經成为平常的事情。要确定这些死人的来源是非常困难的。从上巴拉那漂来的死尸既沒有名姓，也沒有家屬，根本連脸的模样都看不出，因为飢餓的魚群已經在他們的漫长旅途中把脸吃得乱七八糟，只剩下一些深窝，露出可怕的軟骨和嘴巴上边的一个大窟窿。那张嘴曾經說过甜言蜜語或者謙恭的話，而且能够非常愉快地欢笑。上巴拉那漂来的死尸都是身世不明的，沒有人知道他們被誰弄死和为什么而死，而且誰也不想知道这件事。官厅怕麻煩，一般人覺得太危险。有一天，有几个洗衣妇走下这条可爱的河流岸边要摊开各色各样衣物的时候，看見了对面河岸石块旁孤另另地紋絲不动地躺着一具尸体。她們馬上在胸前画十字，慌慌张张地用瓜拉尼①話低声顫抖地說了些什么。

波薩达斯的居民是知道底細的。那是人所共知的一桩可怕的秘密。只要看見一艘滿載門苏的船开出去，以后說不定哪一天或是夜里就会漂来一具死尸。而且接着另一具，又一具……默默地随波逐流而来，靠攏在小山麓的石头河岸旁。人們就是这样与每个乘船往上巴拉那去的人永别的。回来？是的，他也許会回来的，然而是独自个兒，硬直地，稽烂的身体上只有几块破布回来的。因此送別的时候大家都拚命地喝酒，为的是不去考虑将来要发生的事。而留下的人很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們面前看見的这个醉熏熏的心滿意足的門苏，将变成一具肿胀的

① 居住在巴拉圭和大西洋岸之間的印第安瓜拉尼(Guaraní)族（屬于图皮人(Tupí)的族系）的語言。

尸体，静静地孤独地躺在波薩达斯的遼闊的天空底下，讓天空用它那熾热的太阳眼睛向下凝視着他。

2

“在‘珍珠’等我吧，”土耳其人对他們說了。

他們不慌不忙地往那里走，又累又餓，渾身是汗。拉蒙还沒有完全下定决心。他們还要跟法里納再談談这件事情。不过他們現在穷得实在是除了接受契約外别无办法。他們覺得，仿佛有一种模糊的莫名其妙的力量，慢慢地但是不可抗拒地迫使他們走上一条早已安排好的、只是不讓他們看見的道路。他們餓得五脏疼痛，可是手里沒有錢。

“先看看这个人說什么，”拉蒙迈过这个酒店的門坎时想道。

但是法里納还沒有来。酒店里很暗，只有几个金头大蒼蝇迟緩地滿屋子嗡嗡飞着。桌旁蹲着一些长相不同，很象印第安人的男子。酒店老板讓他們坐，自己在柜台后面的座位上連动都沒动。他胖得很，重下巴，差不多禿頂了。

“他交代过了，讓你們等着；他自己会来的。”

从柜台后面什么地方放出留声机的刺耳的声音。深綠色的喇叭迟鈍地吐出音乐，仿佛它也感到天气炎热。

“你們高兴的話，可以喝点什么，我記上賬。”

穷到这步田地还可以賒賬，这真不錯。一巡酒落肚，他們又恢复了生活的勇气。这时音乐輕松悦耳，波尔卡①的愉快的节

① 流行于波兰捷克的一种三步舞曲。

拍繚繞在他們周圍。

但是拉蒙餓了。他們两天以来几乎一点东西沒有吃过。酒很快地就升到他們的头上，明晰的意志消失了，他們仿佛从峭壁悬崖上跌了下来，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我們也可以得到什么吃的嗎？"阿多尔福說。

但是老板遵守他所受到的指示，只給他們酒喝。其他的門苏都凑在他們跟前的桌旁坐下，不大工夫就有了十五六个人。这时候莫雷拉两弟兄想表現一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汉子。

"給大家每人来一杯，要上等的……啤酒！"

一个穿紅背心的矮个子巴拉圭人贊許地直咂舌头。啤酒，而且全桌每人一杯！这可是高貴的飲料，至少也要破費一比索。但是他也不甘示弱："对！給每人再来一杯，我請客，朋友！你知道我已經立了賬！"

"啊哈！"

"在亚塔依的支流……，"从綠色喇叭里传来什么人的歌声。唱片已經磨旧了，声音尖銳，使人耳朵很不舒服。

情緒越来越奔放了。他們互相碰杯，劝酒，并且天南地北地談了起来，又时时高声喊叫，打断談話。一个老头兴高采烈地拍了一下胸脯，竭力讓别人注意听他："我是本地土著，你們知道嗎？恩特列·利奥斯人，服役在……是又体面又講礼貌的人，恩特列·利奥斯人，不錯，我的先生！"

說着，他又拍起胸脯，但是誰也不注意他，因为总是同时有好多人說話。

"一天砍倒十二棵杉树，因此山萊先生向我祝賀。"

"巴拉圭，我和你誕生的这个地方已經沒有了，"留声机頑强地繼續怪叫着。

"然后我們发現了一块大冬青地，留在那里，后来暴风雨来了，把我們的一切一扫而光……"

"胡說！难道上巴拉那是个拆烂污的地方嗎？"一个叫西內希奥的插了一句，同时吞下一大杯燒酒。

老恩特列·利奥斯人已經完全醉了，随着六弦琴唱起来。

> 啊，这么多的伙伴
> 已經因为契約死去，
> 那是莫地納的采伐区……

"他們付給采伐森林的錢少得可怜，都不值一提……"

"我給錢！朋友，随意喝吧！"

> ……是的，莫地納的，这个劊子手的，
> 在夜間这家伙
> 悄悄地，秘密地杀害了这么多人……

"拿燒酒来！啤酒一点不过瘾！"

"熟練的伐木工人是容易掙飯吃的……没有多少人精通这一行……"

> ……巴拉圭，我和你誕生的这个地方已經没有了……

"巴拉圭人万岁，眞該死！"矮个子門苏在别人跟他碰杯时喊道。

> 皇帝迪亚斯和費里拉
> 象疯狗似地倒毙了——
> 卡巴累罗，埃斯皮諾薩
> 悲慘地消灭了……

"住口，老家伙！"一个人嚷起来，好象老头要是不听他，他便想要他的命似的。但是他紧跟着就从板凳上溜下去，躺在地板上打起呼噜来。

"我明天上船，你知道嗎？"另一个人喃喃地說。

"我也是……"

"还有我……依貝拉就是我們的船。我总是搭依貝拉的！"

"还有我們，我們也一块去！"

弟兄俩彼此对看了看。他們真的已經决定了嗎？可是，面对着这普遍的混乱不安，这无拘无束的欢乐，这借燒酒和啤酒建立的友誼，而且是这么多新朋友在身边，他們不能把时間耗費在无益的思索上了。同一的遭遇使大家結合起来，同一的命运摆在大家面前。他們也只有干下去，沒有别的办法。他們的怀疑和恐惧已經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为我們的旅行干杯！"

"对！"

"碰一杯！你們的跟我倈了！"

在这些善良的人中間，
在这些从沒作过坏事的人中間，
一場可怕的屠杀开始了……

"住口，老东西！别胡說，喝酒吧！"

……人們在这一天看到，
被成群的凶手包围了……

"大家同祝健康！"

就在这一刹那間，土耳其人法里納匆匆地走了进来。他跟

酒店老板交談了几句，并把这些人仔細打量过以后，就凑到他們一起。他拍了拍几个人的背脊，甚至还为大家到上巴拉那将获得幸福而跟他們干杯。

“你胡說！”西內希奧突然呼斥他說，一面自己从地下站了起来。“全是騙人的鬼話。我对这地方非常熟悉。那純粹是地獄，我再也不去啦！”

他紧紧抓着板凳，这时其他的人都不言語了，带着近乎悲劇性的严肃注視着他。他掏出一大把鈔票，在招工人的鼻子前面来回搖晃。

“我有錢，你看見了嗎？我用不着再回去啦。”

一陣剧烈的打呃使他直哆嗦，他把头伏在龟裂的桌面上。法里納一动不动地盯了他一会兒，然后轉身对着其他的人說：

“大家不要介意，他完全喝醉了，他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么。”

这时候换了另一张唱片，唱出充满痛苦的悲伤声音：“洛貝斯元帅，当你陣亡的时候……”

西內希奧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其他的人很快地忘掉了这件事情，又歡起来。他們爭相喊叫，又笑又嚷，做出各色各样胡鬧的事。一个人把滿滿一杯燒酒浇在四仰八叉靜靜地躺在地板上的老恩特列·利奥斯人的头上。他醒过来的时候，連一口气也沒透就馬上接着唱道：

……在敌人面前
他充滿悲哀地呼喊：
我和我的伙伴們……

“住嘴，老东西！”

法里納在围着他的这些人中間慌忙地說："看这兒，这是为你們准备的。一百比索。这里还有两百比索。这是預付金。全是为你們准备的！"

……我和我的伙伴們
現在就要死亡，
因此說一声：永別了，亲爱的故乡……

两个高大有力的人抓起老头和西內希奥，架到門口去。拉蒙还看見他們一直滾到沟里，六弦琴在他們身后飞了过去。但是这一切馬上就被忘掉了，因为法里納繼續說："把契約簿子都交給我。呵，契約簿在这里！好啦。現在你們可以置备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了。那么，你們想要什么呢？邦却①？褲子？那就跟我来吧！"

他們脚底下的地板好象要滑走似的。他們費了很大劲才保持住身体的平衡。但是这基雷拉家的弟兄俩終于走了出去。他們彼此挽着胳膊，輕爽的下午微风也給他們帮了忙。拉蒙覺得留声机好象还在脑袋里轉，而且越轉越快。就象情欲得到一次满足一样，他开始笑了，笑声越来越响亮，直到哈哈大笑。招工人停下来，轉身向他問道：

"你怎么啦？"

他一时不知道应該怎样回答。这时候留声机突然消失，剩下他自己了。他怕跌倒，就靠在墙上。然后他說："是的……这是因为，因为我明天坐船，往……"

土耳其人獰笑着，露出他那两排黃牙。

① 邦却(Pancho)，斗篷状的毯子，可以当睡毯用，大都用駝絨或羊絨織成。

“很清楚，你准是看到你在那里的美好的生活啦！”

但是微笑馬上又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由他那张嘴形成的一块骯脏烂布。他走得非常快，莫雷拉弟兄俩简直跟不上。

3

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經高悬在天空了。真想不到，还能这样肢体舒展地躺在床上，还鋪着相当清洁的毯子。再这样耽搁一会兒，慢慢回忆昨天的事情，这倒挺痛快。但这个回忆是迷惘的，不愉快的，正象現在从胃里往嘴里翻騰的这种滋味一样。他終于开始穿衣服。这时候他已經能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慢慢联系起来，虽然情形还模糊不清，扑朔迷离。他突然想起了那瓶香水。他們勾搭上了几个女人，随后土耳其人就把他們都带到一家商店去，讓他們选購衣物。后来他忽然异想天开，把其中的一个带开去——她叫什么来着？他詫异地搔了一陣鼻子，但是沒有用，还是想不起来。名字算是忘完了，只記得她那染色的头发和丰滿的胸脯。他把头伸在水壺下面，噴射的冷水把头淋得湿透，水点从他頸子上很快地往下滾，洒在地板上……

是的，他昨天就是这样澆过那个女人的。他答应她的請求，給她买了一大块亚麻布，还买了一条带大蓝花的裤子。前天他差不多沒有飯吃，而現在手里有这么多錢了，因此感覺幸福，非常幸福。幸福的是他現在有錢，能跟亲热的姑娘厮混，而且据土耳其人保証，将来他还有一种美好的生活。生活到底对他露出善意而友好的脸色，他因为可以享受生活而感覺幸福。于是，他高兴得又买了几瓶香水——有神秘甜蜜气味的香水精，送給他

相好的女人，还从商店买了点别的东西。拉蒙要求那个染了头发的胸脯丰滿的女人馬上洒香水，她不洒。他就自己打开瓶塞，把香水全浇在她的头发上。她抵抗，不讓他这样做，但是瓶子終于空了，这个女人籠罩在一种香噴噴甜絲絲的云雾中，他非常快乐，而且十分滿意地笑起来。她的衣服湿透了，胸脯的輪廓显得更为突出，連腹部也湿了。他在酩酊大醉中吻她，伸手要撫摸她，笑得象个疯子。女人撞了他一下，他跌倒了，以后的事就一点想不起来了。不过一切都很痛快，而且……

"迈依查·帕·奈·克[1]，"有人在他背后說。

他轉过身去，阿多尔禰正微笑着注視他。

"迈依查·帕……你笑什么？"

"我根本沒有笑。昨天很痛快吧！"

"那么你……"

他們十分滿意地相互打量了一番。他們突然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他們現在換下破拖鞋，穿上油亮油亮的黄皮鞋。花道的长統袜蓋上了毛茸茸的腿肚子。他們还添置了几件黑白色方格子的森林背心，和几块綠黄紅三色条紋的漂亮围巾，还有紅色的皮腰带。油迹斑斑的旧帽子扔了，拉蒙戴着一頂寬檐帽，阿多尔禰戴的是一頂带深色边緣的毡帽，外表很象个管理人。他們从头到脚打扮一新。除此以外，他們还合买了一只箱子，装上他們各自替換穿的几件衬衣。他們又彼此打量，并且幸福地、心花怒放地笑起来。

---

[1] 印第安語：早安。

4

他們又来到大街上的时候，觉得自己象个眞正的紳士了。他們現在不再是倒楣的、半飢半飽的、受輕視的工人了。現在他們一走过，大家都注意他們，女人也不再躲避他們。穷蓄和不安似乎都一去不复返了。他們腰包里装滿了錢，他們心曠神怡，眼睛发亮。他們将在上巴拉那干几个月活兒，然后象土耳其人說的那样，腰包装得滿滿地回来。他們到理发館去理了发，还讓擦皮鞋的擦了皮鞋。天气非常热，他們渾身是汗，但是怎么也不願意脫下他們那神气十足地披在肩上的紅色新邦却。他們把所有的小酒店都串遍了。他們在"罗薩雷斯元帅"遇見前一天跟他們同时訂立契約的几个朋友。大家高兴地爭着会鈔，喝了几遍烧酒。他們眞慷慨大方，后来連所有凑热鬧坐在他們一起的人的啤酒錢和烧酒錢也都代付了。他們随时随地都很快地交上朋友。他們在"上巴拉那"留下来吃飯，好几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又有了女人和留声机，不过这个留声机要比"珍珠"那个怪声怪气的新得多了。大家都原意帮助他們尋欢取乐，想方設法把他們装滿腰包的小捆鈔票快点折騰光。

"祝你健康！明天我們就动身啦！"

"祝你成功！"

歌声，呼喊声和喧嘩声在紙烟的浓霧中震蕩。酒杯不住地在空中揮动，碰得叮叮乱响。最后，弟兄倆又走上大街，脚下磕磕絆絆，可是还打算接着玩下去。他們突然轉了身，有人在身后向他們跑来。

"喂，朋友……你听不見嗎？倒是等等啊……"

这时候阿多尔福才認出是他的伙伴巴埃茨。那是从查科来的一个好朋友，是一起作过工、共过患难的老伙計。他們当初一天到晚采伐"奎布拉肯斯"[1]的时候，曾經一起过过难忘的日子。他們一块兒喝过冬青茶，合住过一間屋子，甚至还伙养过一个女人——給同住的十个人作飯并跟大家睡覺的尤莉亚。他們已經分手几年了，現在巴埃茨要作东庆祝他們的重逢。瓜里皮拉[2]是能助兴，能使人爱說話的。他們围在一张用刀子刻划了許多名字的桌子旁坐下，就大說大笑，用拳头啪啪地捶打桌子，回想难忘的时刻。

一个人提起他們要求改善伙食时，李納雷斯怎样飞快地在后面赶他們跑了三百公尺；那付倒楣相还象在眼前一样，他們不由得緘默了一些时候。但是談到巴埃茨的拿手好戏，加上有了燒酒助兴，他們又笑得流出眼泪来。那次工头科雷奥死了，到尸体快要腐烂的时候，他們为了隆重地发送他，还痛飲了一番。在大家都靜默时，巴埃茨走到停放死者的尸架跟前。他仔細端詳了死者一会兒，最后摸着他的胳膊。

"我只不过想看看他是不是眞的死了，"他轉身对伙伴們說。巴埃茨对于工头的死是这样的高兴，以致对于他在被赶出去之前必須挨頓鞭打都覺得不在乎了。

这时候輪到拉蒙了。

"我还知道——在发送老帕茨的时候……"他开了口。

他們借着为死者点的蜡烛的光亮在屋角玩紙牌。玩牌的人

---

① 奎布拉肯斯（Quebrachos），树名，字义是"崩了斧子"，木質硬如鉄，最宜作鞣皮材料，也可用于建筑。

② 瓜里皮拉（Gualipola），甘蔗燒酒。

的喊叫声和号丧的老妇人的哭声混在一起；这些妇人是为了挣几个生太伏来哭死者的。有一个玩牌的人想搗鬼，他們先爭吵，接着拔出刀子。不知是誰一口把蜡烛吹灭了，立刻乱得一塌糊塗。

"眞是一場騷乱！可惜你們沒看見！"

号丧的老妇人連声呼喊救命，救命，后来才逃脫了。接着，人們象疯狂一样摸着黑就用刀子干起来。等他們又点上亮的时候，这边是一口空棺材，而死者却扔到那一边去了。

"好一場凶狠的玩笑！那时候沒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講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們一杯連一杯地猛喝帕拉瓜伊塔①。最后又談到他們的契約。巴埃茨从上巴拉那带来了几个比索，他心里正盘算着最好是跟那一个哥連德人埃斯坦济奥合伙在波薩达斯城郊开个小酒店，要不就自己开。

但是莫雷拉弟兄沒容他談出口，就談起他們的契約来。

"……他还說过，我們的情况会很好，我們可以挣到大批的錢……"

"嘿！这个土耳其人也騙过我一回……就是去年的事。我是忘不了他的！他打发我去巴拉圭，往迪亚斯將軍港去。他答应我，說我可以象管理人似地騎上馬。馬倒是騎上了……是的，一匹半死不活的劣馬！我必須用这匹馬拉小車左拐右拐地穿过原始森林运給养和冬青茶。那簡直是狗的生活！"

他象談家常似地报告着自己的痛苦經历。他們用两套衬衣和一只紙板箱就打发他出发了。他在小車縱队干了八个月。赶車的人睡覺时就鋪几片棕櫚树叶。刚过半夜不大一会兒，工头

① 帕拉瓜伊塔(Paraguayita)，甘蔗燒酒的别名。

就用弯刀① 敲脚掌把大家叫醒。为了使大家起来得快些，他有时还拔出手枪，在人們头上放一枪。他們給騾子戴轡具的时候天还漆黑。他們整天赶着牲口跑，一个月才掙三十比索，而且还得自己掏飯錢。他干了十个月回到波薩达斯时，腰里只有八十比索，一眨眼就花光了。于是又訂了契約，到依斯提塔港去。

“誰要想从那里回来，非得有老天爷保祐不可，”巴埃实說，一面拍了一声巴掌，意思是还要添烧酒。

他是因为对管理人答話不逊，将要受到懲罰，在最后五分鐘里从席里托的冬青区逃跑的。这个管理人名叫洛貝斯，是个粗野的家伙。大家也管他叫“屠夫”，因为他总随身带一把大刀子，随时准备把哪个不对劲的工人象宰牲口似地扎死。他常常把工人关在一个不見天日，老鼠成群的地窖里。有一个人用自己的血在这个監獄的墙上写道：“这就是可怜的門苏的住处……”

“上巴拉那这个地方，我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

他咳嗽了一声，用充滿輕視的神情把一口唾沫啐出老远，飞成一道弧形。

“他們为契約的事在圣托梅就跟我們談过了，你知道嗎？因此我們才来到这里。”

“清楚的很！你們看不出他們在这里再也找不到傻瓜了嗎？到了那里就算不馬上疯了，也要生一場大病，反正得死掉。事先警覺而象我这样干的，只是少数几个人。我是不再回去了。現在又需要人了，因此招工人就到巴拉圭，到哥連德，甚至到更远的南方去……我告訴你們：你們是我的朋友，你們打算怎样办都

① 南美印第安人在森林里砍伐所用的一种刀子。

行，我可是要留在这里！”

几个人緘默了一会兒，搭拉着脑袋凝視着酒瓶。耀眼的阳光从外間射入，照在这几张脸上，使顴骨清楚地显出，暗色的皮肤发出油汪汪的光亮。他們突然感到一个严重問題压在身上，头越来越向下垂，他們深深地怀疑起来。原来的生活——天天离不开艰难、困乏和苦悶的生活，又回来了。生活的笑脸，刚一接触巴埃茨在这张桌旁告訴他們的現实，就不見了。桌面上有几个名字还依稀可辨，这肯定是很久以前用刀子刻下来的：阿納斯塔萧—阿尔貝托·佩雷斯—勒劳……利奥·罗梅……其他的名字已經看不出来了。是无情的岁月使它們消失的，是很多的手把它們磨去的。說不定叫这些名字的人都早已化为异物，在上游什么地方丧了命，永远不能再在任何酒店的桌面上刻自己的名字了……

阿多尔福一面把一綹搭拉在脸上的灰白头发撩回去，一面把新开的一瓶酒举到口边。但是他再也尝不出这火辣辣的液体有什么味道了。他在想：这一去就不能再回来了。

5

“来，我們下去到老区走走……”

科斯塔納罗、科斯塔杜尔希、科斯塔布腊瓦……所有的街道都鋪了石头路面，街上有很多木头房子，甚至还有几幢石头的。妓女們站在門前，或者搬个小凳子坐在人行道上，在从河面吹来的清风中乘凉。她們有些身高体胖，模样相当漂亮；有的皮肤显出某种疾病，眼睛发出热狂的光芒，顴骨和瘦削的鼻子尖尖地突

起；肯定的，她們从前也是漂亮的。但是，上巴拉那的青春跟可怕的热带暴风雨一样，消失得非常快。妇女还沒有完全成熟，就已失掉青春的鮮艳，因此，她們的年龄是很难确定的，而且她們总有一天会突然老了或者死去。她們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妖艳保持得久些，或者最低限度保持那种能吸引門苏的外貌。一旦她們不再适合于自己的这行业，唯一的办法就是賴周济过活——在波薩达斯的腐蝕生活的漩涡中被蹂躪、遺忘，終至离开人世。

她們站在这兒門口，甘願献身作情急爱渴的門苏的泄欲工具。她們把头发染上色，細心地梳好，塗上油，有时还装飾着一个大梳子。男人們从旁走过的时候，她們就搔首弄姿，用誘惑的話跟他們攀談。說不定葬身在原始森林哪个角落里的伐木工人所朝思暮想的是她們；情欲无法滿足和热病纏身倒臥在窄小的鋪位上的塔雷費罗① 念念不忘的也是她們；他們有朝一日能够短期逃脫奴隶生活的时候所梦想的还是她們！他們要找一个可以随手抓来狂吻的肉体，一种柔軟的，可以紧貼在自己那被风吹日晒的火热的、肮脏的，首先是如飢如渴的皮肤上的皮肤——女人……！她們到底就在这里，門苏們看見她們这样带着誘惑挑逗的神情，这样滿怀期待地在每个門口向他們兜攬时，不禁笑了起来。

一个决心最大的女人挡住了他們的去路。

“原来你在这里……”她轉身向巴埃茨，就挽起他的胳膊。“进来，开开心吧！”

巴埃茨不打算去，就挣脫了她，同时却把手伸进她的衣服，撫摩她。

---

① 塔雷費罗(Tarefero)，摘叶工人。

“呸，我不喜欢瘦母鷄，”他大笑了一声說，别人也都随声附和。

“回头你就知道我怎么够味兒了……”她撇着嘴还附耳补說了几句什么。巴埃茨更凑近了些。

“好的，回头可要兌現。我得看看，埃背比·恰·阿馬①……”

其他的女人好奇地凑过来：“喂，弗洛尔·德尔·巴里奥②，他們跟你搞什么名堂呀？”

她飞了一眼，扭劲着身躯站在自己的主顧面前：“来，别装傻！”

“这样，要是我等会兒什么也得不到呢？”

娼妓职业上的本领是不容許怀疑的。她那万分的柔媚突然变为极端的憤怒，脸一紅一白的，向他身上扑去，要打他。但是巴埃茨趁势躲开，跑到别人一起去了。

“死鬼！你这老梆壳！坏蛋！”

这当兒，已經聚攏了一大批看热鬧的人，他們对这幕活剧都感覺兴趣，想跟着看个究竟。当这几个男人兴高采烈地拐过屋角，大声鬧嚷着贊美这場玩笑的时候，还听見这女人气咻咻的喊声：“瞎眼的狗！坏蛋！”

侵略

有过一个渾渾噩噩的美好时代。那时未开化的人生活在十分圓滿的幸福中，那时冬青茶还是人类的朋友。一位大慈大悲

---

① 印第安語：撩起裙子。

② 弗洛尔·德尔·巴里奥(Flor del Barrio)，一种花的名称，这里是这个妓女的綽号。

的神教导他們必須怎样焙制和利用这种美味的卡阿①。不論瓜拉尼还是其他的部族，后来都离不开这种清凉的飲料。他們用焙干、碾成粉末的冬青叶，或是嚼碎了的綠冬青叶治疗創伤。他們用它来使神經恢复鎮靜；它是治腹痛的特效藥，他們有时还用这种香气馥郁的液体代替缺乏的食物。医师用冬青制成绷带来治疗压伤、挫伤和骨折，而且每个人都兑着凉水喝它来消除热带可怕的炎热……

突然，海洋起了波涛，江河潰出堤外，天空雷急电閃，宣告可怕的灾难来了。白色侵略者出現了。从此以后，上巴拉那这个神秘地区凡是繁殖冬青的地方，眼睛看得到的地方，有了这种綠叶就有灾祸、横行霸道和奴役。翠綠的冬青树林逐漸沉沒在当地居民的昏暗血泊里。

一开始，印第安人就在他們主人的皮鞭下挨餓受渴，象牲口一样干活。到了1718年，总督埃尔南达里阿斯将軍觉得必須向他的国王报告瓜伊拉地区已經沒有了奴隶：

“……他們这里生产一种奇异的，可以焙制一宗非常受我們西班牙貴族欣賞的飲料，而他們却因此被驅逐出他們的故乡。印第安人被迫背运这种植物，在崎嶇难行的道路上一走就是許多里路，同时还要忍受最残酷的虐待……”

密封的文件从彼岸越过海洋传到此岸，人們愼重考虑可以命令禁止的措施，但是异教徒还照样在古老的森林中，牺牲于已經不再是人类朋友的卡阿的可怕負担之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圣大非享受这种奇异飲料已成为日常习慣。緩慢的二輪車載运着这种飲料跨过各殖民地的境界，横越遙远的路途到达智利，

---

① 卡阿(Caá)，印第安人对冬青茶的称呼。

到达波多西并且到达利馬。可是没有人知道冬青茶的苦味是从极大的痛苦中产生的，而无数印第安人就在这种痛苦下——为了有利于新兴的工业——悲惨地丧了命。

耶稣会教士提出了抗議。圣依納爵·罗耀拉①的一位热心弟子提醒利馬宗教裁判所注意飲用冬青茶的严重后果：

"虽然这件事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恶习，可是它起着恶魔般的异端的作用，造成很大祸害。首先，最初飲用冬青茶的是印第安人，而且他們是根据一种契約或者按照据說是在卡拉博索②里出現的猪形魔鬼給他們的单純暗示来飲用……他們不喝这种冬青茶，連作完弥撒都不能等……圣餐仪式以后，他們就止不住呕吐起来，可以說，凡是沾染这种恶习的人，一年到头几乎永远是这样的。其次，他們尽量提早去听弥撒，而且大都极不敬地在圣体瞻礼之前就呕吐，因此很多神甫都很少作弥撒了……最大的缺点是他們在作弥撒的时候常常出去小便。至于其他涉及嗜好和健康的毛病，我这里就不想談了；关于許許多多采集和焙制这种該死的冬青茶并且死于这項工作的印第安人，是值得我們怜憫和同情的，这我也不打算談了。还有这等丑行：西班牙人和神甫也恣意干这种坏事。我只是說他們全要变成懒惰和无所事事的人；从西班牙来的也好，欧洲血統的土著也好，他們不仅全丧失了理智，而且丧失了对信仰的真正尊重，是的，很多人对死滿不在乎，就好象他們完全不信上帝，也没有什么信仰可說。这一点，我有非常有力的証据可以說明……"

耶稣会教士的抗議越来越增多，裁判所終于听从了。这时

---

① 圣依納爵·罗耀拉（San 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年），西班牙教士，1534年創立耶稣会。

② 卡拉博索(Calabosso,)，一种小葫蘆，沏冬青茶用。

候这个在新旧大陆各个角落都很馳名的教派是能够建立自己的教会的。十五万印第安人在上巴拉那的三十三处大居留地为这个教派工作。但是，这期間耶穌会教士对冬青茶的見解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現在冬青茶不再是猪形魔鬼的工具了。有些人認为这个发現应归功于圣巴托祿穆①，另一些人則認为应該感謝圣多瑪斯②，第三者又断言它是耶穌的一种非常慈爱的恩惠。这时候，喝这綠色液体再不是什么恶习了。不过冬青茶还是以它的苦味著名。新的主人变更了劳动組織，他們的事业办得更聪明、更有計划，而收获也更丰富。只是印第安人的处境并沒有改变。瓜拉尼人、卡因瓜人和图皮人这时也都知道了基督教的上帝，不論起床、吃飯、还是睡觉的时候都要作祷告，而且在勤勉的神甫领导下在合唱队里大唱其圣詩；可是他們照旧要辛辛苦苦地去采集冬青枝叶，甚至累得筋疲力尽，倒在床上連欲望都消失，連情爱都忘掉了。卡阿已經不再是人类的朋友；它的出現，只有带来更多的不幸。

天空又出現了急雷閃电，狂暴的查加斯將軍从巴西向这里挺进，毁坏了这个教派的居留地。他用火与剑进迫，所到之处簡直顽石不留，仿佛世上的耻辱全应該永远根除似的。印第安人又遁入原始森林。此后，他們对于人們所教給的一切事物，只記得那些有益的；其余的，則都化为泡影，或是有了另外的意义。圣多瑪斯又变成了特苏梅，旧日的神祇都謙遜而十分慈悲地复辟了。卡阿又成了人类的朋友。

但是时期并不长。其他的侵略者又出現了。他們是从另外的道路来的，是用不同的武器，不同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只有他

① 圣巴托祿穆，耶穌的十二使徒之一。

② 圣多瑪斯，也是耶穌的十二使徒之一。

們的目的还一样：霸占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吮吸住在出产招致灾祸的冬青茶的清水河滨和森林深处的黑皮肤人的純洁血液。

6

两个留着乱蓬蓬的长上髭的警察无聊地站在舞厅門前，制服上滿是灰尘。契約劳工們走近前来的时候，他們就尽力装腔作势，摆出一付滑稽可笑的軍人姿态。

“看哪，看街狗在那里，”阿多尔福提醒說，“把刀子藏好，要不然……”

但是，事情并不怎么危险，两个警察只是机械地搜查了一下，沒有发现他們的秘密。他們仅仅在巴埃茨身上搜出一把匕首，把它沒收了。巴埃茨提出抗議，但沒有結果。警察威胁說要揍他，好“糾正”他。三个契約劳工付过入場費，就挤进里面去了。他們貪婪地呼吸着有娛乐气味的重浊空气。

人声嘈杂，烟雾瀰漫，从房頂投射下来的朦朧灯光，这一切形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喧扰的独特場面。当中有一块不小的空处是舞池，四周摆了一些桌子，門苏和他們的姑娘都坐在桌旁。乐队設在后面的一个高台上，这时正在演奏流行的波尔卡舞曲《庫曼达媽媽》。高举托盘的侍役們在拥挤的人群中刚一露面，馬上又不見了。跳舞的和喝酒的人，在微紅的灯光中脸都变得稀奇古怪。桌上不时响起响亮的笑声。女人的尖銳的、神經質的、几乎总是紧张的吃吃笑声，跟男人的放肆的、暴躁的笑声显然不同。有几对人退到昏暗的角落里，在那里愁眉苦脸地对望着。

“看哪，酒引起了这几个人的伤心来了！”巴埃茨笑着說。

他們好容易从人群里挤过去，总算搶到靠墙的几个凳子。几个到現在还是单个兒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在他們身旁蹭过。她們有几个是褐皮肤的，高高的个兒，穿着綢衣，特别显得身段丰滿；还有細长的和瘦小的，眼睛下有明显故意做的黑圈使眼睛显得大的，尖尖的乳房把胸脯撑得很高的。有的嘴唇肥而多肉，有的小而厚，都塗着刺目的紅色。細心上过油的烏黑发辮，垂在大大的攏梳下面。高跟鞋起了有益的作用，使臀部突出，走起来搖搖擺擺。耳朵上都卡着耳环，有那不勒斯式圓耳环，有泪珠形长耳环；手上全戴着廉价的包金戒指。

拉蒙在感受这些女人的使人迷惘的景象时，发觉自己的两只手怎样滑过挨上来而又馬上要躲开的一个胸脯，以及怎样摸着了一个瘦小的臀部……小提琴、手风琴、六弦琴和一个小豎琴組成的乐队开始演奏新的乐曲：一种緩慢而悲伤的舞曲……他們各自找了一个舞伴。拉蒙在混乱中沒想到遇着一个十分年輕的女人，把嘴张得大大地在笑。他的有力的大手险些压碎这个瘦弱的身軀，但是她也紧紧地貼在他身上，并且竭力用身体熟練的动作挑逗他。拉蒙还沒有感覚自己內心的欲望怎样增加，这时她突然短笑一声，停止跳舞，带着别有用意的眼神說：“我疲倦了。我們去喝杯啤酒好不好？”

拉蒙已經被烧酒、音乐，而首先是本身的欲望弄得有点迷惘了，可是仍然了解她是为了他的錢。不过事情本来一向就是这样的。他沒有反对，就跟她到桌上去，有人已經坐在那里了。他們在“巴拉那之花”認識的那个矮个子巴拉圭人洛貝斯也在座。洛貝斯捏了他的女伴一把，她突然发出尖銳的做作的叫声来。阿多尔福找着一个大个子黑女人，她用手撫摩他的头发，笑着露

出她的大牙齿，仿佛恨不得把他吃掉似的。巴埃茨第四遍对他那个人述說自己的冒险經历和所受的痛苦。他在这一刹那間率直而肯定地說："他們再搞不到我了！我現在有錢，你看見了嗎？"

她无聊地撫弄着他的脑門。

"就是他們想拖我去，我也不再回去了。"

"事情很明显，我的亲爱的，很明显……今天在我这兒过夜，好嗎？"

桌上堆的瓶子越来越多。洛貝斯的头扎在女人的刺目的黃裙子里，看着象个黑斑点。阿多尔福吻着自己的黑女人，同时这样做的并不是他一个人。拉蒙在醉意蒙矓中气憤地盯着瑪利亚。

"你現在到底喝的是什么呢？这不是啤酒……"

"不是。"

他端起她的杯子来，里面是一种黃色稠液，有两指那么厚。

"这是油，沒有旁的。啤酒鬧得我挺难受。現在我又能够喝了。等一会我小便回来再喝别的酒吧。很簡单，油留在上面……"

这时邻桌发生的异乎寻常的騷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两个女人揪头发抓脸皮地厮打起来，一个的褲子撕破了，露出光溜溜的屁股。門苏們狂喊着围上这两个女人。

"这个納提科利眞爱打架，"拉蒙的女伴說。"总是她領头爭吵。"

"阿佩普，揍她！"一种憤慨的声音煽动着这个敌手。于是阿佩普用上巴拉那地区最狠毒的汚辱話罵跟她打架的女人："阿納

梅姆貝，埃晉德雷夸佩滑雷！"②

納提科利看出自己占了下风，就一把扯下金項鏈，照着对方的脸打去，立刻起了一道紅印。她們互相用嘴咬着不放，終于一齐摔倒了。門苏們哈哈大笑，有一个人用啤酒浇她們，最后还是侍役看不过了，把她們拉开。两个人弄得上气不接下气，衣服滿是褶皺，可是分开时怒火依然未消。

突然，門口附近一陣騷动，接着大家紛紛后退，中間空出了一条窄道。一个有着高胸脯和黑眼睛的美丽女人从这条窄道里走过来。她那好看而富有肉感的寬嘴在皮肤白皙无瑕的脸衬托下，特别惹人触目。她两只小耳朵上戴一对星状銀耳环，浓密的黑发編成两条粗实的辮子，一个鑲金梳子把它們别在一起。她来到之前先引起了一陣低語，有的表示好感，有的表示嘲弄，她走过后都說："这就是百合花！"

她意識到自己的影响，微笑着往前走，同时一种非常的本能传到她的樱唇，在嘴唇間可以看見两行洁白整齐的牙齿。拉蒙身旁有人悄悄地說："天哪，多么漂亮的女人！"

"这是誰呀？"

"什么？你連她都不認識？"那个人带着惊疑的神情注視着他。"这是百合花！"

这个混血兒認为他提出这个在整个上巴拉那地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字，就已經够了。拉蒙不敢再追問。只有象他这样的外乡人才会对她，对这个成为河两岸的驕傲和所有門苏梦想的对象的光芒四射的巴拉圭女人毫无所知。为了回到波薩达斯跟百合花同衾共枕，也实在值得到原始森林里去干活。吻吻

② 意思是："你是个女妖精，在粪土里养的！"

她那甜蜜的朱唇，会使你忘掉冬青林的痛苦現实；她那双纖手会从粗糙的皮肤上拂去你对残酷鞭撻的記忆。混血兒虽然仅仅說出了她的名字，其实是希望能把这一切都表达出来。

“在大街上看見她，就象一个眞正的貴妇人，”另一个人說。“如果你不知道她是誰，你簡直会把她当成总督夫人呢！”

这时候她已經走到乐队旁边。她面向大家站在那里，所有的門苏都用火热的，如飢如渴的眼睛盯着她。她弹了一下指头，六弦琴手就奏起乐器来。拉蒙和巴埃茨用胳膊推开别人，拚命往前挤，一直挤到最前排。百合花在六弦琴声中用她的高跟鞋踏着地板，一种震动从胸脯开始，左右顫动，节拍越来越快，震动越来越弱，逐漸下降到腰部，經过臀部，传到腹部立即停止了；然后，看着好象她的全身力量都集中在两腿上，她的两脚就在光亮的地板上飞快而不知倦怠地滑动着。观众的注意力追随着这个舞女的每个动作。她蹺起一条腿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直直地跟着袜子的那道黑綫，盯着旋轉的裙子和白皮肤的秘密所容許的地方，还意犹未足。百合花突然站在那里，紋絲不动，只微微点头答謝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些人象一場大梦刚醒似的慢吞吞地移动着。掌声并沒有平息，无数的黑手向这个女人伸去，向她敬啤酒、燒酒、白兰地酒。她接了一杯，在新的欢呼中一飲而尽。一个醉鬼来吻她那浆过的衣服边，被她一脚踢到旁边去了。拉蒙被一种莫明其妙的欲望所驅使，想接近她而甩掉瑪利亚，瑪利亚却百般地阻止他。但是巴埃茨已經捷足先登，他推开献媚的人群，攬着她的臂膊，大声說：“这百合花是我的，滾开！”

誰都沒有动一动。这女人带着嘲弄的神情打量了他一会兒，然后說：“看哪，这个襤褸相的門苏想得多美。我不是你的……你沒有錢开发我！”立刻一陣哄堂大笑。

不消說，这是酒力发作了，巴埃茨那猛兽般的眼睛里冒出淡綠色的光芒。

"怎么不是我的？看这个，你要多少有多少！我是从上巴拉那来的，这是我掙的錢，都給你，你听見了嗎？"

他把一捆油污、压皺的鈔票在空中揮动着。

"你想要多少？只管說吧！"

跳舞厅的老板偷偷丢了两次眼色；她一面忙着整理一根袜带，一面回答說："二百，为了……"

巴埃茨从腰带里掏出了更多的票子，連点都沒有点，就一股脑兒塞在她的手里。这女人的一条袜带还沒有放下；她連忙把票子卷起，塞进这只寬袜子里面。

几对人重新跳起舞来。就在这一刹那間，一个皮肤象榅桲一样黄，左眼到下顎有一道长疤痕的人走出来，对巴埃茨說："不行，你不能光凭几个臭錢就这样横行霸道！"

一場斗毆是注定了，大家一哄而散。女人們尖声喊叫着躲到各个角落去。这个好斗的人走到巴埃茨緊跟前，酒气一直噴到他的脸上："你带她不走，我也是等她的。"

拉蒙虽然醉得迷迷糊糊，但是心里还明白他必須赶快采取行动。象往常一样，危险使他完全清醒了。他手握着进門时藏在身边的刀，大声說："讓他去吧……你为什么要干涉呢？不要乱，这家伙由我来对付……"

寻衅的人沒想到有这一着，向后退了一步。百合花故作媚眼，看了拉蒙一下，目光就停留在他那强有力的肩膀和年輕健壮的胸脯上。她走到他身边，对他耳語說："你真勇敢，我很喜欢你。"

但是，巴埃茨急忙把她拉到大街上去了。这时有人喊："小

心！警察！”

等警察来到的时候，一切都已过去了。拉蒙又坐在自己桌旁，喝了一大口白兰地，那酒象火一样从喉嚨里流下去。他在想百合花那对迷人的眼睛。瑪利亚在他身旁死纏活磨地跟他亲热，想使他摆脱这种丢魂落魄的状态。直到她問他：“我們走吧？我有一个房間……”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

他猛地站了起来，觉得两腿不听使喚，只好由她領着走。可是实际上他們俩已經都醉了，分不出誰比誰更好些。他摇摇晃晃地跟在她后面，走到大街上。

“这个一样，”他自言自語地說。

但是月明星朗的夜和它的神秘的蓝色，使他怀念着百合花那对不可思議的眼睛。他觉得在这妓女区的巴亚达維亚① 对面聳立着的一片斜坡，活象玉体横陈的百合花。他突然被几块石头絆倒了。他罵了几句，又站起来。瑪利亚还在前边給他带路。他跟她一起消失在夜色中。

在陷阱中

……孔特雷拉斯背着一場官司，因为他在巴拉奈杀害了一个契約劳工。但是几个月以后，他就又以管理人的身份在英喬斯迪港大搖大摆地到处走着，十分輕松愉快。在这整个期間，我們沒有眞正的粮食，除了干豌豆，沒有别的吃的。他和监工人成天拿着鞭子把我們赶来赶去。后来有一次，他发給我武器，要我杀死企图逃越巴西边界的人。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当夜跟另外

① 巴亚达維亚(Bajadavieja)，意即老洼地。

两个人一起逃跑了……后来，我听說就在那些人中間发生了暴动，那时原始森林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已經有六个人被杀了，然后警察才从波薩达斯来到……

（摘自摘叶工人卡洛斯·貝尼特斯的历险記）

7

他在床上还是反来复去，不能入睡。女人发覺后，不知嘟噥了几句什么，一边跟他亲热，安慰他。这时他輕輕地站了起来，向放衣服的凳子走去。他点了一支烟，来到窗前，輕声打开了窗戶，于是木窗板不再阻挡着他，讓他看見了方方的一块黑色天空，閃耀着星光。他往下看。面前的巴拉那河发着微弱的光亮，汹涌澎湃地流去，它那黑糊糊的发亮的背脊似乎隆了起来，仿佛有一群不可馴服的生物在这奇怪的皮肤下面活动着。远方，維拉恩卡納逊的灯火象星星眨眼一样羞怯地发着光。他习惯了黑暗以后，覺察到一只船头搖曳着灯光的树皮小舟正在慢慢地横渡河面。卷烟差不多灭了，他把它啐了出去。他的胳膊肘支着窗板，头靠着窗框，注意听着一种声响。这声响是从通到邻室的門口传来的，那里有人在悄悄地說話。他往前走近些，首先听出一个喝醉酒的人的口音，然后是一个女人清脆而犹豫不决的声音。他內心兴奋起来，想起了什么，赶快把耳朵貼在門上，但是又静得沒有一点声息了。門板的窄縫射过来一綫灯光。他用一只眼对准了那道小縫，起初只看見窄窄的一条亮光，看不見别的地方。接着，情景变得清楚些了：一只鉄床，床腿已經裂了口，地板上有几件衣服，床上的褥单弄乱了；最后，是人的两条腿……

他把脸和手都紧紧貼在門上，竭力想多看見些。突然他惊訝地站了起来。那是巴埃茨！接着……他沒費思索便將前因后果弄清楚了。舞厅、女人、房子，这一切一定都屬于法里納这个土耳其人的。他們沒有一时一刻逃得出他的掌心。最初利用商店，然后……他又俯下身去了。巴埃茨那綠黃两色寬条紋的短褲，衬着他的黑皮肤，显得很触目。这时两个人又輕声嘁喳起来，他听到了几个字。巴埃茨再三要求，可是百合花輕声而坚定地回答：“不，这不行！”

这时候他什么都看見了：她已經翻身側臥过去。她的身上有一个紅印，大概是咬出来的。拉蒙从門旁走回来，重新点着一根卷烟。他把燃燒着的火柴棍扔出窗外，火柴象个隕星似的滴溜溜地落了下去。从街上传来喝醉酒的人的喊叫声。一声呼嘯从远方划破了靜夜，附近有一条狗狂叫了几声，別处的狗跟着也叫起来，先是在巴亚达維亚，接着在另一区，后来，吠声象遙远的回声似的，愈传愈远。悲哀的号叫終于停止了，可是近处又是一声使人不快的犬吠，吓了拉蒙一跳。酒力在他脑袋里发作起来，敲打着他的太阳穴，使脉搏跳动加快。他的手直哆嗦，他急急地連吸了几大口，就把卷烟扔掉了。

他再凑上門縫张望的时候，已經是另一幅新的情景：巴埃茨筋疲力竭地睡熟了，张着大嘴打呼嚕，百合花坐在床沿上，茫然地向前凝視着，塗抹的脂粉已經零落，她的脸簡直是一个怪誕的假面具。她打了一个呵欠；他看到了她那口美丽的牙齿。她向前弯下腰，从地板上拾起自己那双黑袜子，慢慢地穿上一只，站起身来小心地把它拉高，然后用一根綉着小花朵的玫瑰色袜带把袜子系紧。她腰部围着一个围腰，上面綉着各式花卉。她忘我地站在那里，滿怀喜悅，完全被自己的美丽陶醉了。突然，

一个短促的声响使她吃了一惊。她一抬头，看見有个不認識的人走进門来。接着她就想起了晚間的事兒，舞厅里的爭吵，带匕首的人……她沒有来得及想完，拉蒙就带着迫使他离开自己房間的那种同样不可抗拒的冲动，扑上这个高傲而自信地期待着他的虏获物。

他們絲毫沒有理会，巴埃茨这时已經一翻身从床上掉了下去，裹着一条褥单在地板上繼續打呼嚕。

一只大蟑螂在房間里跑过，它爬到打鼾的人身旁时，百合花那根綉花袜带从床上落了下来，吓得它赶快跑开了。

8

有两个人摸索着找到門把手，輕輕地走进屋来。他們站停，等候眼睛习惯在昏暗里看东西。他們听了听，睡觉的人呼吸得很均匀，不过只有一个人。他們踮着脚尖走到床前。窗口涌进一道熹微的光綫，把他們的身躯映得很清楚；他們高大强壮，穿着皮夹克和寬腿褲子。他們的准确动作說明他們对屋里摆的每件家俱的位置都很清楚：用旧了的小衣柜，上面有一块已經发暗的鏡子；一张床，边沿的珐琅很多都已剝落，鴨絨衬垫搭拉着；大理石面的小盥洗台和那不可缺少的陶瓷脸盆，上面繪有薔薇色的天使；最后是两把带草垫的弯腿矮椅，一左一右摆在床两边，当作床头桌子。是的，一切都在这里……只是，他媽的，这个人藏到哪兒去了？半盖着毯子躺在这里的只是一个女人。此外什么也沒有。他們粗暴地把她搖醒。"喂，你的客人在哪里？"

她欠起身，揉了揉眼睛，然后又把头扑在温暖的枕头上。

"快說，瑪利亚，他藏在什么地方？"

她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自己身旁的空处，然后又看了看全屋，最后向門口望了望。她終于打着呵欠回答說："我哪知道？刚才他还在这里。看吶，那不是他的衣服。"

他們听到她在又睡熟以前还嘟囔着："反正……他已經付过錢了……"

椅子上有一条白衬褲，褲腿下垂着，上面是一件森林背心，黑腰带挂在椅背上。他們馬上走过去，熟練地把每个口兒和每个袋子搜了一遍，直到把錢找到为止。然后他們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这間屋子。

隔壁房間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两个人睡着了，还互相拥抱着。他們瘫軟地睡得很酣，只有沒盖严的一部分身子显得还有生气。拉蒙那寬厚而毛茸茸的左手还放在她那古銅色的胸口。土耳其人的这两个走狗交換了一下眼色，一个响亮的鼾声引起他們的注意。那个年紀較輕，乱蓬蓬金黃头发的人俯下身子，看了看睡在地下的巴埃茨。他向另外那个人打了个手势，于是他們就一起搜索巴埃茨的衣服。酣睡的人每一呼吸，嘴唇就張开一次，从他喉嚨涌出的呼嚕声听起来使人很不舒服；呼嚕声一停止，又象是窒息了似的。但是，当他們抓起他的胳膊和腿往过道拖的时候，他并沒有醒，甚至他們粗手粗脚地把他拉进土耳其人的屋里的时候，他也还是沒有醒。在这間屋里，法里納和他的手下人正在喝冬青茶，准备白天的工作。最后，他們把他象一卷行李似的搬到停在大門前的車上；他一直还是睡着。这一刹那間，他正梦見有一次几乎把他打死的管理人佩賴拉那付猙獰的面目。他梦見他已經脫离的森林工作的残酷刑場，避开了冬青森林的妖怪。他在半睡中还滿怀着一种特殊的安全感。他不

再回到那里去了，永远不再回去了。他現在已經解放了。波涛般的幸福使他的神智清醒了，明白过来，驅逐了酒醉的瞌睡和迷糊。永远不再回去了。現在不再……他完全醒了，太阳正晒着他的脸，他在船上，手脚都被綁在下层甲板的柱子上。一种渾浊的液体涌上他的胸膛，他的脉搏跳动得厉害，他馬上什么也看不見了。他喊叫起来。

9

他們就这样几乎消灭了巴拉圭的所有青年。就这样在圣塔安娜、坎德拉里阿、科尔普斯、克尔罗科拉、圣依格那西奥和波薩达斯消灭着哥連德省的所有青年；而且还要这样消灭圣托梅、梅尔希德斯、伊图察因古、公塞普森等地的所有青年，因为农埃茨、吉巴亚、多明戈·巴尔特和其他大企业家的代理人也已經走过这些地方，他們一手带着靶子，一手拿着吸引人的預付金，走进健康的人群里，把他們誘入陷阱。而契約一訂，預付金一到手，他們立刻就揮霍在花天酒地和寻欢作乐的事情上……

——朱理安·斯·包維尔

他們一清早就接他来了。他感覚疲倦，还沒睡足。他动作呆板，眼睛流泪，渴得舌头发胀，粘着在上颚。他穿好衣服以后，

他們把他带到大街上。街上有一辆車等候着，車里已經有六个人緊緊地挤在一起。阿多尔福也在里面。精瘦的牲口很不老实。赶車人想讓它們安靜下来，粗声粗气地吆喝了几声，又拉緊繮繩控制着它們，一直等土耳其人法里納偕同一个监工来到的时候。然后，他們就鴉雀无声地动身了。拉蒙的心还留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对于四周的情况絲毫沒有理会。他在回忆百合花对他傾吐腹心的时刻。她的柔媚語声还在他耳际繚繞，而且就是酒力也不能攪乱它。她的历史相当平凡，但很复杂。她出生在巴拉圭。她說是微拉里科，对不对？后来……

馬匹吃力地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快步走着。赶車人猛地抽了一鞭子，它們差点兒跌倒了。法里納申斥了赶車人几句，鞭子又嗖嗖地連着几下落在瘦馬的背上。

……她还年輕，作小姑娘的时候……一个法官、議員之类的大人先生强奸了她。接着跟一个人极不安宁地同居了一个短时期，結果非常坏。这究竟是怎么个結果，她并沒有說，但是仅仅一回忆，她就止不住打哆嗦……

他們到地方了，监工縱身跳下車去，然后他讓別人下車。距离带刺鉄絲围着的道路五十步远，有一座泊船桥。朝阳的光輝布滿在发黴光的腐朽木头上，把船索照亮，使鉄絲噴射出火花一般的光芒。一些帆船和单桅船正在肮脏的河面上往来动蕩。

……然后就是这次漂泊，时間当然已經很久了。她离开那个人以后，景况非常坏，丧失了一切生活的兴趣。她的美貌受到折磨；她簡直吃不上一口飯。她再一次試图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于是暫时跟了一个冒险的走私商人，他名叫瓦果納斯。可是这次事情結束得也很慘。"有一天警察向他开枪。他受了伤，掉在河里，淹死了……"他时常带着私貨横渡一条河，他就这样死在

他平日賴以为生的这条河里了。“警察只会吃小魚，”女人說，“大魚他們是不敢招惹的……”后来她在那个地方給他立了一个十字架，还题了几个字：“坎廸多·瓦累約斯。你的女友献以志哀。”十字架現在还屹立在河岸的石头上。她对于死者尽到了自己的义务，还时常給他做弥撒……

一条船在桥旁系了纜，船上大黑烟囱的一条白道上，有一顆黑星在发光。两个水手正在甲板上厨房附近喝冬青茶。几輛車在河岸上繼續卸下它們的“人貨”。差不多总共有一百人了，他們一个个的样子都那么难看：脸色焦黄，带着熬夜的神情，被酒精伤得軟弱无力，并且因为看到上巴拉那地獄般的可怕前途而抑郁沮丧。

……走私商人去世以后，她的境遇又困难了。这时候，有一个警官願意供給她一幢小房子，拿每月的津貼和不錯的待遇养活她。但是那些可怕的經驗使她坚强了，她对“上游那里”怀有不可克服的憎恶。所以她虽然处境困难，还是鼓起勇气謝絕了这份供給，而且当夜就动身来到巴亚达維亚。她接了第一批客人：两个門苏……此后她又有了飯吃。她的“生涯”发展得很快。現在她是上巴拉那的皇后，挣的錢要多少有多少，甚至还有一个冬青茶商标采用了她的名字。但是……

拉蒙用舌头舐了舐干燥的咀唇。因为說到这兒的时候，她向他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要求：“你为什么不留在我身边呢？我欢喜你……我有錢，我願意干什么，想怎么样，都办得到。”

他正惊訝不置，她接着又說下去：“你可以保护我。誰都想有个人可以利用。我有錢，你又恰恰中我的意。”

这一点他倒用不着长时間考虑，因为一方面他在上游的命运还不可測，另一方面是……但是不行。他天生不是讓女人餋

养的汉子。他不适于担当这种角色。

"不行。"

"留下吧，我喜欢你。这个我敢指着圣母发誓！"

"不行。"他在这最后一次拒絕以后就睡着了。一覺醒来，发現对面的百合花变成了土耳其人法里納的监工人。

"走！"

搬运工人把門苏的行李搬到船上。船艙升降口塞满以后，他們把其余的行李就都堆在甲板上。甲板上有几家人家裹在一起，簡直象个游动馬戏团：哭泣着的肮脏的小孩，戴大花围巾的妇女，愁眉不展的一語不发的男人，还有一头牛、一籠鷄和几条大狗。船身的摇动本来几乎感覚不出来，可是这几条狗却很不安，想咬架。法里納从扶梯走了上来，要跟船上的管事講話。两个人形成了奇怪的对照：土耳其人身材矮小，急性子；管事躯体高大，孔武有力，褐脸堂，满口白色的馬牙不断地咬着自己的鬍子。他郑重其事地接过招工人递給他的那个包着契約簿的小包裹。突然，一声尖銳的、絕望的喊叫传入人們的耳鼓："我不願意回去。安娜·梅姆拜，讓我下去吧！我不願意去！"

門苏們都吃惊地不知所措地伸长了脖子。拉蒙馬上就知道是誰。那又是巴埃茨。他由于拚命喊叫，脸涨得通紅。貨运长在他背脊上踢了一脚，但是巴埃茨頑强地继續狂喊："放开我！我并沒有签字！我不願意再回到那里去！"

法里納裝作事情与他毫不相干的样子。稅卡长意味深长地冷笑了笑，他用胳膊肘碰了法里納一下，指了指还在岸上的那些人："好收成，对不对？究竟要多少錢？"

"每人五百……"

这时候几个监工讓他們排成一行，把他們領到扶梯上，象赶

借了牲口的人赶牲口那样地赶他們。輪到拉蒙的时候，他一步也不挪。有人試着往前推他，但是他坚强地抗拒着。一些人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出了新事情。拉蒙本来正在竭力地集中自己的思想。他在听到巴埃茨喊叫以前，整个心一直回忆着百合花。現在他想再喚回这些甜蜜的回忆，可是办不到了。他心中充滿着的一种奇特的感覺代替了这些回忆。它好象一块坚硬而棱角鋒利的大石头，特别是这块石头非常重，它带着的芒刺和荊棘割裂了他的五脏。而且石头随着巴埃茨的喊叫越来越大。

"放开我！"

他胸中那种极痛苦的压力越来越难以忍受了。这种压力象熊熊的火焰，燒透他的血管，使他的呼吸窒息，視力消失。他感覺到他們在抓他的胳膊。他一下子就把他們甩开了。其他的人都看着他惊愕不止。他十分突然地声明："我不一块兒去了！"

法里納大踏步匆忙地走过来，他怒气冲冲地用刺着花紋的手在拉蒙鼻子前面晃了几晃，手上戴的很多廉价戒指閃閃发光："你这无賴，你說什么？等着吧，現在得讓你見識見識！动手，抓着他，这狗东西，狠狠地給他一頓！"

他們抓住他，一下子就把他的胳臂背扭过去，推他上了扶梯。

"你們这些該死的猪！"

但是他已經到了甲板上，他的喊叫声漸漸消失，似乎被挾滿烂橙子和废物的油流吞噬了。水手們无聊地在桥上看热鬧。巴埃茨已經停止喊叫。

接着，机器的声响把其他一切声音都压下去了。經过这次折騰，拉蒙感覺到自己內心的紧张已經消除，他不經意地四下里张望，下意識地接受自己周圍的事物。他希望忘掉刚才发生的

事。可是他知道这是聊以自解，因为他过去一直認为自己非常英勇，今天却不得不忍受生平第一次的巨大耻辱。这第一次……他使劲咬嘴唇，直到咬出热血来才不再去想那件事。

从桥上看，这条船不久就只剩下了一团黑影。从船上看，波薩达斯起初形成一堆房屋，然后是一个綠色丘陵，最后也只剩下了一团黑影。

10

阿基雷港的警监倫德罗·阿雷夏声称：人們都这样传說，因此可以認定：这一年中，在塔庫魯普庫（巴拉圭）以上的地方，除了从船上投水的各种工人以外，还淹死了一个家庭好几口人……阿基雷港副行政长官的副官也說过，有两个工人从埃德利拉号汽船上投水，在恩巴尔塞港（巴拉圭）的前面淹死了；第三个工人是从埃斯巴那号汽船落水，在福苿多伊瓜苏的前面淹死的。

（摘自一份警察报告）

这次旅行是一个沒有尽头的恶梦，可是后来他們对无休止的震蕩，疥癬和其他疾病的討厌气味，发恶臭的腌牛肉和令人作呕的不凉不热的飲水，簡直都再想不起了。几个門苏把家眷也带上了。他們紧紧挤在一起生活着，跟狗和鷄一块兒睡，妇女睡在男人和小孩中間。他們大部分都隨身携带自己的那一点点家

私：一张破木板床，一只箱子，鳥籠，小孩的鋪盖。他們喝冬青茶来消磨时間。天黑以后 巴拉那河上非常冷，大家都盖上毯子和邦却，然后秘密的小动作就开始了。船在什么地方停泊，机器一停，留下一片寂靜的时候，就可以听到輕微的叫声，夫妇們在黑暗中拥抱时的耳語以及抑制的笑声和喘息。在这种情况下，拉蒙竭力想办法入睡，可是睡不着，过去来往过的女人在他脑际一一出現，驅走了他的睡魔。最后，云端出現了微弱的晨熹，可怕的航行又繼續下去了。

头一天，他們还跟几个肯定与船长有勾結的坏蛋一起玩牌。这些家伙把他們最后的几个生太伏贏去以后，就随便找个碼头赶快上岸去了，而門苏們只好吃波薩达斯的这个最后欺騙的苦头。以后他們由于无聊，再不知道干什么好，就捉虱子，斗口，打老婆，罵孩子，或者干脆睡大觉。有一个人講說沒头沒尾的妖怪故事和“手枪强盜”，每次都有一大圈人圍着听。有时，有一个叫迈达那的人奏六弦琴来給大家解悶；琴声悠揚响亮，如怨如訴，使人把臭气、喊叫、痛苦和失望完全忘掉了。

啊，你这小棉蕾，
冬青茶葫蘆，我的嗜好——
你在我心头
是开我胸怀之鎖的鑰匙……

拉蒙憑栏眺望。他所十分熟悉的哥連德省的非凡美景現在在上巴拉那的伟大奇迹前面失了色。河流在这里更清徹了，岸旁不时出現的砂滩更洁白了，草木更繁茂，也更多种多样。他們有时慢慢地从巨大的峭壁旁边經过，閃耀的噴泉从壁間飞濺下来。忽而出現象偶然堆砌起来的大岩块，忽而又是凸出的高岩

石，好象要向对岸架一座桥梁一样。无叶无根的大光树干躺在水里，好象生了苔的石头。后来河岸低了一些，十分茂密的原始森林象綠色大鳥似的在岸上展开，其間点綴着叫不出名字的野生兰草类的奇妙花朵。他們經过秀丽小山中間的特育一夸雷①，这些小山永远捍卫在巴拉那河畔，小山的前坡高处点綴着可爱的細长的松树。迈达那对人們講述了这个神話的怪兽——巨龙的故事：它从前本来住在这个岩洞里，每当有船載运耶穌会教士或印第安人在洞口附近經过时，它就出来挡住他們的路，把他們吞噬掉。提起它来誰都害怕，誰也不敢再走近这个地方。后来有一天，一个驕傲、大胆，比它更厉害的对手，逆流溯上而来。这是第一艘汽船；它一出現，龙立刻吓得逃走了。它逃走的时候，留下了一道峽谷，現在流經这个峽谷的一段河还用它的名字。

故事刚講完，他們就猝然被驅散了，因为有一只船要放下去。他們来到了依斯提塔港的前面，有几个旅客从这里下船。貨运长、管事和几个监工，不顧一切地从人群中挤过去，推开小孩，踢开箱子，轟跑了鷄。拉蒙对門苏們忍受这一切暴行的耐性感到惊异。另一方面，他每次却不得不竭力控制自己；黑皮肤里的血液沸騰起来，眼睛里冷森森地閃着光，同时双手不自覺地去抓匕首。这种反复发生的汚辱使他深感痛苦，虽然他自己并不是犧牲者，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永远不会习惯于这种情况。每隔几小时，他們就要在一个碼头，或是在以木牌标着地名，如上巴拉那所說的小天然港停泊。停泊的地方总是堤岸非常陡，而且只有一个用腐朽的树干拼成的梯子通到岸上。船从来不靠岸。过去的經驗使船长学乖了，他怕門苏們会跳下船泅到陆地上去。

① 特育一夸雷(Teyú-Cuarè)，龙洞。

"要是上次来，"一个老鼠脸，永远皺着眉头的水手告訴他們說，"你們倒可以长点見識！那回有个人想逃跑，結果象只美洲獅子似的被他們逮住了……"

他叹息着，一面向地平綫望去，一面接着說："那是我亲眼看見的。他們象追赶野兽那样追赶他，用桨在头上打了两下，就完事了！"

企业家在接收門苏之后才付給船錢。逃走了的人的船錢，船长是得不到的。因此他永远在河心停船，而且在一陣长长的尖銳笛声报告船到以后，他就讓这些人坐在一起，派监工监視着。然后再繼續在綠色的、偏僻的河岸之間逆流上駛，岸上有时出現一只受惊的梅花鹿，或是一条徐徐爬动的大亚拉拉①。

11

他們被船上的管事叫去，管事把从招工人手里拿到的契約簿发給他們。莫雷拉两弟兄都以为他們負債共約四百比索，但是事情突然完全变了。阿多尔福慢慢地讀着："招工人佣金：80比索；旅費：70比索……"

"你看出他們怎样敲你的竹杠嗎？"一个契約劳工說。"完全跟对我的情形一样……你訂契約要花錢，坐船要花錢，如果不小心，連小便也得花錢。"

字和数目越来越多，接連排列着，結成一条注定他們要长期負荷的鏈子。

---

① 亚拉拉(Yarara)，毒蛇。

"預付金：300 比索；褲子一条：50 比索；衬衫一件：15……香水一瓶：20 比索；衬褲两条……"

賬目就这样开下去，每个契約簿上都整整填了一頁半。

"我們是为了一时，干一輩子，"阿多尔福說。

他弟弟沒有接碴兒。反正这无非象一場新游戏，他一直还把希望寄托在促成他們这次旅行的无可置信的工資上。每天掙上十个到十五个比索，不久就一定会积起一笔小財产。拉蒙信賴自己两臂的力气和上巴拉那的一些还未失去炫惑力的美妙传說。他急切盼望尽快地到达目的地。但是总到不了；离他們的碼头还很远很远。他們无限期地在有时似乎差不多可以接触到的两岸之間航行。特別是夜間，两岸在昏暗中好象越离越近，仿佛要把停泊在河中心的船磨碎似的。但是并沒有发生这类的事，第二天又繼續航行了，經过的右岸是阿根廷的狹窄地带，忽兒是一漫白沙，忽兒是一片黑土；左岸是巴拉圭的非常荒凉的地方，多半有茂密的森林，但是沒有一間棚屋，沒有任何动物——呈現出一幅悲惨的画面。

侵　略

只要我們勇往直前，
在生疏的道路上
犁出我們的深沟，
一切就都屬于我們征服者，
迟早都要屬于我們！
先鋒啊！先鋒啊！
——华尔特·惠特曼

他們是什么人呢？原始森林不認識他們，它沒有撫育过这些人，它也不喜欢他們。这些面孔陌生、服裝奇特、习慣也不同的人，不是它的孩子。在这被蹂躏的荒野，在发微光的羊齿植物中間，在这处处亲密結合的巨大树枝下面，他們的口音听来有些生硬。問問那些动作敏捷的松鼠，善于攀登的貘猴，胆怯的小鹿或者蠢笨的貘吧，誰也不認識他們！它們只能告訴你們，有一天，也許是一个夜間，曾經看見他們走过。它們发現他們的篝火，看見他們那又快又大的船怎样把水面划出沟痕，听到他們武器的响声。它們仅仅准确地知道一点：他們决不是朋友。他們是迈着侵略者的傲慢步伐出現的，絲毫沒有打算取得原始森林及其居民的信任。他們滿怀猜疑和恐惧。他們不是带着高尚目的来的。他們也不打算定居下来，他們不断地繼續迁徙。这些不安定的流浪者在任何地方也不停留。他們不留恋这原始森林的美景。他們只受貪得无饜的欲望的驅使。他們既沒有財产，也沒有故乡；他們是幸福追求者、冒险家和流浪汉，是随哥倫布的帆船过来袭击墨西哥和秘魯的那些西班牙人的后裔。是的，那是非洲的人販子，育空河①或加利福尼亚的残酷成性的奴隶主，狂热的淘金者；他們跟拷打阿塔华尔帕②而夺去他金銀財宝的人，跟亚馬逊河橡树林的主人，跟馬来亚殖民地的支配者一模一样。他們不停地到处漂泊。他們不耕不种，他們不建立任何新生活。他們一味流浪、破坏、伤害和杀戮。他們的使命叫作暴

---

① 育空河（Yukon），阿拉斯加的最大河流，长3700公里，发源于加拿大，上游产金。

② 阿塔华尔帕（Atahualpa，1502—1533年），秘魯印加族的最后統治者，被首先发現秘魯的西班牙人比撒罗杀害。

行。凡是小阿提拉[1]所經过的地方，土焦河涸，連魚都死掉。他們的冷酷目光不懂得同情，只看見可以夺取，可以据为己有的东西。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掠夺，他們的唯一法律就是貪欲。他們踏着死人离开，留下一片荒凉：砍倒的树木，干枯的土壤，悲惨的、被蹂躪的土地。夺去万物生命的狂癖驅使他們不可遏止地前进，他們走到哪里就把死亡带到哪里。他們象可怕的蜘蛛一样，把俘虏的膏血完全吸尽以后才放弃它。他們接近哪里，原始森林就要打冷战。那是它的敌人。它知道目前是一場生与死搏斗：不是它就是入侵者……于是原始森林使用它最精銳的武器，厉害的而且一部分是大家不知道的武器：毒蛇的致命拥抱，毒蚊的瘧疾，和它那难知底蕴的、由大批忠实野兽警卫着的荒野的迷宫。它在不安全的夜間把他們引入迷途，使他們遇到仇恨他們的印第安部落、獰猛的野猪、巨大的蜘蛛，把他們扼杀在恐怖、疯狂和絕望的巨掌中。哪怕他們只退却一步，他們就是失敗。原始森林用自己的全部自然力量抗拒那些抵抗力日益衰退的冒险家。現在它知道他們永远再到不了未开发的冬青林里来了。为了庆祝胜利，它突然发出一声多音的、嘹亮的喊叫，使所有在它的范围內过亲切的寂靜生活的动植物都听得見而且要轉播。伟大的母亲胜利了，所有她的孩子都分享她的快乐。又可以暫时——誰也不知道多久——安安靜靜地繼續下去了。入侵者已被消灭了。

[1] 阿提拉（Attila），434—453 年的匈奴王，曾在黑海与莱茵河之間建立以匈牙利为中心的大帝国。

12

第四天下午，有成批的原木材漂流过去。泊船桥中間有一間簡陋的小屋，屋前蹲着几个契約劳工，正在喝冬青茶。当汽船慢慢地向巴拉圭那岸边駛近的时候，他們都站了起来。从船上看到一座小山，周围散布着不少房屋，河岸有高高一堆正待起运的口袋。

“这里是阿德拉港，”有人說道。“屬于一个企业所有。”

但是他們照常航行并沒有停泊。过了不久，夕阳余輝还在水面閃动，船头又轉向另一岸，这里已經不是阿根廷的河岸，而是巴西的領土了。几个契約劳工正在高而陡的河岸前的窄地上注意地等待汽船靠岸。一条难走的道路蜿蜒地通到一个高地上，高地边緣露出粗糙搭成的堆貨棚的一面。

“那么这里呢？”

“阿尔塔察港。但是人們大都管它叫阿利卡港，因为老板名叫阿利卡。”

“松一松呀！”水手們喊起来，开始解纜索。

岸上有几根打进地里的桩子，水手們熟練地把纜索系在桩子上。

“好了！”

船逐漸稳定下来。船桥上的領港人从窗戶伸出腦袋，高声怪叫地发出命令，接着他又不見了。人們听到四声尖銳的鈴响，机器声停止了，船一动不动地停住。甲板上現出一种使人有愉快之感的寂靜。空气是新鮮的，拉蒙看到一块瑰丽的团云。太

阳正作絕望的掙扎，还要多显示一会兒，但是狠心的云朵掩蓋了它。晚間的天空照耀或微黃淡綠相間的光輝，逐漸变为灰色。河水无力地反射天空变化着的顏色，最后，微光在夜的幽暗褐色中消失，白昼在无限的寂靜中終于过去了。

架好扶梯以后，一个瘦削、样子象好叨唠的人走上船来，他的下嘴唇神經質地顫动着，手不停地搔着下巴。一条鑲銀柄的鞭子悬在他的腕上，不断地敲打着长靴統。他跟船长打了招呼，就一起走进船艙。不大功夫，这个陌生人又单独出来了。这时候几个水手把貨物从貨艙口吊上来，然后由另外的人运到岸上去。突然这个人象打了一声响鞭似的开了口："开始吧，开始！这些人先下去！可要快！"水手們躊躇着，等候着。船上管事的走过来說："先生，等一会兒吧！"

"什么叫等一会兒！我刚才下过命令了！你知道我是誰嗎？尤里奥·阿利卡！干你什么事！多嘴！"

船員和門苏們为了不致誤事，都走过来。管事竭力要維护自己的威信："但是船上是由我們支配！您看……"

神經質的顫动加剧了，阿利卡的脸变成一付討厌的怪相。他脸漲得通紅，一面向管事迫进一步，一面接連地冲口說出："住口！我告訴你，住口！再不住口，我馬上就給你个大嘴巴子！"

他带着大人先生的驕横神情，滿怀憤怒地又重复了一遍："我給你个大嘴巴子，你就会老实了！"

管事这时說話有点結巴了。一个监工和輪机长把他拉开，小声劝他說："朋友，还是不說的好，您不認識阿利卡！"

"这家伙翻脸不認人，他发起脾气来，是不好說話的。最好还是别找麻煩。"

"但是他沒有权利要求这里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

"話是这样說，可这里毕竟是他的碼头。"

"在船上我們是主人！船是阿根廷的，船員也是阿根廷的……"

"那还用說！不过他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这一点您可以相信我！而且阿利卡也是阿根廷人，原籍是哥連德，不过山高皇帝远，他在这里更能称孤道寡，您明白嗎？"

管事还不滿意："这我們倒要領敎領敎！这个莽汉大概自封为世界主人了！"

但是他語声十分低，同时忧惧地不断向阿利卡望着。已經沒人再注意他，大家都知道这場风波必然就这样过去了。

为了发泄胸中的悶气，他轉身对契約劳工們說："那么你們呢？你們还等什么？渾蛋，赶快！"

13

过了一会兒，阿利卡离船走了。門苏們在监工的怀疑眼光下，陆續登上陡峭的斜坡。行李同时由一架起重机运送到上面。不远处有一条滑道，打包待运的冬青茶就从这兒滑下去。

大家喘息着上了斜坡。他們大約还要走一公里，才到管理处。那是一幢紅屋頂的寬綽木房，用刷得难看的白色木板搭成。四周是荒凉的曠野，連一棵树都沒有。一根桩子上鎖住的两条大狗正在拚命吠叫，好象比賽誰的叫声高。

后面，在一堆刨过的木板旁边，几只猪正在爭夺一根空玉米棒。这一切都使人看着心煩和不舒服。人們只听見监工三番两次地以含有敌意的声音指示着干这干那。

一个被称呼为席里洛先生的管理人命令道："馬上排成一行。把你們隨身带的一切武器都放在这兒这块布上。誰也别跟我装傻，不然会碰大釘子的。"

"說办就办，开始！"一个监工补充說。

契約劳工一个跟一个朝前走。头几个还打算保留下干活时候离不开的弯刀。但是席里洛馬上大声告訴他們說："連弯刀也放下！"接着又不高兴地許諾說："弯刀以后还发还你們！"

每个人走到这块布跟前时都弯下腰去，在自己的东西里翻找，最后把匕首或是其他什么武器取出来。在放下武器以前，都把武器在手里掂一会兒，恋恋不舍地注視着它，好象在考虑是不是眞应該交出去。拉蒙很理解这种情感，而且感受得特别深刻。这是与一个久共患难終身忠实于自己的老伴侶分离的痛苦。事情实际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謀求工作或是寻找出路要到什么地方去，随时跟老婆孩子分离，本来难免。离开自己的棚屋也沒什么痛苦，因为那只是四根柱子支着一层干草或棕櫚叶罢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沒有馬步行也可以过得去，算不了一回事。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話，甚至跟最要好的朋友分离也完全可以忍受。但是跟匕首分离呢？不行！它是唯一不能分离的伙伴，連睡覚时也离不开。带着它走遍天下，在任何場合都有用处，遇到野兽和敌人可以用它自卫，渴了餓了可以用它到处取得吃喝，还可以用它那亲切的尖端叉肉。用它的鋒刃可以随时雕刻有益的事物，劈木柴，挖避风和迅速生火用的坑道。正因为如此，門苏們覚得与自己的武器分手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牺牲。

每个人放下武器时都十分愼重，好象那是什么絕对娇嫩的东西，最輕微的震动都会使它破碎似的。这个人把武器放下以后，就給下一个人讓地方。就这样堆起了一堆刀子、匕首和弯

刀，甚至还有两只大手枪，最后形成了一个鋼鉄的丘陵。每一次都发出鏘鏘之声。輪到拉蒙的时候，他弯腰把匕首放在其他武器一起，却把在波薩达斯买的連发手枪留下了。阿多尔福也是这样办的。虽然沒有人提示他們遵守紀律，可是他們也觉得心里不安。这种事随时都有可能被监工发觉。

左边，三个监工正站在一块兒嘀咕什么。拉蒙从这一小撮人身旁經过时，他肯定自己听見了："据說对这几个要注意……"他馬上又想，这也許是自己疑心生暗鬼。

伙伴們都在管理处附近围坐在一小团火跟前喝冬青茶，他是最后到的，心里一直还不落实。

夜从薄暮中来临了，它带来了不倦的蟋蟀的唧唧声，夜蝶的急飞和逐漸照亮道路的白色月光。

头一口冬青茶非常热，把拉蒙的舌头烫了，但是味道挺好。这正是他現在缺少的又浓又热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的身体和疲憊的神經增添了新的力量。于是他覚得这个要受人污辱和蹂躪的他又象个人了。

他繼續貪婪地啜吸起这綠色的、带苦味的飲料来。

14

一个肥胖的麻脸的工头蹣跚地走过来。围着火的人都抬头看了看，但是誰也沒說話。胖子做出一种近乎和藹可亲的表情。

"你們有福气，"他象无心似的开口說，"你們走了好运……"

他們的眼光带着詢問的神情，可是嘴唇仍然閉着。

胖子繼續說："今天晚上有跳舞，是老板这样規定的。你們

都可以去，消遣消遣。”

“我們？”在上巴拉那混了十年，患了气喘病使他經常呼吸困难的加拉尔察推辞說。“我宁可在家里睡觉，也不願意去听音乐。”

“我也是这样，”又一个人附和說。

可是工头打断了他們的話。这时他那胖脸上的微笑再也看不見了。

“不行，这办不到！全都得去。老板吩咐的事，就要照办！你还要带上你的老婆，她也应該有娛乐。”

“遵命，”加拉尔察一面答应，一面低下头去。

“我看你們都是忘恩負义的无賴！阿利卡先生費心給你們找快乐，瞧你們就这样感謝他嗎！你們純粹是十足的渾蛋！”

他說到这里，轉身走开了，两只脚把路上的石子踢得在黑暗中乱滚乱响。坐着的人不再传飲冬青茶，大家的眼睛都凝視着正在熄灭的火堆。在漸熄的炭火的微弱反照中，一个个阴暗的面孔象戴上了黯淡的假面具。誰也沒有說一个字兒。这不仅是因为他們知道有人在监視他們，也是因为人人都宁願把自己的煩恼埋在內心深处，而不肯讓苦痛流露出来。

在陷阱中

……我剛一开始在拉兰並腊草地工作，他們就驅使我們从早到晚穿过最密的原始森林，而且即使我們采了几大包，也只准我們呆在居住地。他們經常控制着我們。后来我同两个伙伴在半夜里逃跑了。我們带了一些干肉和少許燒酒。我們必須通过一个我們不熟悉的荒凉地区。于是我們在原始森林里迷了路，

非常害怕。我們希望他們找到我們。事实上他們也真的追上我們了，他們向我們瞄准并招呼："你們投降吧！"我們就这样束手被擒，当时他們沒要我們的命，当然这只是一种侥幸；他們說："今天死不了啦。"接着他們就把我們带回管理处，塞吉斯蒙多·加拉尔多經理腰带上子弹装得滿滿的，靴統里还插着一把可怕的刀，后来……

（摘自門苏实东尼奥·卡多索的历险記）

15

当……当……当……一口鐘发出了命令。它緩慢而威严地来回晃蕩，沉着地确信自己的号令誰都听得見，而且在巡查中的也好，呆在簡陋的棚屋里的也好，或是在哪个皮卡德①上的也好，人人都得放下一切，馬上服从这个鉄一般的命令。接着，它不响了，可是几分鐘后它又重新发出声音，原始森林又传播开管理处发出的要求。它最后沉默了以后，这地方显得更荒凉了。一刹那間万籟俱寂。然后，远处有个象畏怯的螢火虫似的灯光慢慢地移动，仿佛它在拖一件看不見的重大負荷。灯光在夜色中一个又一个地相繼出現，越来越多，它們象在一个虔敬的仪仗队里似的往管理处移动。它們从四面八方集到一起，后来形成一根亮閃閃的鏈子，一条发光的活动珍珠带，又好象一条行动迟鈍、渾身发亮的长蛇。現在灯光离河更近了，象柔順的蝴蝶似的扑摆着，登上通往大皮卡德的高地。最后，它們散开了，奇异的

---

① 皮卡德(Picade)，在原始森林中砍出的小路。

图景也拆散了，螢火虫原来都是血肉构成的人，他們有的徒步，有的騎馬，每人拿着一个火炬。他們是奉严厉的鐘声召喚来参加娛乐的，他們跟服从早晨被派往冬青林时的音响命令一样，急急忙忙赶到这里来。

管理处大阳台上安放的火炬在风中搖曳，投射出鬼怪般的黑影。在火炬的反照中，忽兒出現草房頂的下垂的突出部分，很象草叉的尖端；忽兒出現在附近拴着的馬匹的大蹄子。黑夜徒劳无益地試图保持自己的有名无实的蓝色王国，火炬每冒一次火焰，它就退却一次。但是它并不甘心失敗，只要火炬的熊熊火光被风吹到另一个方向去，它必然又竭力进迫。

墙前面摆了几条长凳，地板是擦过的，后边是通到住处的門。門半敞着，可以看見堆成山的口袋，上面还有几双紅色和蓝色的鞋，和很多条肥皂。

乐师們——一个手风琴手和两个六弦琴手——已經找好了一个位置。他們无精打采地俯身在音器上，象睡着了似的，只有他們的褐色的大手在活动。手风琴手上髭很长，軟散地垂在沒好好保养的下鬚上，半披着一条黃色大围巾。一个柔軟头发搭拉到額头的混血兒用神經質的伶俐手指拨弄着琴弦。他的同伴把寬边帽翻起，样子很引人注意，帽下涌出的一个黑色发鬈与金黃色上髭和水蓝色眼睛形成稀奇的对照。人們递給他們一瓶燒酒，他們馬上每人喝了一大口。又喝了一口以后，才带着抑郁的眼光离开酒瓶，开始演奏一个波尔卡舞曲。

阿多尔福和拉蒙走进来的时候，站在桌旁的两个工头挺起身子，要检查他們，但是他們早已把武器藏起来了。除了他們以外，还来了很多的人，主要是門苏，大家馬上坐好，不声不响地向前凝視，很象要說的話全已說完的样子。一个老妇人走进来，伴

随她的是一个有着厚嘴唇和引人注意的胸脯的十三岁姑娘。接着又来了几个监工和工头，他們个个身强力壮，一面高声喧笑，一面显示自己的武器。他們高談闊論，旁若无人。这些契約劳工全不放在他們眼里。

“現在妇女界到場了，”他們中間的一个人說。

人們一对对怯懦地走进来，因为上司在座，个个显出畏縮的神情。搜查武器連妇女也不例外。門崗在放妇女进門以前，很喜欢把手在她們的胸部和臀部停一会兒。进門以后，男女分座，各占一边。人們有的拘泥地向前望着，有的小声交談。阿利卡露面的时候，来的人已經相当多了。他这时候态度并不那么傲慢。他向各方面都打了招呼，拍拍乐师的背脊，并且情緒很好地喊道：“喂，馬上就可以开始了……劳雷諾，你当跳舞教师吧！”

波尔卡的曲調在全屋震蕩。一个衣着不整，褲子太短的紅鬍子老头来到舞場中央，他开始把妇女介紹給不同的舞伴，于是一对接一对地向前行进；他們赤裸的或穿着拖鞋的双足踏着顫巍巍的地板，灰尘飞揚，把喉嚨都嗆干了。他們的动作緩慢而富有情感，只是象吓走的小鷄似的小步跳来跳去。跳舞教师力求使大家的步調一致，乐师們則用响亮的掌声和刺激性的喊叫鼓舞大家。但是沒有人随声应和。

突然，有人拍拍拉蒙的肩膀，遞給他滿滿一大杯廉价燒酒。

“喝吧，这酒記老板的賬。阿利卡先生請客。”

他喝过后，遞还酒杯，酒杯迅速传下去，到誰跟前都出現欢暢愉快的面容。一直緘默不語的門苏这时候也逐漸有說有笑，越来越活跃了。

他們喝过老板的开場酒以后，就要燒酒，記个人的賬。这里也卖上等白兰地和索帕—帕拉瓜亚[1]。有几个人請跳舞教师喝

酒，希望得到最漂亮的舞伴。但是监工有优先权。少数同样欢喜跳舞的契約劳工只好滿足于面貌比較平庸的女人了。說实在的，所有的女人几乎是一个样子：細长的身材，发着阴郁光芒的眼睛，被每天工作磨得很粗糙的大手，突出的顴骨，簡直是对她們帮助丈夫在冬青林中做的累死人的工作的一种控訴，是对使她們从早忙到晚的除草或洗滌工作的一种控訴。有几个女人患了甲状腺肿瘤，使这些不幸者的脖子变得极为丑陋。此外还有些十二岁到十五岁，年龄簡直难以确定的姑娘，她們几乎还都沒有发育成熟，就早已成了欲壑难塡的男子的牺牲品。荒野中的每棵草、每株树和每只野兽都可以保持住自己青春的貞洁和娇艳，可是她們却过早地被摧残了。她們一过二十岁，就象枯萎的树木一样，既沒精神，也沒力量，胸部凹陷，臀部变得不成样子，嘴唇貧血。艰苦的日常工作加速着这种衰老过程。她們往往还完全是小孩子的时候，身体就遭到这样的蹂躪，看起来只剩下皮包着骨头了。她們是监工的貪婪的双手的馴順工具，是他們信手抓来发泄兽欲的牺牲品。即使她們的舞伴再多拉她們跳几次，即使她們的身子也还有力量移动，然而，她們的心已經放在几小时以后就要承担的工作上了。

人們一对一对地走到舞池中央，妇女个个怯懦而恭順，男子也都自知身分。他們有的赤脚，有的穿鞋，跳到一起，就轉身离开，再跳到一起；他們仿佛受什么誘惑似的，一再重复同样的游戏。音乐停止时，跳舞者就把自己的舞伴扔在原地，連腰也不弯，似乎他們不知道这些妇女跟他們分享这种梦一般的娛乐是十分勉强的。

---

① 索帕—帕拉瓜亚(Sopa Paraguaya)，一种用面粉、奶酪和葱做的餅。

在跳舞者的旁边，监工法莱罗这个毛发卷縮的家伙正跟一个瘠瘦的門苏爭一个女人。这个門苏坚持自己的理由："我也想跟她跳跳舞，她毕竟是我的老婆……"

法莱罗向他前胸猛力一推，他踉蹌退了好几步，就在这时候，法莱罗却一面与担惊害怕的舞伴繼續轉动，一面輕蔑地說："喂，你就是再不高兴，跳舞敎师也把她分配給我了。这兒归他决定，該死的东西！"

法莱罗的两个同伴走过来，站在那个門苏面前威胁說："你要想吵架么，你可以領敎領敎，而且准管飽了你！"

"哪里哪里，"契約劳工战兢兢地央求說。"天已經晚了，我不过想同我的老婆回家去。"

他們輕蔑地反駁說："废話！既然来到这兒，不經老板允許誰也走不了。"

他們轉过身去以后，这个門苏在拉蒙身旁坐了下来。拉蒙拍拍他的脊梁鼓励他。

"整晚上他一会兒也沒有离开过她，"沒能跟自己妻子跳舞的人嘟囔說。"很明显，他們跟劳雷諾勾串好了，想搞什么名堂。"

"你究竟为什么要把她带来呢？"

"唉，你不知道嗎？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非来不可。要是誰不把老婆带来，阿利卡就打发他的底下人到棚屋去找她。"

他的語声非常微弱，似乎每个字說来都很費劲。拉蒙必須向前探着身子才能听明白。

"逃避是不行的。我曾对他們說我有病，我們不能去。他媽的，他們光說：'来吧，我們可以在管理处給你治！'"

他們身后有个黑人播啰进来；他好象郑重其事地說了这样

的一番話："我們已經知道这兒是怎样的一种跳舞了。你看見那些人了嗎？說着他指了指那一群工头和监工。"他們誰也沒有老婆！他們有需要的时候，就在这兒挑选。"

人們在舞池中一对对地旋轉着拥来挤去。烧酒灌得越多，男人把女人的胳膊、肩膀和腰部也摟得越紧。

他們在兽欲的騷动中越来越放肆，越无耻。他們用熟練的脚在地板上划出复杂的图样；他們的腿貼在女人的腹部；躲开了，又重新狂暴地頂上去，以致几乎把女人扯倒。一个监工大声欢呼說："快讓地方！讓开路，討厌东西！"

其他的人都給这个跳舞的讓开地方。他努力以短促而迅速的步法和无耻的姿勢表現自己的力量和技巧。他的舞伴衣服里面的白背心和浆过的褲腰都露了出来。最后，他們一个急旋轉，便在暴风雨般的喝采声中筋疲力竭地倒在板凳上。

这个受肮脏气的契約劳工站在柜台前，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他不再想自己的老婆。拉蒙在跳舞的妇女中間去找她，但是找不到。

他忽然感覺这环境压迫得有些不能忍受了。他走到外面，两眼又好象突然失了明。伟大而慈爱的夜一下子打在他的眼睛、嘴巴和耳朵上，任何事物和声音他都不能区别了。

情形好象是这样：热带夜晚的庄严現实把他变成了一具僵尸，攫住了他这个渺小的被遺忘的生物，要他在它那庄严的昏暗中消灭。他这样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后来才能够分辨出星斗、阳台的柱子和黑糊糊的馬群。他，他已經差不多要站着入睡了的时候，有人碰了他一下。那是离开舞厅的一双男女。这时男的傲慢地挽着女的胳膊，女的正向男人耳語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拉蒙考虑了一会兒，突然想起来，那一定是毛发卷曲的监工

和加拉尔察的老婆。他們往附近一个棚屋走的时候，她似乎要反抗。但是她的同伴强制她往前走，于是两人在敞开着的黑暗的門口里不見了。

他們并不是唯一的一对。其他的几对也紛紛离开，潜入了附近的丛林。

拉蒙疲倦极了，勉强走了两步，就倒在地上，睡了一个不安的小觉。他突然惊醒了，看見加拉尔察的老婆走过来。她身后不远有一个叼着点燃的烟卷的人跟随着。她經过拉蒙身旁走回舞厅去的时候，不由得垂下眼皮往下看。

跳舞会已經結束了。拉蒙也回到那里去，一些醉汉在有烧酒浇湿的地上，残糕餅和破玻璃杯的中間躺着，把他絆了好几交。加拉尔察倒在柜台前边。他的老婆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起来。她一面用自己的大围巾給他擦嘴和弄脏了的鬍鬚，一面爱怜地跟他輕声說話。他毫无感覚地又倒了下去。拉蒙帮助她，扶他坐在板凳上，她又以无限的耐心恳求說："来，彼得罗，天已經晚了……亚赫哈，亚克①。"

从远处传来喝醉了的乐师奏手风琴的声音。人們都已經离去，甚至阳台上的灯光也似乎变暗了。这个女人一直还在忐忑不安地劝慰自己的丈夫，这是上巴拉那全体妇女的充滿悲痛的象征，是过于容易成为欢乐、痛苦和非人工作的牺牲的象征。

"亚赫哈·亚克，彼得罗……"

他終于稍微清醒了，模模糊糊地認出了她。他似乎十分突然地想起了什么，于是結結巴巴，緩慢而零落地迸出："嘿，是你嗎？你这娼妇，你到哪兒游蕩去来？你讓我丢人現眼……"

---

① 意思是：我們去睡吧。

辱駡变为抑郁的怨言。他举起胳膊，但是馬上它又象块石头似的落下来。他只能咕噜出："你等着瞧吧，回头……"

两个监工在旁边走过去，对舞会这种怪誕的結束开心地笑起来。阿梅莉亚和拉蒙共同搀起醉汉，把他象死人一样背到家里。两个鐘头以后，拉蒙在那里醒来时，看見她又伏在丈夫身上，用双手擦他那汗湿的头发，对他說最温柔的話，她似乎希望他忘掉一件耻辱，而这耻辱本来是她自身遭受的。她安慰他的时候，一定是感覚到自己的痛苦輕了些。

旭光的利刃已經无情地刺入蒼天的躯体，这个女人的温柔声音还一直在响，她在劝慰蜷縮在她怀中的人，劝慰这个逐漸以短促的粗喘呼吸发散着醉意的肉与酒的混合物。

侵略

原始森林在它漫长的生命中看見过无数的事物。它認識西班牙登陆軍队的士兵，經历过他們对不屈不撓的印第安人进行的残酷战斗。它在这次战斗中并沒有袖手旁观。它曾竭尽全力支持本地人，可是本地人終于失敗了。这是必然的結局。原始森林知道这一点，正象它知道其他一切那样；虽然如此，它还是用一切手段战斗。接着来了耶穌会教士。他們都是聪明、伶俐和詭計多端的人。誰都得屈服于他們的巨大計划之下。士兵虽然战胜了印第安人，但是不懂得役使他們。耶穌会教士却会玩弄最巧妙的手法；他們不是带着武器而是带着文字来的。原始森林知道他們是自己最凶恶的敌人，因此它非常憎恨并咒罵发明文字、創造語言和使人类成为語言的唯一主人的人。原始森林宁願喜欢自己那些用簡单声音互相了解的无知无識的孩子。

耶稣会教士利用文字籠絡住印第安人，把他們束縛在自己的計划內，置于屈辱的地位，这种情况是印第安人在宝劍統治下从不曉得的事。土著居民遺忘了男性的倔強，都变成了未成年的小孩，怯懦的妇女，他們再沒有他們祖先那种非常高傲而豪迈的气概了。耶稣会教士迫使他們远远离开原始森林，把他們禁錮在一个个棚屋里，聚成大片殖民地。耶稣会教士发明了人工栽种冬青的方法，因此再不需要到未开发的原始森林里去采集。他們为了恫吓印第安人不使他們回到原始森林——全体印第安人的母亲——那里去，就編造了种种荒誕无稽駭人听聞的传說。同时，他們窃取了图皮人、卡因瓜人和所有其他印第安部落的光荣历史，却按照他們的臆测任意加以窜改和曲解。把原始森林那些亲密的动物硬說成是难馴的怪物，說什么誰离开殖民地太远誰就会被它們吞噬掉。于是印第安人失掉与大自然的联系，身体变得衰弱了，不适合于自由、豪迈、簡单的良好生活方式。耶稣会教士是原始森林的最可怕的敌人，原始森林想起他們就覚得恐怖。但是他們也不見了。于是原始森林不再受人干扰。然而这种情况維持多久呢？不过是原始森林的片刻，几十年罢了。它曾在千千万万个星期、季节、世紀的期間目睹滄桑之变，經历过无数表象相同实际相差悬殊的日子。它乘重新获得安宁的时机，大胆进入西班牙人和耶稣会教士从前夺去的地区。它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很快就推进到殖民地的大門。它派的前卫是有刺的羊齿植物。接着它請风，并委托黄蜂、蜘蛛和蜥蜴把最結实、最堅強的树木的种子带到那里去。等坚韧的蕁麻、攀藤植物和仙人掌立定了脚跟，繁殖开来，林木幼芽已經长成枝干高大的树木以后，原始森林就命令全体下屬在寺院之間，旧日房舍之間和辽闊的广場上扩展。于是那些神圣的建筑物分裂了，屋頂紛紛

塌陷，許多柱子——自命不凡的高柱——裂开了柱头，鞠躬向地恭順地吻着那早被扩大的繁茂森林所收复的土地。这里和那里，还立着墻壁、大門或穹窿的圓柱的残余，散布一些极重的方石块或是大木墩，使人想到这兒曾經是教堂的中部。但是，人造的器物几乎全埋在蔓草、灌木籬和野生菌类里面不見了，只在繁茂的自然物喜欢的，特别可以表明原始森林战胜敌人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两件。因此，在圣依格那西奥废墟的一座寺院的大門前，聳立着一株大无花果树，它在几堵高大的墻壁中間长起来，最后达到罕見的高度，比起一切半风化的石板、大紅石块，大紋章和艺术精绝的塑象都更巍峨；这是原始森林大获全胜的象征。这棵树立在这里，仿佛在警告人类，并且表示：原始森林的退却只是暫时的，它最后毕竟回来了，报复了那些跟他为难的人。在废墟徘徊的旅行家个个打了一陣冷战。这陣冷战虽然为时只一刹那，可是已經够了。他們理解了原始森林的警告。如果他們单独留在这里过夜，那么，他們会感覚到这个通知还要有力得多。但是誰也不敢留下，誰也沒有勇气抵抗原始森林。

事情就是这样。原始森林什么也不会忘記。它过着一种昏暗的地下生活，經历了无数岁月，与整个自然界同呼吸。它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打扰它。因此，它搖动和伸展肢体，象它那鱗光閃閃的女兒，有毒的亚拉拉一样；亚拉拉在感覚被攻击时总是盘起身子，然后对攻击者猛扑。它永远不投降。它只有战死，跟威风凜凜的美洲豹似的，直到最后的刹那还对敌人伸着前爪。

原始森林不喜欢交际而又多疑，它埋伏着，等待任何侵略者。

16

約有三十个还昏睡不醒的男人和女人被打发到总管理处去。几匹有气无力的牲口拉着这輛有两个大輪子的車从池沼和遍布石块的皮卡德上經过。失修的道路，松軟的紅土地上裂开的寬縫和窟窿，被最近这場雨水灌滿了，因此車子不得不里开外拐，来回改轍。契約劳工們竭力坐稳，因为每一次顚簸不是使他們挤到一起，就是碰在車边上，磕得肋骨生疼。烈日斜照在車上，象火一样烤透了男人的浅色寬边帽和女人的大块头巾。时时听到两个小孩的痛苦哭声。在不得不停下来讓牲口稍微喘喘气的时候，赶車人遞給小孩两块被灰尘弄脏的剩干面包。孩子的小手馬上爭着伸了过去。他們尖尖的小牙齿咬进生硬的面包，似乎指望在肮脏的表层里还可以发現什么可口的东西。其他的人都漠不关心、哑口无言和垂头丧气地坐在車上。他們最初还簡单交談了几句話，也提到他們眼前的工作，但这不过是随便說說，并非真正关心，他們的人生乐趣好象随着昨晚的舞会或是在这屈辱的运輸中完全消失了。

"四年前我不用費劲每天就能挣十二比索，"一个非常憔悴的人肯定地說，他那被热病折磨的脸上似乎只有凸起的窄鼻子还确实有几分生气；額門上垂下的几束乱发，有不少已經先期灰白了。

沒有人反駁他。有几个人轉过身去。就在这一刹那間，赶馬的鞭子啪地响了一声。"走哇，怪物！格林加，走哇！"

灰头发的人压低了嗓音，似乎打算掩飾自己的疾病。

“那是在塞貢陀港。你們也知道，对不对？在阿根廷那一岸……”

“是去年在那里，跟她在一起，”另外一个人打断了他，指着一个精瘦的老妇人說。这时車又走起来了；这个人的眼睛很活潑，可是面容枯槁，仿佛总在扮鬼脸。“我是‘先鋒’①，你們知道嗎？”

一个监工打馬跑过来，在与車輛并排的地方停了一会兒，怀疑地把这些人打量几眼，然后离开走了。

灰头发人平靜地繼續談下去：“东家是一个門德茨人②。有一天，他来了，并且跟我握手。我正在干活兒，他向我祝賀。他对我說：‘你的工作做得很不錯，我非常滿意。’——你們想想，这是老板亲自来跟一个工人握手。在他那里，我們过得很好。他从不呼斥我們。他对每个想听見这話的人都說，要想讓我們干出个样兒，非好好对待我們不行。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原来这样，”“先鋒”打断了他的話。“他也許說得对，但是这里沒人用我，你看到了嗎？”

他脫下被汗浸透的衬衫，大家看到了他背上无数道血紅的鞭痕，这簡直是一种无言的、痛苦的控訴。那些鞭痕很象野蛮人的奇怪文身，由一个疯子的手灼在活皮肤上的。他带着痛苦的微笑把衬衫又塞进腰带里，这个微笑也显示出一种秘密的胜利。

“門德茨人嗎？”灰头发的伐木工人問了一声。

“我不知道……我从沒見过他。一个管理人监視着我們，管理人叫孔廸，是个黑人。太阳还沒出来，他就用拳头把我們打

① “先鋒”，負責搜寻某种树木，給跟在后面的伐木工人开辟道路的人。

② 門德茨，玻利維亚的一省。

醒。他总是提着鞭子跑来跑去。他真正是个畜生……"

輪軸因为沒上油，又挂上了尘土，发出了尖叫声；这声音有时使人很难忍受。

"一想到那里的伙食，"那个女人說，"我就要吐。飯是陈玉蜀黍作的，全是蛆，簡直沒有油，光用水。当然还不許人对这說一句話……"

好半天沒人吭声。这个伐木工人的胸部在急促費力的呼吸中一起一伏。拉蒙俯身对他說："泥沼热嗎？"

"可不是，"他滿不在乎地回答說，好象現实与他沒有多大关系似的，尤其是一想起显耀的过去——他还是个好汉，受人重視的伐木工人，原始森林及其坚强的子孙的征服者的时候，簡直更无所謂。而現在，他对工作的漠不关心，正象一个輸光当凈的賭徒，既沒有希望贏錢，也沒有个人的好处，純粹以旁观者的身份混迹在賭場上。他还沒有老，但是他不会再活多久。他一定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以瓜拉尼人慣有的恬靜适应自己的命运。为了使留給他的这点时光不白白过去，他奔往他有过最美滿生活的地方去了；在那里，他的工作曾被公認，那操树木、金錢和生命大权的老板曾經亲自跟他握手。在那以前和以后，他也象所有的伙伴一样，过的都是有工作沒有幸福的苦日子。他与伙伴遭受着同样的煩恼、懲罰和屈辱，甚至感染上热病和上巴拉那地区的无数疾病。特别是这种热病永远伴随着他們，或者把他們永远束縛在他們头一次突然感染这种病的地方。为什么要重視这一切呢？他的妻子两年前去世了，兒女死得更早。他并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死的。肯定是普通的原因：工作繁重，劳苦，泥沼热，肺痨……但是同样遭遇的还有多少人呢？这是多年的往事了。于是他頑强地驅除这些悲慘的記忆。他对于将来也不做任何打

算。时代不同了，那时候他曾經是受重視的伐木工人，每天穩拿十二到十五个比索。只有这一点他念念不忘!

可是沒有人要听他的。炎热、輪軸的尖叫声和不停的顚簸使人疲倦，无心关怀那些与目前的危难毫不相干的事情。車輛勉强通过完全荒废的皮卡德，荒野挾着它那热带的狂暴回到那里，要吞噬这条小径，从四面八方包围侵入者，并最后恢复原来的，仅仅被人类暂时破坏了的統一状态。在矮矮的荆棘从上面有时出現热带王爪龙花，有时出現銀灰色老人鬚的带刺花冠和蕨类的美丽花蕚，这些植物后面到处是丛密的大竹墻发着亮光。

他們坐車走了几小时，炎日的炙晒，車輛的顚簸，对雄伟壮丽而稍嫌单調的原始森林的眺望，使他們筋疲力竭。只有赶車人罵牲口或是一条蛇匆匆往灌木里逃命时，車才停一下。

他們終于到达主要住地——圣克魯茨——的时候，已經是深夜。住地的人早都睡了。他們只好自己在树下找个地方露宿。从附近的原始森林传来奇异的声音，他們疲憊极了，胳臂和腿好象深深地扎入了无数尖針似的。可是最后他們躺在地上的时候，星斗撫爱着他們，沉重的天幕垂在他們的眼皮上，使他們从痛苦中解脫了几个鐘头。

17

它們是灰色的和严厉的。当經理的头从写字台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上抬起的时候，它們十分突然地显露出来。它們注視着这两张脸，可是似乎在探索他們的肌骨、胸部和全身。接着，这两个灰点轉向工头桑显斯，严厉劲兒并沒有减低。

"这兒这两个是干什么的?"

被問的人手里哆哆嗦嗦地拿着一张文件，匆匆地翻閱了一下。

"先生，莫雷拉弟兄。他是阿多尔福。"

經理重新打量了他們一番。他們手里拿着寬边帽，必恭必敬地站在門里。他向后靠在椅背上，用一个瘦骨嶙嶙的长手指指了指阿多尔福說：

"你是伐木工人，对不对?"

"是的，先生。"

"好吧，这要看看情形。在我們这兒你是閑不住的。工資額我們回头再决定。那么那个人呢?"

"我也当过伐木工人，但是摘冬青叶我也拿手。我也訂立的是摘冬青叶的契約。"

"不行，不行！我們这里只需要一个帮助管理巴尔巴庫阿①的。你每月掙五十比索，同意嗎?"

"可我是招来当摘叶工人的！招工人告訴过我，摘二十五磅就可以掙二十五个生太伏。"

"沒有的話，这种位置沒有你的份。你既然来到了这兒，你就必須当助手。你自己打主意吧，但是要快。"

阿多尔福想防止拉蒙发火，赶快說：

"先生，他同意了。我們既然到了这里，还有什么話說。"

圣克魯茨的驕横目光掠过这几个人，掠过墙前堆起的口袋，掠过占去屋子全部长度当柜台和酒桌两用的那张桌子。

"好啦！現在把你們的契約簿給我看看。"

---

① 巴尔巴庫阿(Barbacua)，焙干冬青叶的設备。

两个人从腰际拿出来。是个皱巴巴的小本子，挺脏，边也卷了，这就是决定持有人吉凶祸福的文書。圣克魯茨用湿了的食指翻閱了一会兒。他突然抬起头，一面逼視他們，一面用輕蔑的口吻說："登記得全不对，毫无用处。"

"不过，老板……它是法里納亲自……"

"不要对我說这套謊話吧！我認識你們这行人比你們生身的母亲認識得还清楚。这种阴謀詭計在我这兒使不开了！"

他俯下身去，从文書夹掏出一大堆用細繩捆着的契約簿。他找出两本，不在意地往桌上一扔。

"你們欠我两三千比索哪！"

弟兄俩仓皇失措地互相看了看。他們已經料到不定会上什么当，但是这样未免太过分了。他們欠土耳其招工人那三百比索和喝烧酒，搞女人以及买衣服等等可能用去两百比索，加上航行的船資，已經在契約簿上增加到九百了，現在又变成了三千。圣克魯茨就要他們还这么多。他們要清偿債务，跟这个現在还沒接受工作就已經恨之如恶疫的企业解除契約的希望已經完全粉碎了。三千比索！

"不过您看，这里写着……"

"吓，我哪里管那个！我認为这里登記的尽够了。这是土耳其人法里納跟监工一同給我送来的。这笔款我已經替你們付过了，我現在必須注意怎样把它收回来。难道你們認为你們可以欺詐我嗎？欺詐我！"

"但是……我們領到的这两个契約簿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怎么知道？說不定你們在那里自己写的呢！可是你們得把欠款完全还我，这一点你們只管放心好了！你們听懂我的話了嗎？"

要抑制这种险些气炸了胸膛、并使血液沸騰的憤怒，实在很不容易。他們几乎犯了卤莽，向这两个坐在桌子那面，密切注視着他們的敌人扑过去。控制自己很难，不可言状的难。但是他們已經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感。因此他們压下去愚笨的痛駡，不容激烈的言詞出口，并且低下头去，免得讓人看見暴露內心的炯炯目光。圣克魯茨再轉向他們的时候，两张脸上表現的是徹底服从的神情。不过他是不上当的。

“这些哥連德人，”两人差不多还沒走出屋子，他就对桑显斯説，“完全跟巴拉圭人一样。他們象挨过打的狗那样盯着你，你一个不小心，他們就会突然把匕首刺进你的背脊。”

就在这同一时刻，当他們往門苏伙伴們一起居住的棚屋走去的时候，拉蒙·莫雷拉也正在琢磨：要是他能够把自己的匕首刺在这个經理的背脊上，看着他怎样在地上翻滚……这会象踏死一条蛇那样感到滿足。

18

焙制冬青是老辛福里阿諾的拿手工作，简直沒有第二个，拉蒙就給他当助手。他們沒昼沒夜，在安設巴尔巴庫阿的簡陋棚屋里打发日子。他們每天至多睡两小时覺。巴尔巴庫阿的巨口吞噬的冬青越來越多，爐灶吞噬的木柴也越來越多。这两个神祇并无饜足，他們要求自己的奴隶随时伺候着。他們筋疲力竭，想在几个口袋上側身休息的时候，往往已經到了早晨。可是他們只能合一合眼。当其他的人还都睡着的时候，他們就必須再起來了。虽然两人只各系一条腰裙，还很难忍受那可怕的炎热。

拉蒙是工作助手，也是火夫。他必須及时从附近的森林里取运木柴，烈日下或黑夜里也好，酷热的中午或急剧的热带暴风雨的时候也好，都不能間断。他永远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巴尔巴庫阿需要一种又强又均匀的火力。他选好树干，用斧子砍倒，再劈开。然后才是最麻煩的事：往棚子里运。他得弯腰背七十到八十公斤重的木头。最初那两百公尺还受得了，可是余下的路却非休息几次不可。不消說，休息时并不是完全把木柴撂下，只不过是靠在哪棵树上喘喘气，恢复一下体力。粗糙的树皮摩伤了皮肤，而且旧伤痂常被划破又流起血来。他多么希望躺在地上，忘掉一切，讓这备尝痛苦的身体好好休息一下啊。可是他却象一匹瞎馬似的繼續走，爭取快快地到达目的地，摆脫这个重負。他喘息着，探着头吃力地往前走，总覺得脚底下的地連一步也沒有縮短。他終于来到小棚跟前了，渾身淋汗，象刚洗过澡似的；因为吃力，牙咬得非常紧，費很大劲才使它再分开。要是监工不在跟前，他把木柴投进火爐后，就把肢体舒展一会兒。但也只是一会兒。爐灶在等待着。火是不許减弱的，否則叶子干得不均匀，就有了缺点。拉蒙一块一块地往爐灶里添木柴的时候，火焰的残酷反射火辣辣地掠过他的全身。火舌一个劲地冲上方鉄盘，冬青叶就在那上面焙着。这两个奴隶被牵制在火与冬青之間的无限期决斗中，他們无法解脫，他們象累乏了的瘦牲口一样在压迫者的皮鞭下不眠不休地，夜以繼日地活动着。

19

“禿子昨天一整天沒有停脚，連这些人都打了。他挨着棚屋

串。到处都有血……他揮动他的鞭子足有四十次。"

"圣克魯茨比他还凶。他要打你的时候，照例說：'过来，我的宝貝兒……'"

"可不是嗎，而且他有两根鞭子，一根白的，一根紅的。"

"他管它們一个叫金鞭，一个叫褐鞭。你知道，他們把你綁起来，想懲罰你的时候，他，这个长着两只魚眼的家伙就笑着走过来，然后好象請求允許似的問你：'我的宝貝兒，要金的呢，还是褐的呢？'"

"不定哪一天我来結束这件事！"

"不要干这个。这事跟你的关系还不是跟别人一样！"

"怎么呢？"

一个监工放輕脚步走近前来。他两手倒是空着，可是腰里插着一支新手枪、一柄弯刀和一把銀柄匕首。他那长影一落在他們身上，他們眼里的光芒立刻消失；面容死板板地，一句話也沒有了。别人的心境，拉蒙·莫雷拉是沒法子知道的。不知是誰慢声慢調地唱起来：

……你希望什么，我給你，
你可什么也不要报答我……

六弦琴的声音柔和而动人。接着它也不响了。大家輕声談話。他們坐在开設在一个較大棚屋里的娼家的阳台上。这个娼家只有唯一的一間屋子，里边摆了四、五张床。屋里充滿討厌的汗臭和便宜的脂粉味。門苏們不大跟女人交談。女人只有少数几个，而老鴇是个平凡的哥連德女人，嫁給这个冬青区的东家了。她不容她們休息，用眼睛，必要时也用鞭子指导她們。她同时也刺探契約劳工的談話，这些人在欲望解决以后的情緒中都

喜欢彼此談談心。

赶車的人还保持
他那談情說爱的生活……

拉蒙·莫雷拉在离开棚屋系腰带的时候，在昏暗中碰着一个四仰八叉躺在地下的人。他弯下腰去，馬上有股酒臭冲进他的鼻子。

誰在白天赶車，
夜間就要作乐……

这时候他发觉那个人在哭泣。"你在这兒干什么？說呀，为什么老是哭呢？"

醉汉挣扎着坐起来，紧靠在拉蒙的两腿上："唉，莫雷拉！你以为我喝醉了嗎？我哭是因为窝心，实在窝心！我从波薩达斯带来的老婆弗蘿拉，你該認得吧？他們把她給搶去了，老兄，他們把她搶走了，他媽的！"

"有这等事？喂，那就談談是怎么个情形吧。"

这个人刚要开口，但是連連打了一陣嗝，沒能說出来。从阳台上传来歌手的漸漸消失的歌声。阿亚拉終于吐出了自己的痛苦。

他們刚到这里不久，經理就看上了这个体态丰滿的巴拉圭女人。有一天，經理把他找了去，要求以五十比索的代价把她卖給他。他十分客气地拒絕了这个无理要求。从此他們对待他便越来越坏，无論干什么，监工总要找个借口懲罰他。

有一天，他們打发他到森林里去把一棵粗树干砍成一个飲牲口用的水槽。他受到一种可怕的預感的驅使，双手飞快地工

作着，因此，这件别人需要十天的活兒，他在五天头上就做成了。但是他們又交給他各式各样的活兒，使他多耽擱两个星期不能回家。他突然回到家里，一进門不由得就楞住了；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証明了弗蘿拉对搶匪进行过徒劳无益的抵抗。后来他听說圣克魯茨把她在他家里扣留一个星期之后，送进了妓院。他还大胆找經理去理論。

“你这蠢东西，跟我在这兒瞎說什么？”圣克魯茨說。“你要这么着，我可要你的命！”他还說：“嗯，她在波薩达斯难道不是混过事嗎？”

“不过，善心的主人，那到底是另一回事。她在这兒可只跟我过日子。你們也知道老婆是什么……”

“住口！我告訴你……你馬上滾开这兒。要是我再有一次在管理处附近逮住你，我就讓人狠狠地抽你一頓鞭子，然后送你到隔离棚屋里去……滾蛋，該死的东西！”說着，还使劲打了他两下，現在他还渾身生疼。

拉蒙不知什么叫“隔离棚屋”。阿亚拉告訴了他。那是隔离很远的一个棚屋，归一个叫阿納斯塔修·拉米雷茨的討厌家伙管。这个棚屋秘密盖在原始森林的深处，离大居留地有四十二哩远。所有违抗的人都被送到那里去，送去的人誰也沒再見过。契約劳工們都曉得这一点，因此阿亚拉战战兢兢地反复說：“誰也犯不着为这个受懲罰……”

他今天晚上来是要跟弗蘿拉再見一面。他衬衫里暗藏了一把刀，想杀死她，免得她再給别人尋欢取乐。“老兄，我們巴拉圭人要不喝酒，什么也干不出来，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所以我就喝了些燒酒来壮胆。沒想到这燒酒讓我倒了霉。”他的刀子被人家发現夺走了，还挨了一頓毒打。現在他意气消沉，滿怀痛苦地躺

在这里，依靠夜的庇护，他的血滴跟抚慰他的青草上的露水混合起来。大自然的力量挽救了他，因为大自然把他这个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人还当人，当个神圣的生物尊重。拉蒙·莫雷拉用一只手抓着他的肩窝，搀他站起来，慢慢地象領生病孩子似的領他离开。他的乐助热忱，由于对伙伴悲惨命运的特殊歉疚之感而更增强了。因为他突然想起自己刚才还拥抱过的，实际上并沒有仔細看的女人，必然就是巴拉圭女子弗蘿拉。

20

阿多尔福被分配去的小組在原始森林深处，在这个冬青区的另一端。拉蒙常常問自己，是不是人家故意把他們分开的。工作沒有任何时間表的限制，从星期日干到星期日，沒有休息，甚至下多大雨也不例外。起初，他对一切还不熟悉的时候，有个姓阿累格雷的人輕声对他說：“我的朋友，有什么可說呢？只要不生病，就得老干，不用想别的。只要天沒黑，就得老干，不用想别的。”

阿累格雷經常縮着脑袋，仿佛随时都在防范不意的打击，装滿冬青捆的車子到来的时候，他負責把这些捆卸到巴尔巴庫阿那兒去。他用双手抱起一捆，喘息着急急往焙干設备走去，好尽速地摆脫重負。有时因为用力过度，几乎要昏过去。但是监工經常在跟前，因此連喘口气兒的工夫都沒有。这次卸完早晨运来的冬青以后，好不容易得了个机会。沒有监工在場，阿累格雷就躺在拉蒙旁边复盖一层綠叶的地上，用围巾擦干了汗。

“这里是地道的奴隶境遇。但是我如果告訴你……我在巴

拉圭的河岸上馬提奥达的手下干过活兒。我們每月挣二十五比索。太阳一出就动手干。誰要不絕对服从，他就臭罵一顿。因为天黑了我們想收工，他大嚷大叫說：‘只要眼睛看得見手，就得干！’”

他沈思地打量自己那双手，好象手上还留有什么紀念似的。

“那是一个坏蛋，一个眞正的畜生……”

老辛福里阿諾正在巴尔巴庫阿上焙烤冬青的方鉄盘跟前站着。他一面听，一面做活。他經常是这样：平心靜气，考虑着，忍耐着。

“我当过脚夫。他媽的，我的腎疼病就是那时候得的，总也好不了啦。一鬧天，簡直就沒法在潮湿中活动，更不用說背东西了。眞讓人灰心。但是馬提奥达手里拿着鞭子站在河岸上：‘喂，只要还出汗，就死不了人！’而且那兒經常是这样。”

拉蒙已經习惯了这項工作了。他抓起一大捆冬青，輕飄飄地扔在巴尔巴庫阿上，老辛福里阿諾接着馬上把冬青叶攤开。拉蒙問道：“你在那里呆了很久嗎？”

阿果格雷点了点头。“一年半，也許还多。后来我就逃跑了。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跑到阿根廷那边，打算到塞貢陀港去。我刚跑进森林，一个监工和两个契約劳工就遇見了我。他們已經接到巴拉那姆布的通知：‘今天夜里有两个人逃走了。如果你处发現他們，可就地枪杀。’”

阿果格雷在棚子的敞着的門內立定，向外望着。拉蒙从自己蔭暗的位置看到：他那駝背在日光照射下清楚地隆起，恰象一个大蜘蛛漠不关心地在自己网里休息，对这許多恐怖和无意义事情的一成不变景象毫无感覺。他一动不动地楞在那里，陷入沈思中。

"那么以后呢？"

"阿果格雷微微咳嗽了一下，似乎助手的好奇心使他突然感到不快。于是他侧着半个脸对拉蒙說："我总算侥幸逃脱了。我不知道同时还有一个人逃跑。当天夜里在他往阿根廷岸边游泳的时候，他們发現了他。他們朝他开了三枪，就完事了。跟我打交道的这三个都是好人。他們听任我跑，我就繼續逃走了。好朋友，那眞是倒霉！……但是如果我告訴你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他突然住了口。他看見远处有一个监工走来，馬上害了怕，头在两肩之間縮的更深了，他似乎希望躲开光亮，走了出去。

棚里的热带早晨的沈默，以其沉重的苦难，复盖着每个声响，什么也打扰不动它。冬青叶有时在老辛福里阿諾的两只光脚下发出沙沙声，仿佛对他的践踏进行抵抗。正是这种不明显的声音才使人意識到自然和人类的絕对寂静。拉蒙本想要跟老辛福里阿諾閑談。可是他又認为不可能打破这种沈默，尤其是对方正頑强地繼續在工作，好象他担心，即使把自己的工作仅仅中断一会兒，就永远不能复工了。他用緩慢、匀称的动作鏟那些叶子，把它們分攤在整个盘面上，并且注意不讓它們焙的功夫太大。他在这狹窄范围內的动作非常象一只被圈起来的野猫，不断在找寻格子籠的出路。拉蒙注視了他一会兒，他正安稳地准备給綠冬青叶加水，然后焙干它。棚子有个当門用的口兒，一群蚊子和一个大馬蝇随着耀眼的阳光从那里涌进来。馬蝇落在拉蒙的臂上，他不在意地招死了它，就又繼續愉快地工作了。

侵　略

我們采伐太古时代的森林，
沿着蜿蜒的河流修堤壩，在森林深处开矿，
测量辽闊的大陆，犁耕处女地；
先鋒啊！先鋒啊！

——华尔特·惠特曼

他們是什么人呢？是哪位女神賦予他們这种少有的大胆、难以理解的勇气和創造的天才以及坚忍性，使他們能够历原始森林的无数危險并克服这些危險呢？是誰賦予他們力量使他們坚持一种結果多半是失败和死亡，而幸福、成功和富足則十分渺茫的企图呢？他們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既坚強又难测。后来人們称他們为英雄、先鋒、祖国的优秀兒子。另一些人却管他們叫強盜。可是他們对这些毫不考虑。他們頑強、果敢地前进，不断地前进，他們脚步走到哪里，疆土就算开拓到哪里。他們眼睛里閃爍的一种火焰，是他們坚定不移的意志的信号。他們是一个教会的騎士，他們沒有国籍、沒有标志，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是一座巴别之塔①，一切民族都参加了它的建筑。是一支沒有紀律沒有司令的軍队，采用簡单战术，只知道一个口号：前进！他們象个匪帮一样，沒有天良，貪得无厌，彼此为敌。他們来自各个君主国家。其中有巴斯克人②、德国人、巴西人、法国人、巴

① 彼此語言不通的意思，見《旧約》《創世紀》第十一章。

② 巴斯克人：比利牛斯山西部古老民族，共約六十五万人，分住法国和西班牙境内。

拉圭人、意大利人和阿根廷人，还有几个英国人。他們几乎全是皮肤經过风雨鍾炼的孔武有力的汉子，饒嘆客和十足的酒徒。这个是工程师，那个是植物学者，第三个是水手；但是大多数沒学过一点眞正东西，沒有一定职业。他們的唯一的共同目的是弄一份財产。他們希望变成有錢有势的人。因此他們抓任何工作，求各种职业的知識。他們今天去砍开皮卡德，明天又去打猎，发明，鑽探，測量，与印第安人、野兽和热病搏斗。他們是医生，是战士，又是外交官和走私者。他們坚持他們自己从不重視的法律。他們一旦有了成就，一旦发現了巨大的处女冬青林，立即建立庞大的工业企业，剝削成千上万个契約劳工，变成最狡猾的現代奴隶主。于是他們取得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被接待在沙龙里，他們支持总督，他們与布宜諾斯艾利斯，亚松森和里約热內卢的权威人士交往，与巴拉那、里俄格兰得和圣加塔林巴的官厅保持联系。不过直到那时候，他們依然是純粹的冒险家。他們到处流浪，听天由命，吃不好，睡更不安，永远不休息，永远受发財致富的貪欲驅使，受伟大的命令"前进！"的督促。他們是侵略美洲的那些大桡战艦上的奴隶的直系子孙，或是另换两个字，說他們是"先鋒"。实际上这一点是沒人曉得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們在尋找矿产。不过他們找的既不是亮晶晶的白銀，也不是在脏砂中閃閃放光的黃金。酣睡了多少世紀的鉄、銅或錫之类的东西，自然更引不起他們的注意。他們都是务实的人。他們知道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开采貴金屬是不合算的，何况他們还不能肯定究竟哪里有貴金屬。他們的矿产不在地下，不是藏在必須通过地下坑道和使人害怕的隧道才可以到达的岩石

里。它們当然是隐藏着的，不过是在原始森林的深处。它們大批在亲切的太阳下自由、自然地滋长着。它們的隐藏处是无边无际的原野。要想到达它們那里，必須彻底了解大自然，用弯刀在原始森林里一公里一公里地砍开窄小的皮卡德。目标是冬青林，是那些树皮白、枝干細长往往已經长了一百多年的大树。它們高达二三十公尺，因此可以高临其他植物之上，饱受阳光。它們的形状象新奇的橙树，但是仔細观察就会看出叶子完全不同。冬青叶很象石櫟的叶子。把它磨碎时，涌出一种袭人的苦味。

那些鹵莽、狂妄的人为这种树睡臥不安。他們为了它要跑几百里路，横渡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的河川、大草原和森林。他們为了它在阿皮佩的急流和伊图察因古的險路許可的范围内溯“大路”而上，大胆进入上巴拉那的魔化地区。他們緩慢地艰辛地侵入原始森林，往往一天只走一哩，有时甚至还要少。在这里，他們必須自己动手砍开狭窄小径，只能象印第安人一样，一个人一个人地徒步行动。在他們以前还沒有人进入过这块地方。他們是“先鋒”。大块的粘土粘在他們的靴子上。树枝形成一堵坚牢的墙壁，会刺破脸，挡住胸膛。脚下石头乱滚，棘刺撕碎了衣服，深深地扎进皮肤。但是不能退却。在一切沒有水落石出以前，必須繼續前进。他們或者象冒险家約奥·布里托斯所遭遇的那样因疯狂而丧命，或者象圣多斯·岡察累茨和很多别的人那样害热病死掉，或者象尤安·馬塞納那似的神秘失踪（多半是落在图皮人或是布格雷人手里），才会停止前进。此外，如费里佩·法馬倫·路易斯·阿雷夏、卡尔济斯·博塞提、約翰·布腊依斯和其他很多人的运气就较好。可是大多数名字已經湮沒无聞。还留在人們記忆中的只有少数人，例如博塞提，依瓜苏河① 的一部分大瀑布以他的名字命名。其他的名字是在本人死

去后在受苦受难的契約劳工的記忆中作为恐怖象征繼續存在着。总之，烟消云散的居多，經得起时間考驗的則寥寥无几。

21

老板过生日，放了一天假。这是自从拉蒙在这个企业作工以来第一个假日。

下午天气悶热，空中充滿了蚊群的嗡嗡声。发亮的大蝴蝶鼓起翅膀在五色繽紛的花草中飞来飞去，而茂密的羊齿因为迫切需要水分，枝叶都向地面垂下来。

拉蒙在深思中，一声朗笑吓了他一跳，这时他才发覺自己离开加拉尔察的棚屋只有几步远。棚屋頂上复盖的是棕櫚叶，叶子几乎下垂到地。大部分叶子是枯干的，发黄的，可是上面又压了一层鮮叶，以防雨水从縫隙漏进去。几个契約劳工在小屋旁边站着，正对他們公認的笑話大王阿納斯塔修的笑話笑个不停。

拉蒙走近这个棚屋。加拉尔察躺在一张棕櫚叶的席上，盖着几块毯子。他的眼睛象玻璃，面孔消瘦，身子因为瘧疾发作，哆嗦得很厉害。

“三天了，他老是这个样子。他已經不認得我了。”阿梅莉亚悄悄地說。

她蹲在床边，攪和着罐子里热过的湯剂。拉蒙从那次跳舞以后沒有再見过她；他突然痛苦地想起她那次跟法莱罗到棚屋里去的情形。这女人低下了头，似乎她心中也引起了同样的回

① 依瓜苏河，巴拉那河的左支流（在巴西南部），长1320公里，有高52公尺长3000公尺的維多利亚瀑布。

忆。她很想説点什么来开始一次談話，可是她一时想不出，于是拉蒙又走了出去。

这一天，大家因为疲倦，都很貪睡。火热的太阳照在路上，晒在每块石头、每块干木头和紅色的土地上，因此男人們都願意躲在树蔭里。洗衣妇馬努埃拉在炭化了的小葫蘆里准备了冬青茶，讓她的女兒維吉尼亚依次递給大家。她的子女活着的只有这个姑娘，还是个白痴。維吉尼亚好几次沒留神，把冬青茶弄洒了，还不断滴落在人的手上。每个人喝冬青茶都有自己的方式：老辛福里阿諾是慢条斯理地吸，就象他有几年功夫似的；他从容不迫地吸出茶底，嚥的时候喉嚨发出咯咯的声音。别的人則是狼吞虎嚥，簡直連味兒都尝不出来。有的人把冬青茶葫蘆当热水果，象享乐似地紧捧在手里，最后才带着恋恋不舍的神情递出去。拉蒙又热又渴，因此屡次往冬青茶里添水，已經泡得相当淡了，他也沒有意見。混血兒卡尔多薩靠在一棵树干上，臂上托着一张六弦琴。琴声有力地在树梢間震蕩，那里的叶子已經被太阳晒得发了褐色：

我是一个穷契約劳工，
为了打发日子，
从巴拉那姆布来到这里，
我是一个穷契約劳工……

大家都知道他的詩句是自己編的，因此很欽佩他。每个人都受到感动，覺得喚起了一些回忆，使自己高兴并得到安慰。

拉蒙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注視着象一条紅带子似的道路，道路在不远的一座小山脊后面不見了。一只向他鼻子前面爬来的螞蚁也是紅色的，它那畸形的后身和奇怪的小脑袋遮住了整

个道路，所起的作用跟后面的树木和前面阴凉里吃草的牲畜一样大。这个小动物一移动，简直可以遮蔽整个地平綫。可是就在这时候，还有另一种东西在路上行动，它很快显得更大了，已經可以看出一双盖满灰尘的靴子。拉蒙好奇地半坐了起来。螞蚁抽縮成一个小点。与它相反，道路却长大了，恢复了正常大小。这时他也認出朝他們这一群走来的是个外人；他是工头法莱罗。他們几乎全都站了起来。卡尔多薩停止了歌唱，心不在焉似地拨弄着琴弦，一个音也听不出来。法莱罗装得很亲热，跟所有的人都打招呼，竭力显出高兴的样子。但是所有的人見他一来都变哑了。

"維吉尼亚，你好嗎？"他一面問，一面拍了拍这白痴的背脊。

可是，自从那次她在河边被他摔倒以后，她一想到他就只有害怕；而且这种經驗本身对她說来并不新奇。她下嘴唇搭拉着，两眼无神，行动沒有意識，使人一見就起反感，但还是随时有契約劳工勉强跟她糾纏。不过糾纏也沒有什么結果。"跟她沒什么好玩的，"他們玩弄这个可怜的痴子觉得慚愧，事后都这样說。契約劳工們对待她都很稳重体諒，而她自己从沒有适当地意識到这一点。法莱罗就不是这样，因为她本能地加以拒絕，他就打她，打到她不抵抗为止。她那可怜的头脑已深刻地印上了这可怕的經驗。只要一見法莱罗的影兒，她就已經惊慌失措。现在他要撫摩她，她不由得哆嗦得很厉害，并用双手捂着脸。大家都有一种不快的感覚。最后法莱罗問道："加拉尔察呢？"

老辛福里阿諾答了話。

"他在这兒，病势更严重了。"

"看看他，"法莱罗一面說，一面向小棚屋走，高兴的是临时强作亲热的把戏已經很好地应付完了。他平常呵斥或用鞭子帮

助門苏們惯了，对他們一换个样子，就覺得很不舒服。他在門框里站定，等眼睛能在昏暗里看見东西，然后走了进去。

这些人陆續走散了。有几个伴随着卡尔多薩，他还要在离开路有一公里远的几个赶車人的棚屋里演奏。幸福里阿諾睡着了。馬努埃拉和維吉尼亚带着几捆脏衣物往河边走去。人差不多全都离开了。拉蒙不願意再躺在草里假寐，他慢慢地站起来，眼睛并沒离开病人的棚屋。法莱罗才进去一会兒功夫，可是拉蒙覺得已經很久了。拉蒙試图想点别的什么，但是办不到。他終于慢慢地走近垂到地面的棕櫚叶屋頂旁边，他用不着进去，他站在这里就看見加拉尔簝一直还蜷臥着，一面断断續續地說些不相干的胡話，一面嘴唇上滴落一种深色的粘液，仿佛整个生命也在随着它逝去。法莱罗已經扑在病床旁边的阿梅莉亚身上，一面吻她，一面用他一只大手貪婪地抓着她的胸脯。她怯懦地掙扎着躲避这个狂暴的嘴，摆脫这个使她弯腰到地的身躯。她突然看見了拉蒙。法莱罗顺着她那吃惊的眼光回头一看，馬上閃开身子。拉蒙确知他們已經認出自己以后，就走到旁边去，双手插在褲兜里，不慌不忙地离开了。他不用再回头看，就知道监工已經离开这間住着垂死病人的小屋，一定又走上了象条紅带子似的道路。

22

"我那时还是个小孩，但是个真正的恶魔。我干什么事都沒有厌煩过，在家里誰也不理我。我們那时住在拉斯来那斯港，紧靠坎德拉里阿①。从那里逆流上駛几小时，就是圣依格那西奥。

你熟悉那地方嗎？那地方現在有无数企业，人工栽种的冬青树。情形跟我們这兒原始森林里不同。在那里，那灿烂似金的土地上有无尽头的矮树林，你可以尽情地看，簡直会累得你眼睛生疼。当然他們那时还沒有开始栽种……”

洛倫佐的声音从分隔他們的沈默黑暗之墻直灌进拉蒙的耳鼓。天气已經凉了，拉蒙尽可能地用毯子把自己蒙严。虽然如此，寒气还是跟那个人的高談闊論一样侵袭着他：“我到处乱搞，調戏姑娘，偷鷄摸狗，无所不为，可是最大的乐事总得到采叶工人来到的时候才有。你知道，那些人刚从招工人手里拿到錢，自以为很了不起。我看見他們围着紅围巾，头戴宽边帽，穿着新靴子和邦却，当着女人昂首闊步地走来走去，于是我也希望当門苏。我問一个門苏，他对我說：‘我們干的事非常簡单：欢乐，挣錢，过好生活。’我当时受到鼓舞，于是十二岁就出了門……”

对寒冷和話声，拉蒙一样也摆脫不掉。他对这个一向非常緘默的大个子今天这样多話感到奇怪。他成天一句話不說，至多簡短地問候一声，而且他一向不是逢人問候。他身材高大而細长，恰象一棵拉帕肖树。他非常不爱說話，好象經常在考虑自己的巨大体力。

“……后来我問究竟怎样挣到錢。他們告訴我說老板发錢，于是我就去了。他們把我送到塔库鲁一普庫。那里是一片大森林，只有針叶树和冬青树。每二十五磅冬青叶我挣三十生太伏，但是光伙食就得花去二十生太伏。那时我还小，这么重的活簡直把我累垮了。以后我只摘柔軟的嫩枝，为的是省点劲，但是我的秘密每次都被他們識破。那种生活眞艰苦、悲慘……”

---

① 坎德拉里阿，在波薩达斯上游，約距二十公里。

洛淪佐好象住口了。静默了一会兒：只有倫德罗的鼾声和另外两个与他們同住这个棚屋的契約劳工的响亮呼吸声还能听到。

"……森林里豹很多，我非常害怕，因此我从不离开别人很远。我把冬青装在大围巾里，凑足十或十五公斤时，我再倒出来。收获时期有……等一等……嗯，大概有九个月。接着就給大家結了賬，也包括我在內。你猜猜我得多少錢吧？四比索！这就是我在这么长时間內的全部报酬。結賬以后，大家紛紛到村庄里去寻欢取乐。不消說我也想一块兒去，因此請求支預付金。因为我已經十四岁，而且是个棒小伙子，所以借到五百比索。那些日子倒是挺快乐！"

声音带着一种醉心的抑揚。他們忘了睡覚的人，兴高采烈地叙述着光荣的往事；說話声音更高了。

"我簡直跟疯了一样。七天功夫我就把所有的錢揮霍光了。我每夜換一个女人，专找那些又高又胖的；她們对我也有她們的快乐。我自己买了一些衣物，还买了各样东西贈給契約劳工、姑娘們和老人們……可是我最后必須再回到森林去。后来这些事情的結果并不好……"

拉蒙突然发現洛倫佐現在特别爱說話的原因了。他們是在一起度过这个星期日的；他們回家的时候，每人在衣服里藏了一瓶燒酒回来。这个大个子正在喝干他那一瓶。听得見象有人在水里拍濺似的嘟嘟声。拉蒙被这个情况感染，也把自己那瓶放在嘴上。

"他們派一个监工紧盯着我們。他是个印第安人，名叫卡棕帕。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一个下賤奴才！他不停地催逼我們，簡直把我們全弄疯了。我的两膀因为沒完沒了地掄弯刀，累得

半麻痹了，于是我决定开小差。那是我头一次开小差……我一共开过十二次。你知道，我不开第十三次是不会感到满足的……"

拉蒙知道他的朋友右嘴角有一个疤痕，那是被一颗子弹打的，連他的上門牙也打掉了。他們刚一認識，拉蒙就問过这一点。洛倫佐簡短地回答說："他們从側面朝我开了一枪，子弹卡在我的舌头底下了。但是我当时非常憤怒，我用匕首在他們身上扎了七下以后，他們才把我制服。"拉蒙覚得这个疤痕就在自己眼前，它象一团孤独的火在原始森林中間燃燒。洛倫佐笑也好，哭也好，这个疤痕必然隨着动作而震顫。不过这当然是胡思乱想，洛倫佐是从来不哭的。疤痕在洛倫佐的臉上过着一种富有效果的特殊生活。說不定它就是他的力量的秘密之一。他現在公然声音驕傲地談他那十二次开小差的时候，这疤痕必然在上嘴唇显出兴奋的神情。拉蒙在想象中看見了它，因此覚得正是这个疤痕打开了这不幸而难看的嘴，使这个門苏繼續談下去。

"我往四外看了看，然后就在濛濛亮的时候逃走了。我用一条小毯子包了一些干牛肉、一条褲子和两件衬衣。我必須象猴子似地攀下一个石坡，而且手里的弯刀一时一刻也不能放下。事先大家都說那块地方有一只黑豹出沒，所以我担着心。但眞正的黑豹却是卡察帕这个印第安人，他突然在路上閃出来。而我呢，因为路不熟，竟鑽进了他自己的洞穴里……"

只要两个門苏凑到一块，为什么一开口馬上就是逃跑的問題呢？这是不可避免的。拉蒙自从来到上巴拉那以来，也始終沒有放下这个念头。

"这个监工的棚屋对面有个小棚子，你知道嗎？那一夜我就睡在那里，直接在他的鼻子跟前。当然他还一点不知道我开小差的事，而我作梦也想不到这恰巧是监工的棚屋。好吧，第二天

一清早我又上了路，他带着两个人随后赶来。现在追捕开始了。我知道如果我們眞的干起来，那一定得死掉一个。我鑽进森林里飞跑，他們在路上紧赶。因为是下坡路，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观察他們。他們得停下来，吃点东西，睡会兒觉；我就在这上头占了便宜，整整三天我可以說什么也沒吃。有一次我从森林里出来的时候，險些跑进他們的胳膊里；幸好他們正談得起劲。想起来眞还有后怕！这时我更加警惕了。我終于来到河岸，求一个人用他的小船把我渡过了河。当卡察帕来到河岸問那人是否看見我的时候，他說沒有。我就是这样得救的，因为这个印第安人以为在对岸还可以追到我。当时我十六岁。那是我头一次开小差。但是……伙計，你睡了嗎？”

沒有，拉蒙不但沒有睡，他反而在想这大个子眞是又聪明，又老練。他講得多眞切……讓人听了好象身历其境似的。

“另一次是在巴拉那姆布，对手是馬希达。你从近处看見过毒蛇的眼睛嗎？馬希达正有这样的眼睛。冷酷，狠毒。誰要是敢反对他，誰就算判了刑。我們都知道，森林里各处扔着很多死尸，因为怕鬧鬼，誰也不願意单个兒到那里去。我那时当采叶工人，有一天，我无意中离开了别人，愈走愈远。夜突然降临了，我只好睡在一棵树上。我迷失了方向，除了等待天亮，沒有旁的办法。天亮以后，我用弯刀砍出一条路。我忽然听見喊叫声，走近一看，你猜我看見了什么？一个契約劳工，他被他們十字形地釘在一棵树上了。他的手脚都被他們穿了窟窿，綁上了鉄絲。他已經这样吊了两天。由于疼痛，再加上失血和害怕，他已經半死了。后来他告訴我是馬希达打算用这个办法干掉他，好霸占他的老婆。我考虑为什么馬希达不干脆用一顆子弹結果了他呢。但是他不这样做，他要把他慢慢地折磨死！野蛮的残暴！我把

这个最可怜的人在身旁收留了两个星期，但是他害怕得很，沒等伤口好一半就逃之夭夭了，此后我再也沒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我发覺馬希达开始怀疑我的时候，我就逃走了，但是这个猪驅使他的猎犬追我……"

拉蒙想到阿梅莉亚。他无論如何也要得到她，如果他不赶快下手，法萊罗就要把她搶走了。他竭力想象法萊罗，想他那皺巴巴的羊头，为的是能够更深刻地仇恨他。但是朋友的話声带走他的思想，于是他面前看見的还是大个子洛倫佐，

他来到巴拉那河岸。他胆战心惊，三番五次地朝四处张望。他背着一个小包裹，包裹上还綁着一只六弦琴。他把这两件东西藏在树丛里，身子累极了，一下子倒在白砂灘上，可是他睡不着。他身子黑，地色淡，衬映得太明显。就在这时候，他听到远处有动靜，就猛地站了起来，翻身跃进河里，潜入水中不見了。这条"船"一动不动，不給那些偵察的眼睛泄露一点痕迹。原来这时候好多个武装齐全的人已經走上了河岸。他們一面搜查陆上，一面注意观察河里。听到这里，拉蒙在自己床上战栗着，連呼吸都停止了。但是講故事人的声音緩和了他的激动：这些人已經疲倦，他們离开这里，到别处繼續搜查去了。

"我三下两下造了一个小木筏，就用它冲到河里。但是它不頂用；我把包裹放在一头，不是那头沉下去，就是这头高起来，讓我泡在河里灌几口水。眞他媽的别扭。好在是黑夜，我盼望能到阿根廷河岸不被发覺，这就行了。我不能錯过这个机会……"

法萊罗的手抓着阿梅莉亚的成熟的果子似的胸脯那一幕刚一閃……洛倫佐在筏子上搖晃着划往对岸的一幕又遮蔽了它。他只看見这个大个子还在夜間的黑暗中与怒涛澎湃的河流搏斗，黑暗不知道是应該保护他呢，还是把他推下水去。水流以可

怕的威力扯紧易碎的木筏。他有时睡着了，但波浪的潮湿一再拥抱他，把他拉回現实里。他觉得很冷。他現在靠近河岸了，就拚命地游，把筏子拋在后边。他終于脚踩着河底，登上陆地，从湿透了的包裹里取出一条毯子和一件邦却，火柴也全湿了。他躺在地上，精疲力竭，馬上就睡着了。

拉蒙觉得自己的呼吸与这精疲力竭的大个子的呼吸是多么諧調。大个子的外貌把森林的禽鳥吸引来了，它們好奇地盯着他那滴水的头发，对这种奇怪的現象感到惊訝。

"最糟糕的事还在后头；当我醒来的时候……"

他本以为已經来到卡腊瓜台高地，离开追捕者有四十或四十多公里了。他开始沿着河滨跑，后来遇見一个监工和四个正在河畔运木头的工人。他向他們打听，可是他听見他們的答复时，簡直不願意相信。原来他現在在納孔代港，离开他开小差的地方还不到两千公尺！这次心神不安的夜渡，几乎把他送进了追捕者的罗网！

"'老板，請您原諒，'我对监工說，'这怎么可能呢……'听我这么一說，他們象瘋了似地嗤笑我。而我也实在难以相信，过了一整夜的河以后还在这么近的地方，而且是在巴拉圭的同一河岸上……"

"那么以后呢？"拉蒙完全被这冒险事迹迷住了，几乎成了自己亲身的遭遇。"那么以后呢？"

"我撒了謊，告訴他們我是从巴西的特雷斯德馬亚港来的。我怕不这样說他們会把我移交給馬希达，因为遇到这种事他們差不多总是这样处理的。"

拉蒙舒了一口气，現在他的朋友已經得救，他又可以对阿梅莉亚作好梦了。但是不成，他看見的只是她跟法萊罗一块兒在

棚屋里的那个丑恶場面。因此，他宁願問道："那么……你以后留在那里了嗎？"

"沒有，我怎么会留在那里。后来……"

后来是重新訂了契約，有了新的工作，遇到新的不公平，又重新逃走了。他已經逃跑了十二次，他还决心要进行第十三次。这情况好象一种兴趣，但是他可以滿足它。十三次逃走，一次少不了！他的嗓音已經被燒酒弄得有点喑哑了，可是他仍然繼續列举日期和港口，提名指姓地咒駡，述說历險事迹……

"去年冬季在依斯提塔……三年前，在塞貢陀港……在巴拉奈的一段历史最混乱……那个管理人是一只卑鄙的狗，他們管他叫畜生……"

他想出一切可能的方法到处开小差。有一次藏在小車上冬青口袋中間。徒步，駕小舟，泅水，或者从新的人迹罕到的道路穿过原始森林，都是他常用的逃走方法。他多半利用黑夜来掩护，但为了蔑視一切监工，也有一次在大白天亮就走了。他戏耍了上巴拉那所有的追捕者。他为了逃脫阿根廷的老板們，化名轉移到了巴西；为了逃离矿山的工作，去过巴拉圭；当巴拉圭的企业家們想要他的命时，他又回到了米修內斯。他自己覺得是无敌的；能够逃走的坚定信念使他在高兴逃走的时候总是成功。十二次了……

"要是我从这兒逃走得了，就算实践了我的誓言。然后我到波薩达斯附近的一个人工栽培冬青的新企业去，就算退休了。我对不断的流浪已經厌倦了……但是我必須先离开这里。"

拉蒙明白洛倫佐正在計划逃走。他也很想开小差。洛倫佐在講故事中已經暗示邀他同行。洛倫佐沒有更有效的法子証明对他的相信。拉蒙叹了口气，他此刻正在打阿梅莉亚的主意。他

想从法莱罗手里夺到她，使她属于自己。因此他一言不发，听憑机会逝去。他們关于具体事情連一句都沒有談，仅仅是这个默默地問："你同走嗎？"另一个回答："謝謝，老兄，我現在不能……"更多的話是不必要的。两个人这样也尽可以彼此了解了。

拉蒙在入睡以前打算安排一个計划。他自言自語說："我明天就去……"但是疲倦战胜了他。他作了一个恶梦：酒醉的监工們射击阿梅莉亚、洛倫佐和他同乘的一只小船。他們拚命地划，越划越快，可是水冲击他們，吞噬他們。他手臂挽着阿梅莉亚，他們紧紧地拥抱着……

几天以后，他听到了一切詳細情况。跟洛倫佐一同逃走的两个人落在后面了。洛倫佐走回头来，打算帮助他們。就在这时候三个人都被包围了。大个子头上中了两弹，胸部和腿上还中了好几枪，可是他直到最后的片刻还揮舞着弯刀，試图自卫，然而已經晚了。他在被包围以前，已經扼死了三个追捕人。人們在他的一个衣兜里发現用繩子綁在一起的十三个契約簿。拉蒙想起洛倫佐希望在这末次逃走以后过一种安静的生活。他的希望失敗了，虽然他現在也已得到安息；他头上带着两顆子弹，永远安息了。

侵　略

……早在对巴拉圭作战結束和撤除恩卡納遜和塔庫魯—普庫之間边境的严密警戒之前，就有一些大胆的，有事业欲的人发起一种狂热运动；这些人不顧一切危险和困难，勇敢

地突进原始森林……

这些勇敢的先鋒，在这項工作中做出的个人努力，对米修內斯的貢献很不小……

（摘自一份記录）

必須达到目的。光荣就在这无限痛苦之后，也就是說，在未开发的冬青林。因此这些失掉理智的“先鋒”循着他們的途径通过荒野老林，那老林里甚至中午还到处漆黑，每隔五十或一百步才有少許阳光从茂密的枝叶間透入。他們弯刀不离手，一个劲兒拚命地掄，树被劈开，流出褐色的汁液。他們就这样有时找到所渴望找到的地方，找到深綠色的巨物。于是困苦、牺牲和努力都得到了报酬。一切辛苦应得的果实都在这里，一切幸福和財富都在这里招手。那是多么令人陶醉啊！波薩达斯的，亚松森的，总之，各地的商人都願意提供任何貸款。最漂亮的和最可爱的女人都自动地給一个新的施主送上門来。可是采掘刚一开始，就露出失敗在邇的朕光。預期的“金矿脉”不过是几百棵树。失敗的人剩下只有两条路：逃跑和自杀，或是从新探索。这种生活每天都在发生。

可是，也有些人真的遇到童話般丰富的“矿山”，它的面积达几十平方公里以上。这幸运的冒险家立即进行相应的准备。征雇上千的工人。給牲口和两輪車开出长长的皮卡德。購买了船只、車輛和牲口。单是准备工作就耗去几千比索。这时候另一个“矿山寻覓人”听到了这項秘密，他也向这新发現的冬青林插手，不消說是从另外一个地点，而且是在不同的方向上。竞爭的两組最后互相冲突起来。老板、工头和契約劳工們不仅带有斧鉞，而且也有步枪、手枪，首先是弯刀。猎枪发出声势汹汹的、严

峻的語言。一个人应声倒了。战斗由埋伏或以突然的袭击繼續进行。白人、混血兒和印第安人用自己的白骨标出掠夺的和解道路。可是双方都不肯退讓。土地或“矿山”是沒有所有权，也沒有文件証明的。沒有土地登記簿，什么証据也沒有。过去是不重要的，将来更不算回事。必須贏得时間。原始森林中唯一的标准是迅捷的現在。于是两組人爭先恐后地工作。这只是为了获得最大数量的冬青，尽快地采集冬青，向貪得无厌的敌手夺得它。誰也不再上树去砍所需要的树枝了，那样做費的时間太多。伐倒了树要省事得多。工作瘋狂地进行着。快，越来越快。为了得到几千比索，上百万价值的东西被毁掉了。其中包括树木和人命。森林不見了，工人也不見了。两輪車、牲口和人都在冬青的重荷下喘息。大量芬芳产品充斥了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欧洲也开始談論“野蛮”大陆的奇异产物。产这种东西的大陆有很多野人在最密、最难走的原始森林中与时間賽跑！帮助一小撮冒险家发財致富。在那里，利欲是最高法律，成功的陶醉破坏了一切限制。一句話，那里是冬青茶的王国。

23

它象个微小、透明的菌子似的，自己开辟了一条通过毛孔的道路，与其他跟它一样在沾滿灰尘的头发下出現的东西結合起来，最后在額头上汇成一顆顆大汗珠，发出微光。它在傾卸自己的重量以前还稍微躊躇了一下。它象一顆淚珠似的从眉毛旁边无声地滑到灰尘很多的面頰上，那里的粗皮肤滯留了它一会兒，可是另外的汗珠随后拥挤下来，使它象通过一道暗渠似的經过

髂鬚和頦頸，流到裸露的胸膛上。

整天的情况都是这样。拉蒙有时用大围巾擦去脸上的汗水。但是这項不断重复的动作弄得他很疲倦，因此他不再擦它。他这时候給人的印象好似一个用汗水、尘土和冬青末塑造成的立象。瞌睡不止一次地威胁着他。不过，就連老辛福里阿諾那样有經驗的人也难免发生这种情况。后来他們中間总有一个臥倒一个短时間，可是必須馬上又站起来。因为这里决定一切的是冬青，冬青的利益，冬青茶的安宁；人算得了什么。他們是为伺候冬青雇来的，冬青必須不住地翻轉，以免損伤，因为它是不許发黑的，必須小心翼翼地把冬青叶翻个兒，并且如果它已經焙好，即使烟熏眼睛嗆嗓子，也要赶快鏟出来另換一层新叶。这样日日夜夜，直到收获的冬青全部經过了巴尔巴庫阿，工作才結束。人們管負責弄干和焙制冬青的人叫烏魯，他的日子与其余人的日子都不同。他的工作直到星斗滿天或是晨光又布滿大地的时候，还不能歇手。烏魯是永远醒着的，他不知道什么叫休息。因为他刚一閉上倦眼，冬青就站起来提抗議，发出咝咝声，烧焦了。冬青就是这样懲罰自己看护人的不忠实的。它不知道什么叫同情！烏魯总以为冬青一心一意窺伺着他的疏忽，想在一刹那間烧焦。等他醒来，意識到这禍事的时候，已經无可挽救了。他必須想办法尽可能不眠不息地把焙干时期打发过去。对这一点他是有权利驕傲的，因为焙制冬青不是人人都会。要当个好烏魯，必須先把眼睛糟塌好多年，而且手要稳，鼻子灵敏，然后才能养成这样少有的本領：他敢对人說冬青焙到什么时候正合适，什么时候必須翻它，什么时候鏟出来另鋪一层新叶。而且过手的是几千几万公斤！老板拍着他的背脊說，干这种活兒是应該注意的，干这个比采叶掙的錢多，多得多！可以买女人，买新靴

子和綢子衬衣，可以打扮得象个大人物一样。在焙冬青的潮热蒸气中工作，头一天就免不了得关节风湿病，使关节和腰部不舒服；在这种条件下长期工作下去，病势当然越来越重。眼睛也逐漸习惯了，即使根本不再在巴尔巴庫阿上干活兒，也总看到眼前是浓密的烟柱。这时你才突然明白，眼睛已經看不見道路，瞎了，然后……

老辛福里阿諾在无数同样单調的日子里逐漸把他的經历透露給拉蒙。他在年紀輕輕、掙錢还很多，并且受到上司縱容的时候，自以为"象个国王"；他态度傲慢，看不起質朴的契約劳工，認为他們沒有特别本事，沒有出息。可是他的全部收入都象水似的順手流到波薩达斯或是企业的食堂里去了。現在他老病交加，才明白上了人家的大当。人家把他的青春、气力和岁月象橙子汁似的榨干了；而且总有一天会把他扔在垃圾堆里。这是他的坚定不移的看法；他現在还一面熟練地在火爐的格子柱中間移动，一面談他的这一套看法。

拉蒙看見他脑門上搭拉着的綹綹白发，看見他那对疲倦的、几乎总是湿潤的眼睛的四周，以及有一张干癟的嘴的整个脸上，甚至皮包着骨头的細脖頸上，布滿了小繩粗細的皺紋。

"你看我現在这个样兒，我刚四十岁，一点也不多。"

拉蒙大吃一惊。他意識到不該大声說出自己的疑問，但是來不及了。他本来估計他至少已經六十岁。这也就是等待着他的命运。过不了多少年，他也要变成一个搖搖晃晃、眼睛半瞎的废人，别人会称呼他"老拉蒙"。他象受到一种突然恐怖的袭击，憤怒地用耙子乱拨弄了一陣，然后把一捆冬青向那个人扔去。

老辛福里阿諾在上面喊道："够了，朋友，够了！"

他們不分昼夜，在大冬青林附近，离圣克魯茨的管理处不远

的巴尔巴庫阿跟前工作，吃飯和睡覺。

拉蒙可以比辛福里阿諾稍微多休息一会兒。他不安地睡过片刻后突然惊起的时候，看見辛福里阿諾永远以同样的动作繼續工作着，节拍不变地翻轉冬青叶，小心地把它焙好，好象他被判决終身从事这一行业似的。冬青是他的法律，他必須无条件地服从它。因为冬青茶要运到各城市去，而买这种兴奋剂飲料的人們誰也不希望它有一点瑕疵。至于被迫焙制冬青的人累不累，他是不是已經筋疲力竭，軟弱无力，象个吮吸干竭的橙子，那他們是不問的。要紧的是冬青茶作的好，焙制的人变成什么样子是沒有人过問的。

冬青就是法律，老辛福里阿諾的痛苦記忆这样說。如果他把叶子烧焦了，变硬了，不能飲用了，监工就要发脾气，管理人会用最下流的脏字眼罵他，經理或者老板会馬上把它赶出去。“你这无賴，你配挣这么多錢嗎？”就象从前干了十五年的可怜的阿納斯塔修，只有一次把冬青烧焦了就被他們开除一样。不消說，他現在已經傴僂，跛脚，面黄肌瘦，只好守在波薩达斯的舞厅門前，向过路人乞討。

“他們就是这样干，吮吸干了你，然后把皮兒一扔，”老人重复說。

赶上他非常健談的时候，他还常常补充說：“他們眞是这样干；我們都是傻蛋，因为我們不懂得自卫。我們容易上当，象小孩子似的……不过，要是我象你这样年輕，要是我能够再从头开始一次……”

經常在爐灶里燃烧的火似乎借給了这老人的眼睛几点光亮，但是他的目光馬上又失去了光澤，而那个衰老的，却一直还有力的膀子仍旧繼續来回翻轉小山般的綠叶。說話声听不見

了，象被浓密的烟吞噬了一样。

已經是深夜。别的人都在分散各处的小棚屋里睡着了。这两个門苏还象两个犯人一样在悲惨的棚子里不停手地工作。树枝在輕輕地摆动，似乎要把睡覺人的呼吸用一张綠色吊床送到林間空地那兒去。

“要是我能够再一次开始……”

但是冬青也好，人也好，都不能扭轉时間，两者都只享有一次生命。老辛福里阿諾深深明白这一点，因此，他木偶似地在巴尔巴摩阿的热气騰騰的鍋前活动的时候，总是自言自語地嘮叨。

24

他們从冬青林归来。阿梅莉亚已經把她那少得可怜的不到七十五磅的收获交过了，她希望赶快到家，但是她疲倦得只能慢慢地走。其他的人也不比她快多少。他們形成一个落魄的旅客群，有疲憊的妇女，有早熟而面孔阴郁的兒童和未老先衰的男人。特别瘦而非常高的依西多拉在她的六个孩子中間走，仿佛用自己的高大身軀保护他們似的。这六个孩子身体都又小又弱，和跟在后面不远的她的丈夫一样。她是开垦地中唯一結婚的女人。在他們后面是尼科拉薩、蒙薩和孔苏埃拉；她們全跟阿梅莉亚一样，过着游娼的生活。孔苏埃拉是个老妓女了，她在巴拉那和里俄格兰得两地所有的妓院都混过，但是越混越落魄。她为了不餓死，最后表示願意跟采叶工人农埃茨到原始森林去。但是現在她又希望尽快地回家。

“这里一年簡直等于那里十年，”他用阿累格雷港的不易了解的語言——一种杂有一句半句西班牙語的瓜拉尼話——輕蔑地說。

其他两个是从波薩达斯和恩卡納逊来的。她們已經过慣冬青林中的悲惨生活，随便哪一个門苏就可以把她們带到上巴拉那去，然后她們再回到老地方，在那里当妓女或是在舞厅里挣自己的生活費，直到重新跟一个人姘居为止。她們对于这种更換几乎已經无所謂，甚至感到厌倦了。她們过去也很漂亮或者至少还不是残花敗柳。从前曾有人在她們耳边輕声細語地說过溫柔难忘的話，但这些很快就风消云散了。消逝之快，使她們今天要想出前几个男人的姓名都很困难。以后来的都是沒名沒姓的門苏，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而且多半凶狠好斗，要搞到他們荷包里的那些采冬青挣来的比索，非欺騙他們不可。結局是挨延那数不尽的单調而抑郁的日子，唯一的变化是她們的情况越来越坏，于是她們完全随波逐流，一意追求最起碼的願望的滿足。得到一双新鞋，換掉破的靸皮鞋，已經很了不起，其他的都沒什么要紧。她們只希望有自己的安宁，有充分的卷烟能够不断地抽；希望安安靜靜地拿拿瓜子，喝壶冬青茶，談談天。她們总算各有自己的丈夫，因此她們承認毕竟比那些在阿利卡的妓院里听憑擺布疲于奔命的人略胜一筹。現在她們一面搭在人們的行列里往家走，一面以自己的活泼方式跟男人們談話。

“他却說我們采摘得不好……带的叶柄太多了……他自然又給我們少算了几公斤，管理人眞无賴！”

依西多拉轉过身子，用拳头威吓一个看不見的人。

阿梅莉亚在她身旁走着，佩服她。她虽然瘦，却非常有抵抗能力。她的精力表現在嘴的严肃輪廓上，和慈母般的眼睛的目

光上，这对眼睛惯于公然正視灾祸。有一天，她爱上了（誰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奥雷利阿諾；他是个好人，不过是个倒霉的人。这六个孩子就是跟他生的。孩子們全很象他，跟他同样的丑，同样的病弱。孩子們帮助父母干活兒，这个撿集零散叶子时，那几个就采摘嫩芽，或是照看已經采集起来的冬青。尽管这样，他們的生活还是很难維持。

“这几个再可怜不过的孩子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依西多拉說，“但是少吃有什么用呢，我們簡直活不下去了。”

“她自己大概根本什么也不吃，”阿梅莉亚心里想。她瘦得好象骨头随时会把这碍事的皮肤脱掉，变成一付赤裸的骨架，自己繼續往前走。誰見了她都覺得可怜，可是她那对生气勃勃的眼睛，那张果断的嘴，会使你的怜悯心情馬上消失掉。接着，你还会发覺她那强有力的內部发动机，它使她在做了繁重的工作以后还能跑三公里，回到自己的棚屋，做飯，照料家属，看护病人，安慰瀕死的人，并对管理人和监工的一切侵害进行頑强的抵抗，使他們无可奈何。

“她差不多是我們大家的媽媽，”阿梅莉亚在注視她的时候这样認为。忽然她想起要依西多拉給自己出个主意。其他的人都已拖着同样緩慢的步子走到她們前头去了。依西多拉注意听着，只提出必要的問題。

“那么女巫师对你怎么說呢？”

“她說我应該把拉蒙的几根头发、一块鉄矿石和一点蜜腊放在一个小口袋里。这些我已經全都按照她的話埋在棚屋附近了。但是，已經过了一个星期，而他一直还沒有来。”

“要我跟你說說嗎？指望巫师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怎么会呢？大家可都相信的呀。”

"干脆找他去，不要費这么多事。"

她們一談話，就越落越远了。穿着肥大褂子的样子很可笑的佩德罗，象往常一样带着友好的表情越过了他們。跟在佩德罗后面的是弗利佩·卡塞雷斯，他渴慕地打量着阿梅莉亚的腿。接着是眼睛渾浊的老古梅尔辛多，他那对眼睛象天生就带着一份疲倦似的，看什么都沒有劲兒。最后是法里阿斯。阿梅莉亚想要轉移目光，可是已經来不及了。他的脸簡直是一个大伤口，从前只是一些紅色小疮，漸漸蝕掉皮肤，后来連鼻子也整个烂掉了，下巴上的疮口形成星状的鋸齿疤痕。她知道怎样会落得这个样子的。那是瓜依拉地区的一种可怕病症，門苏的很多祸害之一，冬青森林的花柳病。她厌恶得打起哆嗦来。

她到了，她默默地握了握依西多拉那有力的、鼓舞信心的手，就走进一条通到自己棚屋的小路。她四肢发疼，胳膊无力地垂下来，两脚要求休息。現在躺到床上，眼睛一閉，把一切事都忘去几个鐘头，那該多么好。但是人家召喚她到管理处去，为的是处理加拉尔察的遺物。他是一个月前死去的。办完这件事，她还得去洗他的衣服。她站起来，打开小箱子，把东西捆成一个卷兒，然后就奔河边去了。太阳匆匆地越落越低，它仿佛要为自己的损失向自然力量报复似的，使千百棵树的树梢又燃起紅光；松、杉和月桂树的周围形成一个象火一样的圓圈。从皮卡德到河边本来快些，但是她宁願穿过树林到河岸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她在一块大黑石头上揉衣服，清徹的河水反射着太阳最后的灼热。黑暗突然布滿森林、天空和河水。迟归的蝴蝶失迷了方向似地紛紛在空中飞过。一头小猫头鷹落在阿梅莉亚对面的一根树枝上。这是个喜兆，它鼓励了她。她亲切地向这个鳥兒点头；它繞着她的头飞了几圈，然后不見了。于是她也动身回家。她

低着头，以幼稚的天真小心着不去践踏那落叶。她感覚到輕松，并且近乎幸福。

她走到离自己小屋不到二十公尺的地方，吓了一跳，赶快向后退。她絆在一根残株上，几乎栽倒，只覚得踝骨象針刺似的疼。可是她一点也不注意这些，因为法莱罗站在那里。她認出了他，他正在围繞她那小屋的树丛前等待她。她蹲了下来，感覚到自己心跳得很厉害。但是法莱罗沒有看見她。她弄清这一点以后，就借着稠密矮林的掩蔽，躡手躡脚地走近些去观察他。他那笨重臃肿的身体一直还站在那里，正在十分焦躁地抽烟。他必然算計她已經从冬青林回来了。他来找她，是打算把她带走。她对于自己这样的命运不能乐观。要是跟法莱罗去，等他不再喜欢她的时候，她不是被迫跟各个监工姘居几个星期，就是被他馬上送进妓院。她一想起这个人的阴謀，不由得哆嗦起来。那次跳舞后的会見可以說是她所經历的最不快的事情，虽然她当过妓女，閱人很多。她不自覚地在丛林里隐藏得更深些。她又观察了一下，法莱罗正在不住地来回踱步，然后他把烟头扔掉，就朝河流相反的方向走去。阿梅莉亚猜想他是打算到赶車人的棚屋里去打听她。

恰恰在这一刹那間，她发現了拉蒙。他已經打算返回去了，因为他以为来的不是时候……但是他为人非常自爱。既然她已經献身于法莱罗这样的家伙，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隨便得到她。他向黑暗的棚屋走去。这时他好象听見一声猫头鷹叫，却看不見鳥兒。叫声更大了，这是极値得注意的。他离开道路，循声找去。現在他发現了有一块白布正在黑暗中移动。他向它跑去，把挡路的树枝推开，他的怀疑消失了；他認出了那娇小、柔弱、战兢兢地等待着他的阿梅莉亚。可是她的爱显得多么强烈，她的樱

唇多么有力，对他那急不可待的嘴并不躲避；她的身体又多么柔顺，她双手的动作又多么熟練啊！这只鳥兒发着尖叫飞走了。森林不但不生气，反而用它的枝叶环繞着两人贊美地发出柔和的沙沙声，仿佛分享他們呻吟着的欢乐。森林是个懂事的媽媽。

他們所遭遇的一切是这样的突如其来，以致他們顧不得清除他們那棘刺和石头的床。現在她才覚出裸露的四肢是怎样的疼痛。拉蒙用他那双大手收拾地面，弄来一些棕櫚叶，另鋪了一个新的比較舒服的床。然后他們在幸福的疲劳中躺着，褐色的身体懶洋洋地伸展在新鮮的垫子上，仰視茂密柔軟的攀藤植物，垂悬的兰花，或是邻近树上的蜜蜂窝。夜終于把它的黑大衣在万物上，在云朵和禽鳥上，在树木和人的上面鋪开了。阿梅莉亚的目光恩爱地停在拉蒙身上。她的欲望在跟这个青春尚未耗尽的年輕人接触的时候，象一朵野花似的突然盛开了。加拉尔察就不是这样，致命的瘧疾的不断发作，冬青林的沒有尽头的工作，早把他的身体折磨得衰弱疲憊不堪。

到这时候为止，他們总共只交談了几句話。多說也沒有必要。拉蒙支着一只胳膊抬起身子說：“天黑了，已經是夜里了。”

休息了一会兒。一只猫头鹰的眼睛在附近发出光亮。

“是的……黑了……”

他們又听見路上有脚步声。他們偸听着。那是法莱罗，他又在围着棚屋轉。他弄明白了这女人一直还沒回来，就开始喊：“喂！阿梅莉亚！”

她畏怯地偎倚在拉蒙身上。他默默地吻她的头发，吻她的脖頸和战栗着的胸膛。他慢慢地又同她躺倒在柔軟的床上。他們的两个黑影与夜的大阴影融合在一起了。

"……梅莉亚——亚——亚!……"

被压碎的植物散布出一种麻醉的香气。紅色土壤里似乎涌出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給予复苏的欲望以新的营养。

"阿梅——梅——梅……"

贼声突然停止了。就在同一刹那間,她軟綿綿地垂下头去。她的飢渴現在完全滿足了。她閉上眼睛,然后一切都是昏黑。周围和她的內心都是这样。夜自己統治着,沒有竞爭者。

侵　略

杜特拉带着六个人来到迈达那的住地。他把手下人留在一个隐蔽处,吩咐他們听見枪声立即进攻。这一群印第安人是由弓箭装备齐全的四十六名战士組成的。杜特拉进入森林,終于碰上迈达那的时候,两个人进行了下列的談話:"你为什么带着你的手下人逃避我們呢?"——"那还用問,因为你們是攻击我們来的。"——"絕对不是,我們是怀着好意来的。"——"那你就把枪放在地下,停止前进。"——"你們也放下你們的武器和弓箭嗎?"——"同意。"

杜特拉放下自己的枪,但是迈达那这个印第安人还不放下他的弓。情况尖銳化了。

"你还有一件武器,"印第安人指着他的弯刀說道。——"这不是武器,这是砍树枝用的;給自己在原始森林开通道路所不能离开

的工具。”

印第安人完全相信了，就把自己的弓箭扔在地上。这时候杜特拉劝他們放弃沒有約束的、困苦很多的流浪生活，来从事一項有益的工作。他可以供給他們工具和食物，当然他們必須信耶穌教，也要开辟皮卡德，以便到达冬青林，不过这对他們也是有好处的……杜特拉的談判結果非常圓滿，印第安人服从了。

从这时候起，上巴拉那从科尔普斯到依瓜苏的地区开放了。冬青寻覓者現在可以在阿根廷的河岸安然居住，不必担心袭击了。

（摘自一份記录）

卡因瓜人是一个未开化的純洁的部落，有一种善良的性格。他們只穿一件小腰裙。他們用琥珀杆穿通了下嘴唇。冬青企业家送給他們一些穿坏了的軍服，把他們变成了悲慘的、疲憊的奴隶。图皮人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們被細长的平海罗① 誘到圣佩德罗地区，平海罗的果实（他們象烤栗子似的吃它）足供他們大半年的生活。他們在某一个时期內差不多統治着整个米修內斯地区。

可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冬青林，就注定了他們的沒落。他們以少得可怜的工資被征雇了。他們都是好工人，敏捷而熟練，他們的妻子勤劳而安分。可是現在他們再沒有时間去采集和慢慢

① 平海罗（Pinheiro），原系葡萄牙語，一种象松树似的南洋杉，主要产于巴西南部。

地烤熟平海罗的多汁果实了。无情的工作弄得他們四肢麻木。他們夜夜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很多人逃走了，有些在逃走时中了子弹；其他的人听凭命运的摆布。他們几乎全患有肺結核。印第安部落的人口正以飞快的速度減少着。

現在人們不得不返回去倚靠年輕的巴拉圭人、巴西“法森达”①的男子和米修內斯地区的青年。但是提到多青及其传說，几乎人人害怕。敢于前来的无非是些冒险家，犯有搶案或其他罪行在人烟稠密地区不能安身的男人；因为原始森林可以隐蔽一切。

后来也有其他的人自願或強制地前来。这些被封鎖在多青林中的人过着一种流浪生活，經常变換住地。招工人是不挑剔的，他們用多少“牲口”就搞来多少；不言而喻，这些被当作畜生使喚的“人”，实际上也就是牲口。因此，門苏的监工也被称为“赶牲口人”。狂风暴雨般掠取綠金的工作不再停止了，但是多青的永久持續的阴暗巨流不断吞噬新的人，吮吸更多的血。既然波薩达斯、恩卡納逊和依瓜苏已經沒有男人了，就必須到最远的巴西各州或是风景优美、受蹂躪的巴拉圭的內地，到哥連德，甚至到恩特列利奥斯去搜罗。

“先鋒”都变成了貪得无饜的残忍的企业主。他們是在上巴拉那見到的最凶恶的吸血鬼。丧尽良心、无法无天的冒险家发揮赤裸裸的貪欲的最卑鄙的本性，象一陣旋风似地取得了胜利。一句話，他們建立了：多青茶的王国。

① 法森达(Fazenda)，葡萄牙語；西班牙語为“Estanzia”，大庄園的意思。

25

在星期日停工的催眠的寂靜中，太阳象一場火热的雨似的降落在棚屋上。这一上午沒有人到冬青林去过。不消說，他們必須修理两輪車、擦拭工具，并把通到管理处那条被最近这場雨冲坏的皮卡德修得再能走車。他們現在都在休息，有的在自己昏暗棚屋的掩护下在床上躺着，有的在外面的树蔭下躺着。他們那种三言两語的談話停止好大功夫了，听到的只是唧唧的虫声。

“要是再下雨，我們可傻了眼啦。”

“誰說不是……”

“我們昨天差不多一点也沒采……”

到处伸展着身体，头向后仰着，眼睛閉着或是漠不关心地凝視着晴朗的天空，而且这些筋疲力尽的男人在沉悶的空气中說話都是慢吞吞的，使这兒好象一张躺滿了垂死的人的大床。

“今天早晨可吓了我一大跳……”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路中心有一条大亚拉拉……”

只有馬蝇似乎沒有受下午的懶惰勁兒的传染，它們成群結队密密包围了那些犧牲品，从中选择一个掠夺对象，然后落在疲倦的大手上、脸上、脖頸或是踝骨上，吸出这些人身上还剩下的一点点血。

“……象我胳膊这么粗……”

“真險……你把它打死了嗎？”

“那还用說。”

回答变成一声充滿杂音的呵欠。这些馬蝇也眞討厌，但是最討厌的还是蚊子。誰都想法子躲避它，就是办不到。别看它小，倒很頑强，它那貪婪的嘴鑽过毯子和衣服，一直刺进皮肤，然后留下使人痒得难受的紅斑点。

“今晚尼科拉薩有跳舞……”

“可不是……”

只有妇女在工作。她們不停地忙乱着，把盆盆罐罐送回原来的位置，冲洗飯碗，又准备冬青茶。襤褸的，洗得褪色的衣裳都烂了，一条一縷地搭拉着。有时姑娘的褐色渾圓的大腿都裸露了，或是上衣連胸膛都遮蔽不住。門苏們的眼光不止一次地掠过这些慷慨地露出的动人之处，可是疲倦占着上风，他們閉上眼睛，随便找一个不要紧的事情驅逐这种欲望：“喂，鲍拉，递給我特雷雷①！”

小孩都在四周玩耍，免得冒犯大人的坏情緒，就打他們来出气。可是作媽媽的認为彻底清洁一下是有益的，她們从头上摘下櫳梳，喊孩子們来：“路易斯，彭希阿諾，尤阿諾，快来！”

喊声传到森林，孩子們正在那里找蜂蜜。

“尼科拉薩……魯佩尔托……維吉尼阿！”

“尤斯托！”

孩子們陆續回来了，他們几乎肚子都胀得挺大，大概是由于想压压不断的飢餓，嘴里常嚼很多的粘土瓣、紅土块、木头或其他什么的。他們个个有一张皮包骨的脸，两只深陷在眼窝里的渾浊眼睛，一双瘦小的手，两条似乎禁不住这病躯重量的細腿。包

---

① 特雷雷(Tereré)，凉冬青茶，用作兴奋飲料。

着骨头的一层薄皮肤跟一触就破的紙差不多，随时都可能裂开，象个坏了的玩具那样把这个身体的內脏露出来，这些骨头正是艰苦生活的可靠証据。长期的飢餓把他們抓在它那貪婪的爪中了。那是一种老資格的飢餓，一种連吃五年或十年飽飯也去不掉的飢餓。一种他們从最早的童年，从他們头一次睜眼，吃媽媽（这些孩子往往是她們十分违反自己的意願生出来的）那苦的、不充分的奶汁的时候就熟悉的飢餓。一种不仅仅是他們的媽媽，而是整个世代早已領略过的飢餓。他們为了忘掉这种飢餓，就嚼粘土瓣、紅土块；这些东西滞积在肚子里，把肚子胀得鼓鼓的，十分难看。

“快点兒，尤斯托，彭希阿諾。来呀，再不来回头就揍你！”

孩子們乖乖地前后排成一行。打头的跪下，把头放在媽媽的怀里。媽媽的手指巧妙地通过发束。她們鹵获了很多战利品。这些小虫通常是用指甲挤死，也有时用白牙齿执行判决。

“奥雷利阿。”

男人們无精打采地站起来。

跳舞会大概晚間举行，大家得准备准备。監工哈莫罗的到来使他們吃了一惊。

“老板叫告訴你們，跳舞会停止举行。”

契約劳工方面发出了苦悶的牢騷。

“他已經答应我們了。这是我們的节日，今天所有巴拉圭人全过节……”

“不錯，我們願意过节，而且他已經告訴过我們說他同意了。”

“沒有的話。”

“但是……”

“他告訴你們，不行；算了吧！”

他为了发泄怒气，轉身向一个抗議声音最高的人說：

“我已經告訴过你一回，不准你搗蛋。我可不再跟你說第二遍了！”

被呵斥的人滿脸煞白，把来到嘴边的話咽回去了。

監工走了。

共同的抗議一点效果也沒有。他們是这样的垂头丧气，以致連咒罵都不願意了。他們跳舞和娛乐的希望可怜地失敗了。可是他們早就料到，有事就是坏事，这已經习慣了，所以对这次新的打击並不覺得很意外。太阳还在揮舞它那紅热的金鞭，但是对于門苏們說来，天突然变黑了。这整个愁悶的星期日下午，他們全都死气沉沉地，默默地呆在冬青林里。

26

他現在停下来，把鼻子伸进矮林里，注意观察那些叶子，接着短促呼吸一陣，就在荆棘和树枝許可的程度內迅速地繼續前进。他們用弯刀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狠狠地砍开那些荆棘和树枝。他們酷似在梦游，不注意热带荒野那种催眠性的声音，只是几小时几小时地开辟自己的道路。拉蒙渾身肌肉生疼，由于連續的紧张，四肢已經疲憊不堪，很想舒緩一下。他常常不再知道拿着亮晃晃的弯刀的这只胳膊和这个拳头所服从的是否眞的是他的意志，也不再知道强令他身体其余部分接受他的意志的是不是由肉、骨、肌肉和鋼組成的这个强有力的組合。在这时間內，“先鋒”不倦地繼續他的探察工作。他們已經上路两天

了，他們带来的食物只有硬面包、糖和少許做特雷雷用的冬青茶。武器方面，除了弯刀，"先鋒"还带有一支手枪，拉蒙带有一支他从不离身的步枪。他第一次領教这种为了揭开糾纏在一起的原始森林的秘密，夺取它的財富，开一条路通过它，所謂的探"矿"是怎么回事。魯佩尔托的唯一职业就是探索从未接触过的，以后将有大批契約劳工进入的冬青林，他似乎只是为了他的职业活着。他又瘦又小，活象个兎子，他的无檐帽就是兎皮作的。他的样子从正面看是很不惊人的，两只小眼睛炯炯有光，什么都放不过。再說鼻子，两个鼻孔张得挺大，仿佛要吸尽原始森林的一切气味，而这个鼻子首先是跟它主人的职业分不开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嘴一咧就到了两个耳根，一张开就露出不多几个脏牙齿。魯佩尔托为人和气，很爱說話。拉蒙就这样認識到，要打算不迷失方向，不走弯路而到达目的地，連最小的暗示，最微不足道的指示都必須注意。矮林的草木总朝西长。相反的，树木的沉重的树梢却要朝向升起的太阳。想知道哪兒是南方，只需要注意較湿、較綠的树叶。較干的方面永远朝北。魯佩尔托肯于把自己的知識介紹給别人而毫不卖弄；仿佛誰願意学，他就可以把神秘的大自然解释給誰听。虽然如此，拉蒙还是不能明确各种叶子的特征，不能認出兽迹；而对这些，魯佩尔托一走过就可以辨别出来，他能大体不錯地指出："这是一只鹿……"看見一些折断的树枝，他說："昨天有一个貘經过这里……"遇到竹枝縱横交錯东倒西歪的地方，他說："現在必須当心，这里有白蚁。"他們暫时休息的时候，拉蒙就准备解渴的特雷雷。他的同伴則两手在脑后交叉着，用邦却当枕头，注視茂密的树梢透露的一小块天空。他們那里沒有什么声响，因此，野兽在附近树丛中活动，或者惊奇地盯着这两个揮汗如雨的人刚刚砍出的狭小皮卡

德，一点也沒有发生恐惧。

魯佩尔托用他那經常搔裂的指头指着一个树枝說："那里那个有黄色乳房的是宾太福①；它把怀孕預示給女人。"

他突然注意傾听着，同时他的嘴奇怪地微笑起来。

"巨嘴鳥离开道路了。它一挪窩，就要下雨……就跟薩拉庫拉② 一样，它一叫喚就要下雨。"

他一点鐘一点鐘地談起各种动物，它們的狡智和习性。談到耶魯提③，可愛而柔順的鴿子；談到伴隨他們一路不停地咯咯叫的鷚哥；談到可笑的阿拉卡卡④，猫头鷹和鵂鶹及其奇怪的特性……

他們这样繼續前进，越来越深入这无边无涯的綠色海洋。他們背后倒下成千上万株砍掉的植物，其中有分泌液液的討厌断株、碎叶和残花。棘刺在皮肤上划出一道道的血痕，但是"先鋒"毫无錯誤地始終保持同一方向，直奔自己的目标。为了行走安全，他細心地观察，顧及一切可能的兽迹，并注意风向。他能够象热情的猎人那样几小时地，甚至几天地追尋野猪的踪迹，不致吓跑它們。野猪总是由一个"黑王"带头。只要一杀死它，其余的就都四散奔逃，因此很容易捉到。豹和其他的猛兽夜間都到微带咸味的粘土水塘去飲水，在那附近修一个猎台，碰上运气就能杀死它們，假定它們沒有預先嗅出的話。与此相反，貘是很蠢笨的，用陷阱就很容易捉到。

拉蒙把"先鋒"告訴他的事情一一記在心里。魯佩尔托虽然

---

① 宾太福(Bienteveo)，阿根廷的一种小鳥，胸脯黄色。

② 薩拉庫拉(Saracura)，是一种鳥名。

③ 耶魯提(Yerutí)，也是一种鳥名。

④ 阿拉卡卡(Aracacá)，也是一种鳥名。

体格瘦弱，却能胜过猛兽，他能捉到敏捷的野兽，会利用植物，不仅不被原始森林吓退，反而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这个“先鋒”的勇敢、意志力和經驗都很少見，是个好謗样。拉蒙发誓要向这个人学习，因为直到今天，他无非是个愚蠢的猜罢了，見什么追什么最后总会落入老練的敌人所設的陷阱里去的。他不願意落入陷阱，这一点他是下过坚定决心的。

第三天，出現了零星的冬青树，“先鋒”說他們走的路綫是正确的。可是前进越来越困难，因为短时間以后，他們碰上象一堵墙似的茂密竹林，使他們不得不横穿一个不大难行的地方开一条弯路。次日，他們又不得不攀登一个石坡。两腿很快就疲倦了，必須时时休息。他們发現了几个野蜂窝和一些水果，就弄来充飢。他們这一天和第二天重新碰見了冬青树，所以“先鋒”在寻觅了一个星期以后終于表示滿意。他們是在一个大冬青林的中央，大树的树梢高接天际。稍远一点，有很多平海罗。这座冬青林茂密而丰富，向四面八方蔓延着。該休息了，尤其是夜已来临，再要往前走就会有危險。他們脫了衣服，在附近的河里洗了很大功夫，然后收集一堆树叶，垫成了床，把邦却鋪在上面。一切安排好以后，他們坐在火旁，魯佩尔托細心地准备冬青茶。他先拿起葫蘆，用衬衣角把它擦拭干净。他們在火上放一个旧的，本来是盛脂肪的白鉄罐来燒沏冬青茶用的开水。然后魯佩尔托用他那粗大的手小心翼翼地从火上端起开水，謹愼地倒在冬青茶葫蘆里，連一滴也沒洒。他尝过之后，就把葫蘆递給拉蒙。这飲料象一种秘密的撫爱，象一种溫柔的声音似的驅除了倦怠、干渴和疲憊。

“哥連德人，現在覺得好些了，对不对？”

他那只黑手摆弄着带小管的小葫蘆，很象撫摩年輕姑娘的

胸脯。这根小管是魯佩尔托在竹林里做的，只消嘴唇輕輕一吸，那适口的苦味液汁已經装滿了嘴，然后它流入喉嚨，温暖了腸胃，兴奋了每个血管。当它終于滲透全身的时候，拉蒙感覚到一种无穷的快感。可是小葫蘆底已經发出咯咯声，告訴他装的东西快要干了。又輪到了魯佩尔托，他把大嘴象个活塞似的塞着这临时做的博姆比拉①。他一面带着享乐者的神情吸飲，一面說：

"我在跟今晚一样的一个夜晚看见过一个大肚皮人……"

他知道上巴拉那的一切传說，也知道瓜拉尼人的神話，而且是未經耶穌会教士窜改的本来面目。誰跟他講的这些，他不肯說，大概是还在上巴拉那森林里漂泊的图皮人、布格雷人或是卡因瓜人。神話和童話朴素而有趣，而且"先鋒"从来不重复，最后他看見拉蒙閉上眼睛才不講了。魯佩尔托在躺下睡覚以前，又一次証明了他的老練。这一天他們在路上遇見很多蛇，因此必須采取預防措施。他們拿弯刀砍了四根大树枝，插成一块中空方地。四根树枝間都綳上新鮮兽皮，兽皮是魯佩尔托跟很多其他东西一起随身带来的，显然在背包里不占多大地方。这些东西可以随时供作需要。这样，可怕的亚拉拉就不敢进入这块方地，就从旁边爬过去了。但是对付豹却不用这样，"先鋒"說只要用四块燃燒的木片，十字形插在地上，撒上尿，然后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扔出去，这就够了。可是拉蒙已經睡着了，因为他早就有了这項經驗，而且非常明确：不管是对蛇还是对人，都必須十分愼重。

---

① 博姆比拉(Bombilla)：約二十公分长的，多半是金屬制的細管，用它从"波龙圭托"(Poronguito，喝多青茶用的小葫蘆，又名"卡拉博索")里吸飲多青茶。

在陷阱中

这个企业所采掘的地区的面积整整三十平方里，有千百个門苏分布在那里。他們在黎明以前就离开自己那可怜的棚屋，动身到带有敌意的荒野原始森林去。他們从狭窄的皮卡德来到冬青林，冬青树全都高耸入云，似乎企图逃避人类給它們带来的命运。它們受到不顧一切的擄掠，这种擄掠常常是干淨彻底的。有些冬青树则受到熟練的攀登者的攻击，它們的枝叶一齐被砍掉，最后光秃秃地立在那里，跟可怜的船桅差不多。可是几个月之后，強有力的自然又胜利了：冬青树披上了綠色新装，而且进到十月或十一月，就又指向天空迎着太阳长上去。与它們相反，門苏却一次比一次疲憊，他們未老先衰，丧失掉任何希望。他們的象征說明人类在自然的孜孜生长跟前一籌莫展，而自然千次受到損害，却千次欢呼着反抗……

27

一只渾身白細毛的野兽突然覺察到杂乱的声音，它两耳紧张地竖起，把危险的感覚传达到活泼的大眼睛，在剧烈呼吸中动弹着的灰色小乳房和哆嗦着的細长腿上。一只树懶慢慢地被一条蛇纏死了；一只小鹿站在附近，它的姿势好象要飞上天空，到光輝已經消失的晨星中間去似的。这只注意傾听的动物分辨得很清楚：杂乱声音是从这条狭窄的皮卡德的最远的一端传来的，越来越大，后来分成二十个杂声。这是从复盖着残枝和枯叶的

小路上走来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了。它那軟似天鵝絨的黑鼻子紋絲不动地朝着那里，警觉的眼睛寻觅着。接着，远处出現了一頂带穗的寬边帽，并排还有一頂褪了色的蔷薇色巴斯克小帽。他們低着头，当他們終于抬头看时，刚好还能看見四条有斑紋的鹿腿向側方拐弯的皮卡德跑去，象一陣风似的在矮林里不見了。他們当然还想追它，可是太迟了。

“可惜这只小鹿！”昆塔納对同伴說。

“不过，亲爱的，你为什么讓它跑了呢？”布里托斯嘲笑說。“偏偏在我想吃烤鹿肉的时候！”

大家都笑了。

“很清楚，除了吃食，你什么也不懂，”昆塔納不高兴地回敬了一句。随后又輕蔑地补充說：“你这飯桶……”

男男女女又都笑起来。布里托斯带着挑衅的神情站在他面前說：“你再說一遍，那你可要……”

可是昆塔納已經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吵嘴打架早已成为家常便飯，随便抓个碴兒就会象蘑菇出地似的鬧一場。白天工作时間太长，夜間休息时間太短，使这些男人很容易发火；无限的劳困和痛苦使他們容易激动。怨恨的心情越不能当着上司发泄，就越是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会突然在两个門苏之間的激烈斗毆中暴露出它的丑恶面目，而斗毆的双方也許是弟兄和伙伴，也許是长年同住在一間棚屋里的朋友。而且只要一发作，他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們气瞎了眼睛，只看得見这所謂对头，也就是他們自以为突然在朋友、妻子，甚或在自己孩子身上发現的敌人。

“恩廸塞尤！”①

① 意即：“你是个黄色人！”（印第安人的粗野話語。）

布里托斯脸都白了，一跳又站了起来。他退了一步，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匕首。昆塔納也伸手抓起骨头柄的兵刃。人們圍上来，他两个一直还怒冲冲地彼此威胁說：

"我撕碎了你……"

"誰呀？你也配？"

"你看吧！"

"我劝你还是收起这套吧。"

可是拚上刀子的时候，两个人誰也不說話了。小路非常窄，看热鬧的人不得不挤到两側的矮林里。男人和年輕小伙子眼睛光溜溜地跟着看这場决斗。女人都站在后面，神經过敏地胆怯地一个劲兒揉着双手。天刚亮，第一道阳光落在昆塔納的邦却上，他正在退却。布里托斯前臂被扎了一下，可以看見一个紅色的窄道子。这小小的創伤只是更增加了他的憤怒。他以一种压倒对方較大力量的勇气向对方冲了过去，把对方逼进了蕁麻丛。两个人不停手地厮打着，都累得筋疲力尽，呼吸短促，喘息着。踏倒了的植物散发出一种苦味。

"这兒是怎么回事，"从几步以外传来了傲慢的声音。

他們只顧决斗，沒有看見也沒有听見法萊罗带着两个监工走来了。法萊罗瞪着眼睛打量他們，他的两个手下人三步两步赶到打架的人跟前，夺去他們的匕首，把他們四馬攢蹄地捆起来；他們为了干这个，从来不忘記腰里帶着几條繩子。

"你們可以尝尝什么了。在这兒不干活兒，耍渾！"

他們斗乏了，什么也沒回答。别的人惊惶地向前凝視着，已經預料到就要进行懲罰。

"递給我鞭子！"

监工的脚步是唯一的声音。大家都带着悲痛的心情等待这

非常痛苦的事情。法莱罗拾起他那門苏認为白得可笑的胳膊說："去干活兒去！"然后轉身对两个監工說："你們两个一道去！"

門苏們躊躇着。有一剎那間他們好象希望留下不走似的，可是接着就动身了。他們感到滿意，因为他們有活兒干，躲开了这个目光冷酷的白人；他們也感到幸福，因为他們可以彼此談話，覚得自己还活着。奥尔提戈薩走在最后，監視着他們。他們还沒有走出十步，就听到十分熟悉的，使他們打哆嗦的声响。拍……拍……拍，明明白白是鞭子落到了人体上。

"一……"

他們清清楚楚看見面前的鹿皮硬鞭子嗖嗖地抽在背上，痛得打弯。

"二……"

他先打的是誰？是昆塔納，还是布里托斯呢？

"走！走！"奥尔提戈薩一面吆喝，一面推他們的脊背。

"三……"

混血兒布里托斯的脸挤进紅土的时候，他那对憤怒的眼睛会怎样发光啊！

"四……"

他們走出去很远了。第一批冬青树的树梢已經出現。拷打的人和被拷打的人已經落在他們身后几百公尺，可是他們一直还認为听見那无情的声音："二十……三十……四十……"

塞上耳朵是沒有用的，想点什么别的事，凝視那阴郁昏暗中逐漸被阳光照亮了的原始森林也是沒有用的。他們无論如何也忘不掉那两个背上挨了无数鞭子，痛得嘴啃土地的人。

早晨来临了。禽鳥被侵入的人吓飞了，受伤的树木以难以听見的声音訴苦，布上的冬青叶堆成了山。冬青林內的新的一天开始了；单調，悲惨，跟所有以往的日子一样。天黑了的时候，他們背上成捆的冬青，交給賬房；然后发給他們一张写明交付重量的收据。他們連招呼都不打就各自东西。他們得到了赶快去睡觉的权利，可是只是有限的几个小时。此刻高悬在天空的这些星辰在天明以前还要跟他們見面；他們还睁不开睡眼，还照样疲倦，就又要起来了。新的一天带来的无非是工作和痛苦，无非是他們在痛苦中久已熟悉的东西。他們几个月，几年，以至終身都是这样。

侵　略

这个远征队与从依瓜苏河入口出发去打通到巴西开垦地帕尔馬斯諾瓦斯的那些人一样，是由私人組織进行的。結果由阿根廷和巴西的冬青寻覓人共同穿过原始森林，开出了一条皮卡德主綫。巴西的官厅参与了这項工作，并曾在省政府备案。报刊在很长一个时期連續登載着这件事情……

（摘自一份記录）

有些人硬說巴拉那河是三个地方的分界，实际上它却是一根带子，把邻接河岸的地区联合起来，并从这些地区划出第四个地方；它过自己的生活，流传着自己的传說。这个地方性質特殊，有独特的风景和独特的居民，有自己的法律，这法律在于它

根本沒有任何法律。誰要說它是对岸巴拉圭的一部分，那是虛构。誰要硬說这巨川与深綠色的依瓜苏河会合的地方是阿根廷或是巴西的一部分，也是胡說。当然它是占了每个国家的一角，可是它并不屬于三国中任何一国。它幅員辽闊，荒野无垠，是个实力雄厚的地方。它是冬青茶的故乡，上巴拉那的王国。

这个国内有森林和河川，险峻的山岭，景色宜人的港湾和开垦地，有富饒肥沃的土地、瀑布、丘陵和岩石，有无数的树木和千千万万的黑皮肤的人，有稀奇的野兽和美妙的叫不上名字的水果。所有这一切都分布在一个面积約五千平方里的巨大平行四边形地区上。它縱面切开，分成东西两部分，但都在巴拉那河流域內。巴拉那河是印第安人的“大路”，是冬青茶王国的唯一眞神。西部較窄，包括长期酣睡的巴拉圭的整个东北部和阿根廷的米修內斯，是无数河川的发源地。东部寬得多，从注入大西洋的格兰得河入口，直到巴西的巴拉那州的庫里的巴①。那是块非常辽闊的地方，阳光普照在許多美好事物和許多不幸事物上。

这个地方也有它自己的語言。这不是瓜拉尼語，不是葡萄牙語，也不是西班牙語，而是有意識地由这三种語言混合成的一种混杂語言。往往毗邻的开垦地說的是完全不相同的語言。在米修內斯那边听到的多半是葡萄牙語。在圣加塔林哈或里俄格兰得，即巴西联邦境內的某些冬青林中，主要是說西班牙語。这种語言和国籍一样，老板和最下等的契約劳工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巴西或烏拉圭的企业家到米修內斯或巴拉圭去。阿根廷人阿利卡在巴西的河岸上建立他的一些居留地。同样行动

① 庫里的巴，巴西巴拉那州的首府，冬青茶貿易的中心。

的还有許多人。是哪一陣风把他們驅出了他們的祖国，送到这兒来的呢？但是这兒誰談到他的祖国呢？这兒只存在唯一的国家，一个共同的祖国。这个五千平方里的巨大平行四边形，多青茶的祖国：上巴拉那。

28

一个鋼器閃耀着火光，深深砍入柔軟的木头，木头馬上屈服了，树枝裂断，叶子和嫩枝疼得直哆嗦，接着紛紛落在地上，于是一个新的打击又把稍矮的树枝砍掉。这鋼器的光綫一次又一次地上下翻飞，忽兒在这上面，接着又往左，后来在另一边，砍在茂盛的树枝上，砍在新鮮的树叶上，残忍地砍掉树干上的每个嫩枝，只留下光禿禿的可怜的树干。当再沒有什么可以破坏的时候，拉蒙就从一根白色树干上滑下来。这样奋战得来的战利品都堆在地上。他把这一切整理成一堆，就又熟練地爬上另一棵树。无数的蚊子鑽进他的衬衫里，落在他那裸露的胳膊上，叮着他的双手。可是最使他煩恼的还是扁虱，这些討厌的东西已經麻煩他好几天了。他生气，他懊丧。除了种种痛苦之外，他从脖頸到脚趾渾身上下还痒得厉害。突然又一陣难捱奇痒，使他的弯刀离了手，轉动成发光的螺旋形向地下掉落。他靠在两根粗树枝上，双手伸到胸部，去抓扁虱安窝的地方。皮肤上隆起一个小疙瘩，頂端有个小孔。他不顧引起剧痛地挤着，直到露出一个虱子为止。他带着嫌恶的心情盯着这个长体形会蜷縮的小虫，忽然听到一声怒吼："喂，你这下賤貨！怎么，你管这叫干活兒嗎？"

他弯下身子，从树叶間向下察看。老板鼓起眼睛正站在下

面，手里拿着鞭子，腰里挂着手枪。他从地下举起弯刀，继續咆哮："你大概在上头悶得慌，对不对？瘸畜生，我会帮助你走路的！"

情况总是这样。象个疯子似地干活兒，把有馥郁香气的叶子的整个森林一棵树接着一棵树地除去树叶，砍掉成百的树枝。可是你刚停止一会兒，就有人在这兒。拉蒙考虑了一刹那。要是他不顧一切地跳下去，正好砸在老板的头上，他那手枪和鞭子就都沒用了。曾經有一个人这样干掉了一个监工；虽然沒有亲眼看見，无論如何有人这样說过。不过拉蒙已經学会抑制自己的冲动，而用做作的虛伪服从来代替它。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长期准备之后才发育的。植物为了以后有一天頂着壮丽的花朵，就是这样在冒险露出胆怯的嫩苗以前，先长时間地在地下萌芽的。蜜蜂和螞蚁在开始它們的工作以前，也是作为幼虫，毫不輕率地悄悄地成长起来的。門苏不过是学习了自然的这一点聪明預見，他已經习惯于等待了。当无謀的血液涌上他的头頂，加速他的脉搏，使他的心脏命令干脆跳下去的时候，拉蒙告訴自己：还不行！而这个"还不行"就是他屈辱程度的特征。报复的时机还沒有成熟，还沒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拚死活的程度。还不行，我們等着。时机还沒有成熟！

他在从树上下来听着以后的辱駡时的那种沉着，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訝。他做作得那样謙逊，以致阿馬罗先生一刻也沒有想到要举起鞭子。他过了沒有多大工夫就走了；拉蒙又繼續对女神卡阿作战。但是人們在跟树木这样的战斗中也学会怎样收拾人，因此砍伐森林也使未来的反抗者成长起来，当然还隐蔽着，不过已經很危险了。他有一天会把人当作收获的，那时监工和經理的头顱、胳膊和腿都将血肉横飞。他現在知道这一点，这种

信心使他有力量忍受一切詬駡，忍受最大的屈辱和最严厉的懲罰。只有这样才能有一天得到复仇的收获。不过目前这种时机还沒有到。

新的叫声象远方的海嘯，涌到他这兒来。他高声回答，最后連嗓子都喊啞了。他并不知道那些伙伴准是在什么地方，可能就在邻近的树上，也許是在几百公尺以外。可是从他这高处，从茂密树叶形成的綠幕后面是什么也辨認不出的。只有这象禽鳥在綠色籠子里乱扑似的叫声，从一棵树传到一个矮林，再到布滿枝叶的紅色土地上，升到树梢上，使他覺得伙伴們就在附近。他有时彷彿看見西尔瓦諾在自己身旁，那是个肌肉发达，身强力壮的黑人，虽然头脑稍为单純。有时又好象辨認出害寒热病的佩賴拉、皮魯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伙伴，他們都在使人精神錯乱的工作声中，在鉄器連續不断的打击声中，不停手地砍伐着树枝。在这种不間断的杂乱的叫声前面，任何孤独之感都会逐漸消失。密实的叶簇增强了回声，把每个声音送进大家的耳鼓，好象他們想用这个办法互相安慰彼此的不幸，并注入新的力量，以便能够在对冬青和对他們的追害者的战斗中进行頑抗。喘息了一会兒，就有弯刀或小斧头的稀疏的丁丁声不停地传来。当感官越来越迟鈍，压在脖頸和肩膀的炎热和疲倦越来越沉重，两臂开始力尽的时候，門苏們往往覺得这种輕微的、似乎很近的丁丁……丁丁声，是他們与生活的唯一联系。丁丁，丁丁……对环境的任何感覺都逐漸消失了，只剩下这可怕的疲憊，而它很快就变成剧痛，于是人們再也不知道这丁丁声是来自伙伴的弯刀，来

① 意即："瞎子"。

自呻吟的树木，还是来自本身那衰弱的心脏。可是活兒还得繼續干下去。必須把亮晃晃的鋼刀接連地砍进柔軟的木头……丁丁……再接再厉地使出最后的力气……丁丁……直到一棵冬青树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可怜的树干为止。丁丁，丁丁……直到死亡为止。

29

几天以前，大家就来到了“先鋒”魯佩尔托和拉蒙所发現的“矿”上。他們立刻在阿馬罗先生那无所不在的、有权威的目光下开始了工作。他根本用不着在場，不妨几个鐘头不露面，那对严厉、冷酷的眼睛好象时刻不移地跟在身后追查他們，盯在背脊、肩膀和胳膊上，使他們这样明显地感到痛苦，以致他們不自覺地轉过身来凝視这个想象中的阿馬罗先生的那张嘴——一个发恶臭的黑洞，里面有七高八低的肮脏牙齿，并且听到从这个黑洞里不断迸出的同样几个字：“快点！畜生！赶快！奈克①！”

有时是粗野的威胁和詬罵。于是他們馬上又弯下腰去，双手加倍地努力（一种由忿怒滋养的力量）揮动弯刀。他們在这种时刻决心要尽快地干活，以便抵偿在这个企业欠的債，离开这个該死的监獄，回到波薩达斯，永远不再到上巴拉那的任何地方来。他們在自己的迟鈍思想中思考这种前途的可能性。他們应該怎样着手呢？波薩达斯沒有任何工作。恩卡納逊也沒有。如果他們不能留在那些开墾地內，以后怎么办呢？于是一个可能

---

① 意即：“快点。”

的希望在門苏身上又成为泡影了；他覺得自己处境十分孤独可怜，不由得沮丧地把弯刀垂下一会兒，凝視着深綠色的叶海。可是狂暴的声音立刻象一群脫了鎖鏈的狗似的袭击他："奈克！总是他媽的这么懶！"

上面高处的树梢上，清脆的丁丁声或小斧子的重滞的鐺鐺声又响起来；小斧子是为了能更快地砍掉大树枝而代替弯刀用的。門苏的喊声，他們的汗水和增長着的疲倦气息，又瀰漫了森林。一点鐘一点鐘地这样过去。太阳常常躲藏在枝叶和树干形成的墻壁后面，当它走完了原始森林上面它那几乎不可見的道路时，就突然沉落在西方。而門苏們（黑人西尔瓦諾，可怜的、衰弱的皮魯，被寒热病折磨得日益不支的佩賴拉，年輕的克累斯提諾和拉蒙，以及老西克希托）一直砍着，他們全攀登在树的丛枝里，并且把树干象个女人身体那样紧貼着自己；他們接連地狠狠地砍，最后树枝咔喳一声断了，墜落到地面。就是脏皮肤上不断凝結的汗垢使他們太难受的时候，他們也顧不得擦一擦。其实，用衬衣角或是肮脏的湿围巾在脸上抹一下只要几秒鐘尽够了，然后斧子的粗柄攥在汗湿的手里就又有粗魯撫爱之感。鋼器又在空中嗖嗖地响，一群落在另一棵树上不住悲鳴的鸚鵡被赶跑了。可是，苦悶的思想繼續回旋着，尤其是当白天将尽，黑夜象一只大犰狳的甲那样降下来的时候，庄严沈默的森林似乎通过每个細孔同时散发出一种柔軟的、渗透一切的忧郁。

要是在下游那里能找到一个稍微规矩点的，不完全这样卑鄙的老板，那該多好啊！掙上几个比索，腰里装得滿滿的，星期日穿上象样兒的衣服，到处听听音乐，那該多好啊！然后再討个老婆，她必須长得美，穿一条漂亮裙子，头发上戴个大金櫛梳，回到棚屋的时候，她以热情的嘴唇和丰滿的胸脯等待着，后来慢

慢地……

"快点！他媽的，黄狗！怎么在这兒打起瞌睡来了？"

門苏的美梦突然被惊醒了，他向下瞪着大眼，寻覓这可恨的人。可是这兒什么人也沒有。他白白往四周查察了一陣。惊醒他的是把他弄成傻瓜的恐惧，是經常預期这种可憎声音的鞭策的积习。这兒沒有任何人，只有恐怖。这种恐怖是监工和老板为了把契約劳工造成一生低首下心的工具；一个可怜虫，永远不敢想到反抗，并且因为怕被那些无所不知的人識破，連最輕微的憤慨都得抑制在內心而慢慢地、有計划地在每个契約劳工的心里培养起来的。因此，他在上司面前怯懦而虛伪地向下看，以便隐瞞自己的思想。因此，他經常自己承認胆小并甘願服从。可是一旦他张开掩护着的眼皮，抬起头来仰視的时候，那他就会要那些跟他敌对的把他弄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人的命。他有朝一日强迫他們吞食这种苦果的时候，他們千万不要悲叹。

30

有人喊开飯了，但是他沒有听見。最后他发覺了，馬上随着最后砍掉的树枝下到地面来。他适当地舒展过肢体以后（因为他胳膊和腿上的肌肉已經象攀藤植物似的連接起来了），慢慢地向矗立在林中空地中央的一个小棚屋走去。伙伴們都已經在那个地方。黑人西尔瓦諾沉默地带着他那經常有的天眞微笑靠在一棵比他高不了多少的乳香树上。两三个人在地上躺着，有的支着胳膊肘，有的仰面朝天，慢慢地咀嚼着，目光消失在綠色荒野中。中間的一爐旺火上煮着一鍋約帕拉①。从一个口袋里給大家

分了面包。面包太硬了，拉蒙费劲嚼了半天才稍微变軟一些貪婪地吞了下去。接着就传递杓子，把杓子伸在罐里，立刻漂上来一堆沒有煮熟的陈大米，一点点玉蜀黍和夹杂着头一天剩下的曼狄奥卡[2]的残余。他們不声不响地吃着。西尔瓦諾往自己碗里盛了两三杓，就回到他的位置。皮魯享受般地吃着，吃一羹匙咂一会嘴。拉蒙也跟别人一样餓，可是这热飯食使他的胃不舒服，絞着他的空空的脏腑。一直还沒有人說一句話。他們实在太累了，却又已經想到摆在面前的活兒。他們要全部搞完的活兒只剩两天时間了，而未砍的冬青树还很多。他們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拿起自己的工具，擦干淨利斧和弯刀。

一个人好象要把一个已經开始的意見公开討論完，他說："我們必須把活兒做完，老板这样說过……"

"到底怎样搞法？还有这么多的活兒要干……不可能！"

"再多我是不行了，眞的！"

"我也不行了。"

"回头他又来了，大喊大叫說：快点，快点！我一听到連声說我应該加快，我的血液就沸騰起来。他有一天会遇到……"

"他們把你的意見一点不当回事！"

"不当回事，"黑人西尔瓦諾的声音象回声似的传来。

"到老板那兒去一趟，告訴他你再多不行了，一定会看到他怎么行动。"

"还不是象条发怒的蛇。"

他們琢磨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已經相信絕对想不出来。老西克希托平静地发表意見說："上树下树费的时間太多了，干

---

① 約帕拉(Yopara)，一种食物，用大米、玉蜀黍、腌肉和豌豆做成。

② 曼狄奥卡(Mandicca)，美洲植物，可磨粉食用。

脆把它伐倒倒容易些。”

大家好奇地围上了他。老头没等别人多費工夫求他。結果他告訴他們的也无非是一些人家已經知道的和上巴拉那的机警采叶工人早就使用过的办法。对于树木本来不应該抱什么同情，就是这么回事！

“在上头多累啊！如果你把树伐倒了，那你的活兒就算完了一半啦。”

“他們不說話嗎？”

“他們是誰？”

“吓，别人，老板，监工，圣先生……”

他讓大家放心，不会有人說話的。他們为什么要反对呢？树发生的事跟他們有什么相干？阿利卡也好，任何其他的企业家也好，不管在巴西、阿根廷，还是在巴拉圭那面都是一样，誰也不关心冬青林的命运。要紧的只是收获、焙干、装运和以后的付款。老板需要的是錢，巴西銀行的現金和巴拉圭或阿根廷的比索。多几千棵树少几千棵树又有什么要紧？何况这块地方是大伙兒的，也就是沒主兒的。明天另外一个人得到特許，或是政府不断增加新税，这生意就作不成了。不会有人說話的！重要的是最大限度的眼前利益。只要森林的残酷破坏者能够占有它那芬芳的叶子，你尽管放心大胆伐这些神圣的发白光的巨物好了。尽管伐它們！誰也不会过問这件事。

“那我們說伐就伐好不好？”

“很明显，这样干容易得多，快得多。”

他們向四面分散开了。鋼器又出了声，可是現在发言的只有斧子。磕哧磕哧的音响代替了弯刀的清脆的丁丁声。細长的高树干不大会兒就歪倒了，茂密的树冠落在多年負荷着这个巨物的

銹紅色土地上。它刚一倒下，門苏的迫不及待的鉄拳已經向它攻击，以便完成这項破坏工作。折断的砰轟声在各处重复响着。斧子劈得越来越猛，弯刀砍得越来越凶，仿佛都在跟原始森林进行殊死的战斗。阿馬罗先生突然在一个契約劳工的身旁出現，他带着厌恶的神情注視着皮魯的毁灭工作；瘦子本以为自己又要捱一頓臭駡，但是阿馬罗先生对于这样野蛮地杀戮自然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对这一扫光的方法沒有一个字的抗議。他仅仅說："奈克！"

侵　略

……他們象多明戈·巴尔特先生一样来到这个地方，即使他們沒有象他那样发财，每人却也弄到手一大块土地。如果說他們沒有馬上占有这整个地区的一半，那无非是因为先行人沒有多留下罢了。这些广大地产的主要所有者是魯德辛多·罗卡·埃雷卡博尔德和达里奥·許罗加……

……許罗加迫害穷人家的姑娘，他奸污和奴役她們，或是把她們拐带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贈給他的朋友作"妾"。他最精于打牌。他作初級法院推事时，发生过最可耻的走私事件。装着外国貨的两輪車由本国警察押着，可以平安无事地駛过波薩达斯的最大广場……

（埃·莫姆貝洛：《米修內斯的初級法院推事》）

璐庫魯-普庫地区的所有冬青企业家都被迫撤离，移住在米修內斯境內或是巴西，因为巴拉圭政府在巴雷罗总統的时代把冬青地区的开采权交給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安东尼奥·奥里貝公司的股东埃斯科尔巴将軍。后来这些冬青林易了主，并且……"

(摘自一份記录)

官厅都不干涉出产冬青茶的地区，但是上巴拉那更不干涉官厅。上巴拉那只有一个願望，就是不要打扰它。"矿主們"——冬青林的主人和大地主——但願沒有人过問他們的事情。增加捐稅倒毫无关系。的确，到处都有总督，这里跟那里一样，都有为冬青林派的全权代表、副行政长官、法官和警官，可是沒有人因为这个感到不安。企业家們在自己的經常賬戶上列上"种种开支"就万事亨通了。

这項开支有时非常大，因为官吏們都喜欢豪华的生活。可是这还是合算的。加以餽贈是用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的。例如米修內斯的警察局长的安家全部家俱費就是一个企业家代付的。法官左一所右一所購置的房产由另一个企业家付款。官吏的一切揮霍，搞女人，宴会，甚至做衣服，完全由企业家負責。但是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沒人敢来干涉他們的事情。官厅旣不干涉上巴拉那，上巴拉那也不干涉官厅。

这个地方的生活算不得愉快，这兒簡直是到了地獄。任何人但能离开就想离开。大冬青企业家有了巨額財产想离开它；經理和监工偷足了想离开它；門苏們病了或是死掉也要离开它。

但这仅仅是一种幻想。他們全是这个可悲的幻想的牺牲品。因为誰經受了这个地方的誘惑，誰哪怕是仅仅一次踏上了这个带紅色的土地，就永远再离不开了。他就成了上巴拉那的囚徒。

有些人自己騙自己，妄想可以逃脫它。他們幻想腰纏累累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或是到里約热內卢去。他們与白皮肤的法国女人姘居，养尊处优，买汽車和游艇，在賭博上消磨时光，环游全世界，并且禁止人們在他們面前談到冬青茶。

但是上巴拉那不讓他們离开，这里流行着热病，这种病使他們逐漸衰弱；流行着梅毒，使监工或企业家刚一強奸女人就传染上。再不，就是更可怕的事：他們成为一种不可解之謎的袭击的牺牲品，这种袭击麻痹他們的意志，并使他們在上巴拉那的任何一个居住地再担当起他們从前的角色：当剝削者和人販子。誰也不能逃脫冬青的祖国。不管是工头，还是监工或經理，都跟受他們压迫、奴役和屠杀的契約劳工一样，被套在同一付枷鎖上。

門苏們也不例外；因为他們是上巴拉那的生命神經；他們从小就用自己的粪便、眼泪，以后并用自己骯脏的汗水、血液和肌肉的力气給它施肥，直到最后一天，他們完全疲憊，并且被榨取得泪干汗尽，血液枯竭，向它繳出最后的貢物——他們的可怜的白骨——曝露在原始森林的空地上，或抛入这条巨川的河底与其他沉落的残渣化合为止。

不。沒有人能逃脫冬青的祖国！沒有人！

阿梅莉亚感覺到胎兒在心脏下面发育。他来得好快啊！她

簡直沒有来得及忘掉可怜的加拉尔森，这胎兒已經在她的腹內活动了。他用自己那暗色的，絲綢般柔軟的小手不倦地尋覓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痛苦正等待着他。她覺得病了，心里忧悶，害怕发生最倒霉的事。如果这孩子根本别出生，就讓他留在这个蔷薇色的黑暗中，不知道飢餓，不負任何責任，也許会更好些。她本来很想墮胎，但是露易薩給她的各种葯草都不灵，她发覺得太迟了。她現在覺得他怎样地在震动、感覺，怎样无情地吸收她的一点点力气，并貪婪而暴虐地攫取她吃进去的东西。这一切是为的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要他成为那些瘦弱、永远疾病纏身、随地爬滚、跟他們不幸的父母一模一样的孩子里面的一个嗎？她眞想要压自己的脹得不象样的肚子，悶死这个小敌人。但是她沒有足够的力量。她的力量仅仅能够活下去，再有就是留心胎兒怎样象灾禍那样不斷地、冷酷地长了又长。

她这个痛苦的思想也許是被烏云蔽天的沈默下午的寂靜引起的。她走了出去。他們在这个小棚屋附近种的那些曼狄奥卡和香蕉，都向烏云聳起它們的綠色和黄色的尖端。她小心翼翼地、慢慢地一步一步走着，突然遇到一条亚拉拉。虽然灌木几乎完全隐蔽住蛇的后半个身子，她也立刻看出它很长，有中等树干粗細，力量非常强大。这东西离她太近了，她連那虹色背上的暗色三角形和浅色的肚皮都看得十分清楚。蛇快如閃电地鑽進矮林不見了，她才意識到自己沒有被蛇侵犯。这样看来他一定是个男孩子啊！无論如何，按照上巴拉那的迷信，就是这样。但是她沒有把这个朕兆当回事。要不是两只小手不住地在她肚子里打拳，她大概难以想到自己一直还活着。

她終于到了曼狄奥卡矮林跟前，想拔除一些妨碍植物的杂

草。但是她向地下弯腰的时候，忽然一陣剧疼，不得不跪了下去。她无意地想到恐怕要在这兒、在这連水都沒有的銹紅色土地上，在这个无边无际，她仰卧着可以观察全部冥晦的天底下，自己孤另另地生孩子了，因为她已經来不及通知伊西多拉。

完全跟那次一样。可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她脑子里一閃，那些往事象一幅特别的图象清清楚楚地浮現在眼前。那时她还不滿二十岁。她当时跟母亲一起住在恩卡納逊。母亲身高力壮，整天洗衣服，也时常在别人家当厨娘。她的第二个或第三个丈夫是个黃脸膛的汉子，最爱弹六弦琴，夜間不是去跳舞，就是去拈花惹草。白天他躺在床上，随时要喝冬青茶，必須阿梅莉亚或是另外一个孩子給他打点。他不爱干活兒，从不往家里拿錢或是什么食物；他还非常好打架，常常弄得遍体伤痕。可是母亲給他煎草药，和他几个小时地晒太阳，每次都使他好得很快。尽管夫妻間发生不少剧烈的爭执，她还是沒有放弃爱她的亚辛托。虽然他跟居住地所有妇女的桃色糾紛她并不是不知道，她还是再三为他牺牲。她带来了六个孩子，跟他又生了两个。一群孩子整天哭喊，淘气，打架，随地大小便，并且不断地嚷餓，因为食物永远塡不飽这么多的嘴。阿梅莉亚穿的是一件洗褪了色的紅衣服，两条粗辮子一直搭拉到臀部，小小的乳房显得快要成熟了，但是她当时还沒有想到这些，她差不多一直在帮助母亲。她整天把双手浸在河水里，在石块上揉脏衣服。有一天干活时候，她問母亲："我們为什么必須靠給别人洗脏东西生活呢？"

这时母亲一面用她那有硬茧的大手撫摩着女兒（她平时很少有这动作），一面悄悄告訴她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注意吧！这种日子不久就要过去了。我們将找到一件宝貝。我有吉兆，而且借神保祐，它会答应我們。神要是大发慈悲，指給我們正确的

地方，你就可以看見它……”

从这一天起，母亲就常常偷偷告訴她这类秘密。母亲一向是脚踏实地的人，現在突然滿怀幻想；她对某种神話信以为眞，說不定哪个隐藏的宝貝会帮助她改善生活。她有几次夜間“看見”了教堂旁边一堵破墻中有稀奇的光亮，她越发坚信不疑；还“听見”哭泣和叹息声。她一定要把这兒掘开找找，或是把砖都起开……

“……以后你再看，咱們的生活会多么好！”

她就是这样把自己关入梦境，毫不覺察阿梅莉亚怎样被繼父所窥伺。每当亚辛托在半暗的屋内或是在外間单独跟阿梅莉亚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捏她一把，就是試图撫摸她。这些粗笨、討厌的撫爱使她吃惊并深感汚辱，她怀着极大的羞耻逃避着。可是她暗中早就提心吊胆的事終于在一个夜里发生了。她为了躲开棚屋里窒息的空气，把自己的床摆在外間。她在这兒仰臥着，注視深蓝色的天空，覺得輕松舒适，近乎幸福，然而却不知道因为什么。亚辛托象往常一样很晚回家来，微带醉意，但实在仅仅是微带醉意。这时他发覺她躺在外間，就一面輕声安慰她，一面笨拙地撫摸她。母亲在十分疲倦中睡得正酣，于是她在一种极恐惧和非常痛楚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繼父知道了爱的秘密。

以后这种事情又发生了很多次，母亲几乎无异議地忍受着。亚辛托早晨从微醉中醒来时，就叫阿梅莉亚到他的草蒲团上去。一次拒絕就会招来新的打击，新的无礼，引起跟母亲长时間的吵鬧，使母亲苦恼，愈来愈远离眞正的生活。

因此她忍受一切；而且在以后的几年，她遇見的一切男人，他們願意跟她干什么，她也都忍受。

她試图掙扎着站起来，但是肚子里一陣絞痛使她站不起。她似乎已經拴在地上，成为这干旱的紅土地的俘虏。一只小松鼠在附近一棵树的枝头玩耍。她目光恍惚地随着它的活泼的跳跃，心里在怀念拉蒙。她不能发怨言，实在不能。她由于他才得以摆脱过去那种人尽可妻的境地。是的，他非常沉默，本身毫无愉快的事；他經常在反省自身，好象他怀有隐忧似的。不过，他从来不曾动手打过她——别的男人对待他們的妻子多么可怕啊！他可以說从来沒有喝醉过。就是星期六晚上别人从管理处領到票子都去大喝特喝，不定在哪里醉倒，沒有力量或意志再站起来，借酒力来忘掉他們第二天必須回去的地獄而感到幸福的时候，他也不这样做。

她再一次竭力站起，这回勉强坐了起来。小孩又在她肚子里震动，表明一个自己的，已經差不多独立的生命。它只是还缺少那最后的一跳，来跳进生活巨流的漩涡，誰也不知道这巨流将把这个新生命漂到哪里去。这时候，天愈降愈低，把她包在一个潮湿的外衣里。她覚得慢慢地下起来的雨象是往地上在打又細又凉的釘子。她似乎看見拉蒙从后边的皮卡德上来了，他一面走，一面用一根小树枝打开杂草，另一只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弯刀。他的身躯在增长，越来越大，直到完全遮蔽了这时哭得更厉害的天空。

她睜开眼睛的时候，拉蒙仍然站在她跟前。他用双臂把她托到棚屋里，放在他自己用一些兽皮搭成的床上。他的眼睛充滿着不安的詢問神情望着她。

“亲爱的，你覚得怎么样？”他的声音顫动着；他覚得自己对于这种不能减輕的痛苦毫无抵抗的能力。

她为了安慰他，竭力抑制着自己；她終于勉强地說：“我很好，一点事沒有……”

“你有什么需要嗎？”

“放上泡茶的水，然后到露易薩和伊西多拉那兒去，讓她們到这兒来。”

他笨手笨脚地（还从来沒有象这样笨过）点上火，因为木柴湿，很不容易点着。但是尽管雨下得越来越大，火苗还是挺旺地冒起来了，不过寒气却并不因此而減輕。阿梅莉亚感覺到这种寒气越来越多地从棚屋的隙縫和窟窿里鑽进来。拉蒙把她所有的衣服全給她盖上了，件数并不很多；阿梅莉亚还是渾身打哆嗦，双手冻得生疼，甚至她竭力摩着双膝也不頂事。只有肚子，这个似乎已經不再屬于她的难看的庞然巨物，仍旧保持着一种自己的特别的温暖。

“但是我总不能讓你一个人……”

“只管去吧，旁的沒有什么……”

他們彼此看着，他那对熬夜的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妻子的正竭力抑制着的疲倦的眼睛；这时她咬着嘴唇，指甲在衣服底下深深掐在自己的肉里。即使这样，那紧张的面容，愈来愈模糊的目光，和咬得紧紧的似乎要制止任何喊叫不容它传到他耳朵里的牙齿，还是把她的痛苦流露了出来。拉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往外跑去，踢倒了凳子、盆盆罐罐和路上的一切东西，傾盆大雨落在他的身上。这时候阿梅莉亚的第一批泪水才从痛得扭歪了的脸上流过，似乎她希望这样来解脫腹中針扎一样的陣痛；她結結巴巴地重复了一句：“旁的沒有什么……”

32

拉蒙磕磕絆絆地来到这小冬青林另一端的棚屋。他的运气不錯，因为他遇見一个医生，是个有經驗的老大娘，她一着手就好。拉蒙馬上往前跑，再通知其他的女人。他向管理处跑去，身上已經湿透，連雨都不再覺得了。雨越下越大，把紅土地变成一种滑溜的物質，踏上去随时有滑倒的危险。拉蒙終于喘息着敲眼房門的时候，他已变成了一种不象样子的泥猴。湿头发粘在脸前，使他根本認不出在这兒說話的是什么人。但是他覺得这沒关系，好在屋里很暖和，有希望从容弄干自己的衣服，然后再把給阿梅莉亚領的東西夹在胳膊底下，并且……

“瞎眼的狗！我問你想干什么！”另一个人从窗口探了探头，咆哮說。

“請开开……雨下得太大，”拉蒙被这种接待弄楞了，只应声說出了这句話。

“不行。你到底要干什么？”

拉蒙考虑了一下，为了压过暴风雨，也同样大声喊道：“我需要几条毯子……我的老婆生孩子了……医生交代过，还要几听牛奶……还有……”

可是窗口那兒的人不見了。拉蒙在那里等着，渾身湿透，暴风雨险些还把他身上的衬衣撕掉，因为他把自己的邦却留給阿梅莉亚了。另一个人的影子又出現了，拉蒙已經希望这个人現在会放他进去，但是他只呵斥說：“今天什么也不往外发了……只有星期五……”

“例外地……”拉蒙接着說。

“沒有的話。圣先生說你一向爱搗蛋，你現在还不安分。”

他的自尊心象他那衬衣一样撕成了碎片。

“到老板那兒去告訴他，請他行行好，因为我那可怜的老婆确实有这种痛苦，而且一切都由我出錢……”

“今天是什么也不往外发的，”那个人无动于衷地重复說。

拉蒙忧悶地絞扭着双手。他一面大声狂喊，一面捶打这上了門的門：“告訴他我全都付錢！我这样要求沒有别的，因为要沒有这些东西，阿梅莉亚就得死！你倒是听着啊！”

話白費了。他招呼的是一堵墙，那个人早又把窗戶砰地关上了。他把門板拳打脚踢了一陣，雨也跟着敲打。这样过了好半天，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这粗暴行为的荒唐。他只有苦悶的感覺，两个拳头痛得越厉害，他对这不說話的墙越恼恨，而他心里也越輕松。当他双拳慢慢地因流血而减力，終至完全疲乏，象个醉汉似的把軟弱无力的身体靠在墙上的时候，这种极大的憤怒和他为了受苦的妻子的忧悶似乎逐漸消失了。他几乎沒有理会，門到底开了，三个人用拳头打着把他推了进去。从另一个房間传来圣克魯茨傲慢的声音：“給他一頓好打，然后把他赶出去。对这种家伙只能用脚踢！”

又一拳把拉蒙打倒在地下，踩实了的地面是干的，貪婪地吸收着从他身上滴落的水。

“好好教訓他一頓！他一定会长点見識的，”看不見的人繼續說。

拉蒙簡直成了一个精湿的包裹，意志完全消失了。他听憑他們的摆布；他們粗野地扒掉他身上的破衬衣。傲慢的声音沉默了。外边的雨点不停地打在板墙上，劈拍劈拍地响，正象里边

連連抽在这个門苏湿皮肤上的鞭子一样。

在陷阱中

哭哇，哭哇，亚塔伊①

枝上的小鳥兒……

在这条河流进巴拉那河的入口前面不远处，出現了一具用烂叶、树枝和蘆葦复盖着的尸体。这条河的名字是蒙代，但是大家都管它叫“偷窃河”。可是这次这好偷窃的河流什么也没拖走，却反而带来了这东西。它带来的这个沉默不語的人，双手反綁在背后，慢慢地順水漂流着。常常有旋涡把尸体翻过去，使两眼馬上露出，似乎在凝視天空；这时候，被一小条韌皮捆在一起的蓝黑色双手就不見了。这个人几乎完全光着身子，他那血淋淋的大脚是被銳利的石头弄裂的，也許是被什么貪吃的魚咬坏的。他的褲子破了，露出踝骨和毛茸茸的小腿肚。腰带已經松开，褲子碰上一块石头就又多撕烂些。密密的黑色汗毛象黑烟似地涌起在肿脹得难看的肚子上；裸露的銅色胸膛上的皮肤似乎綳得要裂开了。脖子上还纏着紅围巾；紅围巾与苍白里带微黃的脸形成鮮明的对照；黑头发几乎盖到嘴边，自然看不見它下面的脸。

这个人不慌不忙，十分平静地向那里漂去。这次旅行遇見很多偶然事件，他显然并不着急。他操舵向巴拉圭岸边駛去，接着与河岸平行着繼續駛行。一根树干滞留了他一会兒，才給他

① 亚塔伊（Yatáy），一种树木名。

蘯开路。然后他遇見一只死鳥，它伴随了他一段距离，当时这湿淋淋的禽鳥粘在他的头上，与乱糟糟的头发形成一个罕有的假面具。后来他們又分离了，水流把他送进了蘆葦。他在这一丛或那一丛葦子前面停留一下，但是他对它們不大感觉兴趣，因此他又动了身。河上大雾瀰漫，不久就下起雨来。雨点柔和地落在他的皮肤上。雨住了的时候，一只蒼鷺好奇地向他接近。可是这个門苏无动于衷地继續漂动，正向着阿根廷岸边靠攏。太阳又出現的时候，情景变得更加凄惨了。輝耀、炎热的太阳預示要閙天气。尸体冷淡地接待太阳，无敌的死神与給予生命的星辰之間的这种决斗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一个港口耽擱了他相当长时間，而且他圍着自己的軸旋轉起来。他象被一种看不見的风推动的一个可怜的破风信旗似的轉了又轉。他終于获得解脫，繼續前进，从容不迫地游覽每个港湾和每处堤壩，每个从河床聳起的峭壁，以及原始森林敢于以树根远远伸入水中的每个地方。他在最后一次的惊心动魄的游覽中再一次观察每个細节。几只鷗鳥盯着他向愈来愈窄的河流降落，这时他沒入腐烂植物和死动物的一处冒泡沫的漩涡中去了。后来巴拉那河拐了个急弯，鷗鳥就完全看不見他了。这具尸体象箭一样快地順流漂去，嘴巴和鼻子都淹沒在澄清的波浪里，发青的手反綁在背上，攢成拳头，似乎在咒罵这光輝灿烂的天。

33

他很晚才回到家里，归路上的情况稍好一点。虽然是暗夜，只有在电光閃耀的时候才能稍微看得見，他不过跌倒了三、四

次，有几次他在森林里迷了路，但是一种无名的力量終于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最后朝灯籠的微弱光亮走去，灯籠是她們挂在他的棚屋上的。

女人們凝視着他，她們的神情先是惊訝，随后又是害怕。他沒有听明白她們說什么，就直接走到床前。阿梅莉亚仰卧着，脸象蜡一样白，紧閉着两只眼睛。她的胸膛犹如一个残缺的馬达，以短促的間隔顫动着，呼吸象打呼嚕。他几乎不用看阿梅莉亚，就可以知道一切都完了。

"拉蒙，一定要坚强啊！"伊西多拉搽着他的胳膊說。

但是他不需要任何安慰。現在他对自己有把握，意外地有把握。他只希望弄清楚自己的灾难究竟要落到什么程度。这灾难促使他不顧黑暗的夜間，不顧自己的痛苦和极度疲乏，跑到这兒来。他必須明确是不是已經发生了最不幸的事。假使仅限于捱这些打，受这些屈辱，那么他永远不会有这种勇气。可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这个頹废的老契約劳工变成了一个新的人物，他万分坚决而冷酷，并由一种象他的弯刀刃一样鋒利的意志武装起来了。

"情况已經很不好。她太虛弱了，你知道嗎？我們毫无办法……"

拉蒙随着两个医生的眼光，看見地上放着的东西。一个小包裹，上面盖着一块布。他好不容易才看出这个圓骨碌的小东西；他打了一个冷战，可是他控制了自己。

"那么她呢？"在老潘卡递給他一碗冬青茶时，他才問出来。

这个老妇人低下了头，似乎怕泄露自己的心思。

"我們要尽力設法……要是能够止住血……这可怜的人失血太多了。現在我們已經給她敷上几个蜘蛛，你知道，就是黃蜂

窝上經常有的这种蜘蛛。我总在一瓶燒酒里保存着这些东西，准备这种場合使用……很好，看样子，似乎血已經止住了……”

“露易藤太太有一双吉利的手，”另一个老妇人郑重其事地說。

从后面不时传来产妇喉中的喘鳴声。一种强烈的恶臭充滿了屋子。拉蒙知道如果他再繼續吸进这种空气，如果他再繼續注視这个应該成为他的孩子的小包裹，那么，他恐怕要暈倒了。雨又下起来，水从四面八方侵入小屋。虽然如此，他还是走到当門用的布帘跟前，把它拨开，拚命地吸着潮湿的空气。女人們同情地目送着他。她們看見的无非是一个穷苦的契約劳工，渾身湿透，塗滿紅泥，背上还显出新的伤痕。她們看見的无非是一个意气消沉的人，他刚失去自己的孩子，也許过一会兒还要失去妻子。她們关怀地注視着他，似乎她們担心他会失掉神智。她們不知道恰恰是現在，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健壯，更坚强，他的內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不屈不撓的意志。因为他現在找出了自己灾难的最根本的原因。

34

繼續鬧天气，使冬青林里的工作陷于停頓。风暴和傾盆大雨阻止了对树木的破坏工作。騾子也吧，牛也吧，在淤塞的皮卡德上都无法前进。用蘆葦、木头和泥土草草盖成的小屋里，侵入的湿气使冬青叶腐烂。男人們沒事干，閑坐着，或是几小时地在酒吧間流連，因而又欠下了新的酒債，必須以后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沉重劳动来償还。拉蒙却喜欢对那些到处偵探的监

工經常警惕着，与喝得不大醉的伙伴們談話，或是呆在自己的棚屋里。阿梅莉亚还沒有复元，仍然躺在床上，两眼冒着寒热病的光芒。她满头白发，两手不住哆嗦，突然变老了，整个小时的痛苦咳嗽簡直要震裂她的胸膛。拉蒙双手痙攣，凝視着連綿的霪雨，象一尊泥胎似的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一天下午，阿多尔福意外地来了。他們已經有几个月沒見面，現在成了两尊泥胎。他們沒有多少話可說，彼此的遭遇太相似了。

"日子眞艰难啊！你知道我是不說大話的，但在整个住地，我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工人了，我非常辛苦地工作，我想干了这八个月总可以偿还我的賬了，沒想到后来他們給我結賬时候七折八扣……"

"后来如何呢？"

"还不是老一套。先罰你一笔，然后是一双拖鞋五比索，一把斧子二十比索……"

他点着了一支紙烟。

"結果你欠的債比先前更多了……"

"就是这么回事。"

又是一陣沉默，只有病人的呻吟冲破它。

"你往后干什么呢？"拉蒙問道。

"他們打算雨一停就把我派到另一个住地去，更在里边……"

黄昏在雨的掩护下非常快而且不可阻挡地来临了。在昏暗中，附近的香蕉枝干与尖尖的曼狄奥卡矮林合在一起，繁茂的原始森林变得模糊了，它只剩下一片暗褐色的东西，雨的洪水不停地从它里边流出来。

"那么你呢？"

"我打算逃跑……"

"他們一定不会讓你走掉。"

"那还用說，不过我还是要走，你将看到……"

雨不慌不忙地均匀地下着，似乎它决心要把这块地方，以及这块地方所有的可怜生物和被虐待的树木，和在这里生活和呼吸的一切都淹死在一个海里。拉蒙的声音也是从容的，他正把他在那些不眠之夜和同样不休之日所策定的計划告訴他的哥哥，同时他也預料到他哥哥会象那次在波薩达斯一样回答他："好吧，我一块兒去。"

阿梅莉亚的咳嗽声从床上传来，这声音好象也表示贊成。阿多尔福站了起来，他以习慣的不慌不忙的动作擦着手枪。

35

已經到了时候。洛貝斯头一个喊道："来，我們砍掉这些树枝……天快黑啦！"

他們陆續走了过来。多打了一仗；虽然他們这一仗大获全胜，可是誰也显不出胜利者的姿态。他們仅仅知道自己累了。一眼看去，到处都躺着去掉根的树木。它們是在一場可耻的、沒有結果的战斗中被利斧砍倒的。人們只是为了得到它們的叶子，就把它們杀害了。它們象断了翼的巨鳥似的，横七竪八地躺在林中空地上，它們的凄凉树梢似乎控訴这种为了几千吨冬青茶的利益而毁灭整个森林的野蛮的破坏工作。但是这些男人并沒有閑心去理会森林的无言控訴，他們急急忙忙地准备打掉叶

子。他們并排摆下两根短树干，中間挖一个坑，找些碎干木头在坑里升了火。当火苗嘮嘮啪啪冒起的时候，两个人抬着一根树枝，很快地从火里一过，然后在树干上打掉叶子。

拉蒙靠在一棵树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他沒有专对某一个人，就說："那么阿亚拉……这个人怎么样了？"

卡塞雷斯是一个富有經驗不受騙的老門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聳了聳肩膀，回答說："在原始森林里不見了……"

树枝过火时，带着短促的干巴巴的嘮啪声爆裂了。

"还有米賴果斯呢？帕尼阿瓜呢？还有那个皮魯呢？"

这是个危险的話題；但是他們非常尊重拉蒙，不敢直截了当地迴避他。可是这次的回答也无非是："这几个人也在原始森林里不見了……"

打掉树枝上的叶子时发出一种咔嚓、嘮啪的杂音。

"你这是从哪兒知道的呢？"

那个人竭力表現得沉着，不过他嗓音的輕微顫动把抑制着的激情清楚地泄露了。

"圣克魯茨的监工法萊罗最近說的，他說完这話还哭了一陣子，这个王八蛋。"

这时他們用木棒打落了最后残留在枝上的那些零散树叶。

"这些家伙有丰富的經驗嗎？"

在卡塞雷斯沒有接口以前，这个問題是沒有一点綫索的。

"談不到，他們携带的东西太多。"

沉默了很大工夫。天很快地黑了。树叶都装上了两輪車。这时一个年輕的契約劳工走过来，凝視着自己腿上纏的那代替綁腿的破布。

"这件事我本来是說不清楚的，可是我昨天晚上因为要取一

双新拖鞋到管理处去了，当时追捕队的人正跟圣先生談話。他們根本沒发覚我在那里，就說开了。他們一共七、八个人，都有好武器。他們带回来一条口袋，里面都是阿亚拉的东西。你还記得他的衬衣嗎？边兒上綉着名字……”

不消說，大家都沉默着，而且越来越甚，他們感到窒息，难堪，象被扔在岸上的魚那样。他們喘息、痛苦到这样：有个人想說什么，可是結巴起来，費了一会兒劲才勉强說出：“这么說，这事还沒完哪！”

他們又沉默了很大工夫。

他們吃力地赶着那几匹几乎拉不动沉重的两輪車的騾子。冬青要在一个小屋前过秤，到那里有一段相当远的路。

“他媽的，他們一定是把他象只猪似地扎死的，”一个人說。

拉蒙眼前紅星乱迸，他不得不强制自己安靜下来。然后他把伙伴們聚集在自己周围，悄悄地告訴他們一点什么。本来沒有走漏消息的危险，但是他学会了多加小心总是好的。一只夜鳥在远处啼鳴，原始森林在暗藍天色的衬映下显得格外淒凉。

“什么时候呢？”卡塞雷斯問道，他好象是代表全体发言似的。

拉蒙举起一只胳膊指指昏暗的天空，說：“当月圓的时候……”

侵　略

冬青茶在神經系統上能起刺激作用；我曾有机会在契約劳工中間观察这情形。这些契約劳工（不論是伐木工人或是赶牲口人，也

不論是騎馬还是徒步）干了繁重的劳动以后，浑身是汗，非常疲倦，只需要喝几口冬青茶，就象产生奇迹似的，可以馬上恢复元气……

（节录博物学家兼考古学家胡安·巴蒂斯塔·安布罗塞蒂的一篇学术著作）

已經給下一工序准备好几千公斤了，但是在这滔滔綠流的焙干和搗碎过程中，又有几吨新叶随着恣意伐倒的树木来到刀下。其他赤褐色的男人說不定在原始森林的哪个角落又已經砍下成堆的新树枝，从树枝上打掉那貴重的叶子，随后捆成捆，讓騾子拖走。工作就这样沒有間断地进行。然后是焙干和搗碎；到剩下一种細粉末时，再由奴隶費劲地装在大口袋里。这些鼓膨膨的口袋（必須尽量多装）装在两輪車上，由耐劳的牛拉走，或者装进冒烟的畸形牲口的腹內，順"大路"而下，最后到达各城市。波薩达斯或是另外一个工业中心有它們新的栈房。冬青茶要在大的磨坊加工，加工后馬上又离开那里，去征服亚松森、巴拉那、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多和全世界。

伊瓜苏河上游那些著名的瀑布，在上巴拉那的中部、米修內斯的北方，带着雷鳴般的怒didn声冲下来。巨大的瀑布把奔騰的水流泻入令人目眩的深渊。深沉的澎湃声越过原始森林传到很远的地方。但是不知道的人在几公里以外經过，却一点觉察不到这个几千年来吞噬了巨大水量也沒有填滿的深渊。

冬青茶的深綠色的沙沙作响的巨流，也从这里发源，它克服一切困难，跋涉长途，役使过几千双手，弯折过无数的腰，把騾子、两輪車、船只、鉄路列車和載重汽車都系在自己的轭下。它占領各城市，建立大規模的工业，使一小撮人发財致富，使千千

万万人遭殃。它侵入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的大部分，以及整个阿根廷。它淹沒了所有的美洲国家。它到达每幢房屋，每个爐灶，每张渴望原始森林的清涼使者的嘴里。圣地亚哥台埃斯泰洛① 的伐木工人、里俄格兰得的加烏乔②、布宜諾斯艾利斯各农場的契約劳工和亚維拉奈达③ 各冷藏庫的工人，都想不到他們的心爱飲料的那股苦味是靠他們上巴拉那的弟兄的痛苦和鮮血得来的。跟过去几千年一样，卡阿以女主人和女統治者、以冬青的不可战胜的女神的身份，繼續統治着。不过，她現在不再是所有的人的朋友了。她置这个人于死地，而使另一个人幸福。因此在这稠密的深綠色巨流中随时随地出現混上热血的濁流。

36

“誰参加了？”

“您瞧，老板，莫雷拉哥兒俩。但領头兒的是这个拉蒙，而且他們随身带有手枪。另外还有六、七个人参加。卡塞雷斯……”

管理員米雷斯特别緩慢地向他的老板报告了这个事变，表示事态非常严重。圣克魯茨正在吊床上躺着。他把淡色寬边帽往脸上拉得很低，以致看不見他那对湿漉漉的灰亮眼睛。他一面喉嚨里咯咯地打着长呵欠，离开吊床，一面提出簡短的問題：“你从哪兒知道他們有武器呢？”

“啊，我有把握！这件事原来是这样……”

① 圣地亚哥台埃斯泰洛，阿根廷的一省。

② 加烏乔（Gaucho），拉丁美洲草原地区从事游牧的牧民。

③ 亚維拉奈达，阿根廷的城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市郊，有冷藏屠宰厂。

在中午催眠的寂靜中，这个混血兒的声音叫起來象一群嗡嗡的蒼蝇。他知道老板在那頂該死的寬边帽的掩蔽下打量着他，他心慌意乱了。他跟白人在一起总不免有这种情形。他虽然三番五次下决心，看見他們时姿态要大胆而果断，去掉自己习惯的奴才相，要象跟自己身分一样的人那样跟他們談話，但是他怎么也做不到！跟門苏們在一起就有些不同了。这些人可以污辱，只要把光亮逼人的怒目一瞪，就足够使他們打哆嗦了。他在門苏当中自然而然地就覺得自己是主人。当他負責一次运輸或是主持冬青过秤的时候，那种鞠躬弯腰，那些必恭必敬的黑色面孔以及他在周围传布的恐怖气氛，都向他証实这一点。与此相反，他每次站在一个白人面前，只要从白人的眼角和唇边看出一点輕視的神情时，他就覺得畏縮。現在他吞吞吐吐地說："……后来我叫人偵察他們……法萊罗担任了这个工作。"

这样的情况他經过不止一次了。那次他在对岸阿根廷那边同另一个企业的老板发生的激烈爭执也跟这情况差不多。米雷斯可以說是老板的左右手，什么事都很順当。"是的，我的先生，我願意竭心尽力，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但是有一天，老板从波薩达斯回来，派人叫了他去，說："我知道你从对岸运来了私酒，弄得我的手下人一夜一夜地醉着。喂，这你还有什么話說？"

他很想剖白剖白，但是老板的目光使他无法圓謊。这个眼光盯进他的眼睛，鑽入他的大脑，象閃电似的打遍他的全身，象亚拉拉的致命毒液似的弄得他麻木不仁。

"这回你可难逃公道，混賬的杂种！我要叫人把你踢开这兒！"

为这件事他想出了一个报复办法。漏税究竟是怎样搞的呢？他对这个把戏是充分了解的。先通知稅务局說有一定数量的圓

木准备驗收。接着稅吏来烙印，作为付过捐税的签記。然后把火印又去掉，再通知稅吏来一次，使他們完全相信这都是新的圓木。就在这时候，把事先巧妙打上偽造火印准备走私的圓木混在打上稅局火印的圓木里，編成巨大的木排从巴西順流漂送下去。单是最后这次走私，老板就弄到純利五千比索，他不知道嗎？

但是他下不定决心完全摊开自己的牌。老板的冷諷热嘲弄得他不知所措。当人家不給他任何报酬，把他象个普通門苏似的驅赶出来以后，他才决心要报复；于是他在波薩达斯的稅务局提出控告，但是老板只破費几个錢，这件事就成为永久悬案了。老板不枉是总統的远亲，不枉与总督特别要好，而且是一个残忍屠杀印第安人、被称为"荒野英雄"的后代。誰又敢动他一根汗毛呢？

"生活就是这样，"混血兒叹息着想道，一面盯着那个第一亩次給經理端新鮮冬青茶的聋哑姑娘的胸部。

他已經报告完了。但是圣克魯茨一直还不开口。老板不願意說話嗎？好，那他也不說話。不过老板至少应該讓他坐下呀。他渾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天热得象鉄掌扼住他的喉嚨似的。圣克魯茨好象猜透了他的心思，說：

"你要願意坐就坐下吧……这兒，树墩上。"

他遵从了这个吩咐，他的四肢似乎終于又知道它們是屬于誰的了，他也开始感覺到自己又有了胳膊和腿。

"給米雷斯端一杯冬青茶，"从草帽下边又传来干巴巴的，象用斧子劈齐的声音。

他一面伸手去接聋哑姑娘带着羞怯的微笑递給他的冬青茶，一面趁机会摸了一下她的胸部。

“我們要是打发他們到阿利卡港，在那兒……了賬，你看怎么样？”

圣克魯茨住口了，讓米雷斯把每个字都能考慮到。哪怕是仅仅发一些簡单指示，他也喜欢手下人馬上明白他的意思。无論如何……

“……照往常一样。”

他又停頓了一次，混血兒的黑眼睛里发亮了，这是他已經了解的一种标志。圣克魯茨繼續說：“那么你在森林里收拾他們吧？”

这話正如他所預料的。他早已知道經理要用这个办法。他現在能够輕視眼前这个办法不多的白人，使他产生一种滿足之感。这些白人自認为聪明，了不起，但是他們遇到难題，只会杀人，或者讓別人杀人。于是他們找到他的头上。

“……照往常一样。”

当然他会获得一筆优厚的报酬。在这一点上他是不能訴苦的。可是他在自己那顆迷信的心的最深处，理解到身上背的血債决不是粘着千百个被謀杀者鮮血的鈔票所能抵偿的。有一天会輪到他以血来偿还。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为什么要他一个人偿还呢？別的人怎么样呢？圣克魯茨这个胆小的阴险家伙怎么样呢？还有阿利卡先生呢，他不得不干出的这些拆烂污的事情不都是为他嗎？还有其他的老板，上巴拉那的大人先生們呢？这些人要什么时候才偿还呢？为了自己这部分血債，他要留在原始森林，終有一天遭到橫死。但是其他那些人——花錢雇他的那些人，一定会逃避他們的血債。他們到下游布宜諾斯艾利斯或者亚松森，到波薩达斯或者里約热內卢去过美好的生活。他們占有那种一輩子沒看見过原始森林的漂亮

的白种女人，享用那华丽的車輛和住宅。他們在他只能梦想的那种宴会上与最上层的人士交往，只要他們有足够的財产，他們决不再返回原始森林。而他呢，他却受着上上下下同样的輕視。他那“冷血凶手”的声名随时随地传播恐怖，而且他从每双眼睛里都看得見这种恐怖。他內心苦悶地痛罵着这种境遇，感覚到作了这种境遇的犧牲。但是对他說来，再沒有任何別的道路。他已經注定要受自己主人的輕視，要得到門苏們徐徐燃燒的不可扑灭的怒火的仇恨。他的血腥职业必須干下去，直到……

“……你收拾他們，照往常一样。”

……直到有一天，一个人拿出勇气来跟他清算。

这种确信使他产生一种愚頑的安全感，而且与勇气混淆起来了。他即使偶尔轉身背向一个契約劳工，也时刻提防可以送他性命的匕首的刺击。但是，他注意隐蔽着自己的恐惧。他表面上对危险的满不在乎和他現在所传播的恐怖，就是他最好的掩护。要是这些护身墙一旦坍了，他就完蛋了；护身墻沒坍以前，他仍然是伤害不了的。

“那么，你的意思怎样呢？”

他虽然看不見寬边帽下边的眼睛，也知道圣克鲁茨正在敏銳地打量他。他用习惯的諂媚表情掩盖着自己。就在这一刹那間，他清楚地想起了在貝尔梅約号的甲板上跟一位从伊瓜苏瀑布归来的旅行家談話的情形。那位旅行家是工程师，或是类似的职业，細高个兒，戴一付眼鏡，样子很象猫头鹰。旅行家問他关于“虐杀劳苦門苏”的传聞是否屬实。米雷斯竭力把事实說得对他本身极体面，却又接近眞实那样。

“您瞧，先生，債是欠在預付金上。例如从波薩达斯来的工人有欠三百、甚至五百比索的。誰受命监視五十个人，就要对在

他們身上投的資本負責。这笔投資是必須收回的。要是他們逃跑的話，监視的人就自己背上这笔債。这些門苏都不滿意工作。工作怎样才如他們的意呢！他們唯一的特性就是到处吵鬧不休。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們就潛逃。他們并不是象您和我一样的人，这您可以相信我，先生！所以一个人总得設法使人敬重……”

出乎意料，旅行家表現了惊愕和忿怒，他說：“天哪！这么說您是在給杀人的行为辯护。奇怪！我現在看出人們告訴我的一切都是事实了……”

米雷斯打算安慰他，但是这位工程师仍然很激动，从桌旁站起，大声說：“在阿根廷还居然有这等事，这实在是一种耻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硬說我們是有文化的国家！我不理解政府怎么能够容許这等事？”

他还用类似的声調极口謾駡了很久。此后，他每次遇見米雷斯，就背过脸去。这个人了解米雷斯是有罪过的；他实在是太誠实太坦白了。毫无意义！这些人一輩子也明白不了！他眞望看一看这个城里的傻瓜怎样跟这些門苏相处。門苏們从一开始就会欺騙了他。必須彻底認識这些門苏，必須說他們的話，猜透他的最隐密的目的并且能够看出他們的思想，甚至在他們睡觉的时候。必須經常严格掌握他們，連一次也不能放松。对他这个被某一个名叫杜·散托斯的人突然用匕首刺击过，身上留下明显疤痕的人；說什么“可怜的門苏”，多么可笑。而这些城里人还跑来对这种狗表示同情！

对面的人的緘默使圣克魯茨神經过敏了。他今天是怎么回事呢？圣克魯茨从帽檐下面，从半閉着的眼皮底下注意地打量他。这个米雷斯的尊容的确够討厌的。不知被哪个有力的拳头

打平的寬鼻子簡直比凸出的顴骨高不了什么。蓬乱的上髭底下凸出的厚大嘴唇，一說話就露出几个骯脏不齐的小牙齿。淡密有油的头发到处蔓延，甚至長到額上和耳朵里，使他的样子活象个猴子。胸部蓋着一件脏衬衫，每一张口把这窒息的空气吸滿肺时，胸部就胀起老高。

但是公公道道地說，这家伙是站得住脚的。他大概在上巴拉那呆了三十年，而在这全部时期內从他这兒逃走的……活着逃走的不过半打人。实际企图逃跑的非常多，不管这兒还是其他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但是，当一个人刚一逃脫懲罰或是艰辛的工作，隐藏在森林里，米雷斯就备上馬，动身去追捕他了。

他单独去还是带上人，要看情况而定。他对原始森林了如指掌，他知道逃走可以說是不可能的。別人对于逃走者的道路上不能看見的或是秘密的标記，他却能确实可靠地发現。不追上逃亡者他是一步也不放松的。斗爭的条件总是不相同的：被追的人只有彎刀，追击的人却有手枪和步枪。旣不呼喚，也沒有无謂的談判。米雷斯端起枪来就瞄准、开枪，把对方打倒。然后打发几个人去，把这个人一埋了事。

但是他对自己的罪行从不隐瞞。相反地，他容許这些事传揚出去，因为只有这样才保持住他的声威。他良心上大概已經背上了多少条人命呢？

“那么，你有什么話說嗎？”

米雷斯作了个手势，似乎他要借这个拂去緘默。

“当然，您說得对，圣先生。必須好好地給莫雷拉弟兄一頓教訓，其他的人也是一样。不过……”

“不过什么呢？”

“他們是非常多疑的。假如他們沒有武器，那情况就又不同

了。但是毫无疑問他們是能够开枪的。”

这么說，这个老牛皮匠沒有勇气在相等的机会中跟他們斗嗎？誰能相信这个手下人！你这杂种畜生！

但是圣克魯茨沒有把这些話說出口——他連想說出都沒有想。他不能多浪費时間。他已經想好了一个計划，不想多耽擱时間把詳細情况告訴米雷斯。他只是发出自己的命令：“好吧，你現在就到波許那兒去，告訴他……”

一切交代过以后，米雷斯匆匆行了札，就动身去牵自己的馬。他敢肯定，圣克魯茨必然已經摘了那頂該死的寬边帽，同时他相信这个白人的充滿輕蔑的眼光正盯着他的背影。

在 陷 阱 中

騾子从四面八方向这个距离很远的工場走来。这兒有两个人經过一条皮卡德，快步走着，那兒是六个人，經过第三条的是一整队人。他們成为連續的緩慢的人流，快步走过横倒的树干，勉強通过茂密的荆棘，屢次涉到深至膝盖的泥濘。滿載的两輪車上，装滿了黑色冬青的口袋，里外直晃。契約劳工們一面在車旁跑着，一面用从地上拾起的带刺兒棒子赶騾子。有时他們也受牲口的懶惰所感染，走得慢些。这些窄得使人痛苦的小径最后通到又大又寬的皮卡德干綫。这时大家都加快了脚步，因为他們要及时赶到荒凉的中心——圣克魯茨。冬青要在这兒过秤。他們照旧要受种种无耻的尅扣。采得不好，叶子有水分，叶柄多，都要受刁难。使秤时照旧要压几公斤的分量。采叶工人照旧覺得很想对这种欺騙，对种种用来私吞他們工資的借口提出抗議。但是最后他們看出，要是他們訴苦，只有吃更大的亏。这綠色巨

流照旧流进跟冬青一同焙着的烏魯和他的助手的巴尔巴庫阿。冬青从那兒到达仓庫广場；这是一个盖有屋頂的圓形广場。冬青堆积在宅的中央，男人在这綠色叶山上都象划桨的人一样不停地行动。他們去掉最后的木渣，切碎叶子，使冬青变成一堆綠灰，灰里仅仅偶尔有一个半个頑固的叶柄，象孤零零的浮标似的露出来。冬青树被斧子砍倒以后，这巨物以及它的光滑白树皮上留下的唯一物質就是这个秀色灿然的粉末了。冬青茶最后到达它的目的地时，光秃的树干大概已經腐朽了，热带的荒野早已以其羊齿、纏繞植物和香气馥郁的兰草給它編織了遺忘几世紀之久的大梦的花圈。冬青树永远不复在十月和十一月經历新的繁茂，而冬青茶的黑色巨流却照常繼續奔騰。

37

他們按照"混血兒的"方法耕种棚屋附近自己的小块田地，就是說他們用坚实的木棍在地上按同样間隔打一些洞，把种子播在里面。他們除了种了少許玉蜀黍，还种了几株曼狄奥卡和香蕉。一个星期日，拉蒙趁太阳晒得还不很热，在那里除草，因为杂草已經滋蔓开来，而且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生長着。他用弯刀砍倒某些植物，用手拔出另外一些，两手被汁液弄得粘糊糊的。突然他听到輕快的馬蹄声。他抬起头来，看見四个騎馬的人經由小皮卡德朝他这兒来。他們在离他不远处停下了。他沒看錯嗎？阿納斯塔修·拉米雷茨，这个波許①是領头兒的！拉蒙

① 波許(Pochy)，印第安語：黑暗，难以忍受的意思。

从牙齿里輕輕地吹声口哨，这时才发覺这非常事件也引起了他哥哥的注意。

“波許，你好嗎？”拉蒙知道自己手枪在腰里，就怀着安慰的感覚問道。

波許的浓眉毛蹙成一道黑綫，随后带着蔑視的神情回答，他的話仿佛是对同时也来到跟前的那些狗說的：“很好，是的……”

但是他和所带的几个人都沒有作下馬的准备。

原始森林传来竹竿劈裂的声音。太阳更熾烈地照在还有露水的植物上，使这个地方显得宁靜而和平。紋絲不动，毫无表情的印第安人的脸隐蔽了他們心中的不安。

“你們想喝点冬青茶嗎？或者特雷雷？因为这兒很快就要大热了……”

他們辞謝了。波許的随从在馬鞍上挺起身来，他們不高兴长时間的談判。

“是圣克魯茨打发我来的。要我告訴你們，你們有两只手枪，必須交出来。你們知道，誰也不准带武器，頂多可以有砍冬青用的弯刀……”

大家呼吸都輕松了；极痛苦的压迫已經过去。

“我們到底为什么应該交出手枪呢？”阿多尔福問道，声音并沒有提高。

“我們的手枪只为了自卫用，不干別的。”

“我們不否認自己有武器。不过要交出，必須給我們錢。手枪是花一大笔錢买来的。”

“这么說，你們不打算交出了？”

“哪里，好朋友。你看，我們总算是老契約劳工。为什么現在这样对待我們呢？要是連經理都不信任我們，那就根本再沒

有人信任我們了！”

掘去了树根的林中空地上的那些炭化巨树，象黑色問号似的立在发光的綠色自然中間。

“这么說，你們拒絕了嗎？”

“沒有的話……”

任何别的話都是白費！这一刹那的神經过敏甚至感染了这几条狗。这几个男子仿佛石化了，他們身上唯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在半閉着的眼皮下多疑地探索敌人每个动作的眼睛。有硬茧的手迫不及待地要去抓武器。靜穆象鉛一样压在人和牲口身上，而太阳正胜利地照着万物。

不久以后，当莫雷拉弟兄目送这几个又轉回原始森林去的騎馬人的时候，他們对波許（說不定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退却的这件事仍然难以理解。他仅仅把圣克魯茨的命令传达了給他們：禁止携带武器接近管理处。

在陷阱中

突然一下单独的干巴巴的伐木声。当原始森林回复寂靜的时候，又传来新的伐木声。树干已經現出一处白色伤口，斧子仍不断无情地砍下，最后这棵树只剩下唯一的一处大伤口，它对雨水和太阳，对在它梢头飞过的禽鳥的啾啾声，以及对营在它枝上的鳥巢的淡薄記憶，都随着它的生命从这个伤口消失了。它倒了，可是这破裂的轟隆声跟它的年龄相比之下，实在非常小。它本来能够对半裸体的門苏作更多的抵抗，并向他說明他从它的死亡得不到什么好处，他們的共同敌人是远方的魯比

恰①，是剥削人甚于剥削自然的老板。但是伐木工人听不見它的声音。他早已失去理解这种語言的能力了。加以监工就在附近，門苏知道自己必須挣錢，以便偿还那永远偿不清的債，以便至少恢复几天自由，回到波薩达斯去，可以随便喝几杯，虽然他早就知道一个新的契約不久还要把他禁錮在上巴拉那的地獄里。因此，树木祈求同情是沒有意义的。他象瘋了似地砍它，直到看見它无力地向地面倒下为止。因为門苏不理解树木不是自己眞正的敌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还不揮舞利斧对付眞正的敌人——远方的魯比恰。

38

拉蒙正以柔和的动作来回地用針綫織补他那条已經穿得非常烂的褲子上的一个新窟窿。一个人說："噢，来了个嗅觉灵敏的人……"

"来的是'主教'。他想干什么呢？"

拉蒙安心縫下去，直到来人站在他面前才停手。

"你好，"这位"主教"带着伪善的微笑开始說。但是拉蒙打断了他的話："你找我干什么？干脆，說吧！"

"老板打发我来，要我請你去过二十五节。你一定知道那是阿根廷的节日②。将要盛大庆祝，还有音乐和应有尽有的一切。"

---

① 魯比恰（Rubitschah），印第安語，意即：老爷。

② 5月25日是阿根廷的独立紀念日。

“請我……他讓請我？”

“千眞万确！你和你的哥哥。我应該怎样回复呢？你們去，嗎？”

拉蒙朝森林与地平綫模糊难辨的地方凝視了一会兒，充滿怀疑地深思着。

“我应該說什么呢？”

“好的，告訴他，我們去！”

針又在粗布上活动起来。

“你有福气，”一个門苏說，他正注意地打量着拉蒙。

“什么叫福气？你可别上当，”另一个正在准备特雷雷的人激动地反駁說。“你难道看不出这不过是个花招兒嗎？”

“正是！”拉蒙割断了綫，又把褲子穿上。“你看不透这件事嗎？老板怎么会想到請我們呢？我們毕竟仅仅是小小的工人罢了，其他什么也不是。”

“呀，原来这样！那末你打算怎么办呢？你眞的去嗎？”

拉蒙离开了，强有力的褐色身躯挺得高高的。

“我当然去……无論如何他請了我啦！”

“他們要杀你！”

从远处又一次传来他的声音，“但是无論如何他請了我啦……”

在陷阱中

兰草在綠色的原野中間欣欣向荣地发出亮光。两朵带温和色調的綠点的黄花在纖細的茎上顫动。兰草附着在树木的下部，注意观察着四周的生活。几只鵜鳥互相追逐着飞过。接着

来了一队大蚂蟻，都鼓着白色肚子。一个鐘头以后，蚂蟻不見了。一只鹦鹉落在附近树枝上，五色的羽毛发出刺目亮光，接着鹦鹉也不見了。一只蜘蛛从它在地下挖的洞里鑽出来，围着洞口織了网，又搜集了几个小树枝，甚至一小片干树叶，然后它又不見了。稍微过了一会兒，一只甲虫艰难地爬了过来，为了躲避一切障碍：小树枝、小石头，甚至最小的灰尘堆，它必須正从这陷阱上走过。它抬起两只小前肢，想抓着什么坚固的东西，但是白費劲，已經太迟了。它掉在小坑里，蜘蛛的鉤爪已經抓住了它。蜘蛛連头都沒抬，很快地就一点也瞧不見了。兰草輕微地摆动着。

39

他們要到"圣克魯茨"中心去，必須跑一整上午。那是一条十五公里远，而且还沒大走过的皮卡德。他們临到目的地时，在一条冷溪里泡了一会兒脚，洗了洗盖滿灰尘的脸，然后一声不吭繼續往前走。必然是有人把他們来到的消息报告过了，因为他們接近这幢大房子时，他們看見一陣不正常的往来奔走。可是他們毫不犹豫，径直走到約离大房子十公尺的地方。有十二个人拿着准备好的馬枪靠在墙上，阴险地微笑着。管理人席里洛和圣克魯茨在几步以外站着。过节的事是根本不要想了，但是也沒人再費事隐瞞这种局面。

圣克魯茨向前迈了一步，說："你們的武器現在交还是不交？"

"但是老板……"

"你这畜生，住口！你們要不馬上屈服，我就命令向你們身

上开枪！你們还要妄想什么？”

“我們不懂，为什么您这样敌視我們……”

“从来还沒有人反抗过我圣克魯茨，你們懂嗎？今天还活着的沒有一个人敢！你們煽动赶車人和門苏們，而且不打算交出你們的手枪。”

“不过……”

馬枪慢慢地重要起来，好象生死都取决于它。这些人对它們爱护备至，一面检查保险机，擦拭枪筒，一面笑着，似乎整个談話与他們毫不相干。

“你們馬上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这类渾賬事情我真还沒見过！”

“但是老板，要是您对我們沒有信用，别人也会……”

“够了！快，交出武器！”

“再說手枪是我們花錢买的，我們用它不过为了对付伤害我們庄稼的野兽，实在沒有别的。我敢起誓，老板！”

监工的腰里都露着手枪。为了使大家都听見，法莱罗大声說：“我看他們一定是要得到过五月二十五日节所需要的东西。”

“事情总算办好了，”哈莫罗用同样声調补充說。

“这么說，你們現在到底把手枪交出来了？”

拉蒙带着沒有表情的眼光轉身对他哥哥說：“好吧，事到如今，毫无办法。我們忍受……”

“沒有旁的办法！”阿多尔福表示同意，并且同样高声說。“我們本来看出这事毫无意义。”

这时圣克魯茨已經打算命令一个监工去收武器，可是他的声音突然变为一声尖叫。莫雷拉弟兄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到腰里，就在这一刹那間掏出手枪，快如閃电地射出了一梭子弹。监

工惊皇失措，想要回击的时候，他們已經受到很大损失。阿馬罗先生当时毙命，被瞄准好的一枪射中心脏。席里洛也一样，是拉蒙仔細对他瞄准的。圣克鲁茨受伤跌倒了，他身旁是克雷肯休。莫雷拉弟兄为了自己的性命，象伐树木和砍冬青枝子一样認真地战斗着。他們利用着經驗丰富的門苏們所具有的一切知識：他們侧身站立，对敌人只暴露最小的攻击面，同时准确地射击决定的目标。失去首脑的对方盲目地开枪，两个門苏的勇敢对他們起的作用比子弹的作用还大。有几个跑了。这时拉蒙扑到非常勇敢地冲上前来的法莱罗身上，一下子就砍倒了他。

"这一下，"他一面用匕首往法莱罗身上戳，一面說，"是为阿亚拉，这一下是为阿梅莉亚，这一下是为那个孩子！"

圣克鲁茨逃走了，莫雷拉弟兄顧不得再往手枪里装子弹。于是他們用死人的馬枪掩护退却；最后的几颗流弹嗖嗖地从他們头頂飞过。

当他們利用弯刀逃过茂密的原始森林时，阿多尔福无意中踏着一只大蜘蛛，它在确实有把握能够成功地捕到甲虫时，刚刚从自己的埋伏处出来……

在陷阱中

一个人，尤其是逃亡者，在原始森林中，只有他自己变成野兽，才能够自卫。他必須完全依靠自己的本能，一切别的都听从本能的支配。只有这样他才有避开危险的可能。他必須具备鹿的敏銳听觉、豹的机警灵活、貘的耐久能力和兀鹰的尖利眼睛。他得象这些动物那样到处游蕩，偷偷地走自己的道路，并且在不得已的时候放弃吃和睡。他得表現出蛇的耐性，蛇在完全有把

握得到它的捕捉物以前，常常埋伏着等待几个鐘头之久。因为只有准备接受原始森林的支配，并注意它那混乱制度的复杂規律的人，才能在荒野中生存。他必須懂得植物和元素的語言，必須遵从自然的信号，并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給水和星辰。而且他决不許灰心；不論是处境凄凉、孤独，死亡就在眼前；不論奔波了一整天却又回到原地，或是发生了可憎的事，追踪的人越来越近；他都决不許灰心。他沒有力量作到这点，那就意味着死亡，或者更糟糕的，神經錯乱。因为原始森林就是这样来报复的。

40

他們几乎不再知道自己已經逃跑多久了。他們只有一点是深信不疑的：人們分了好多組在追踪他們；逃跑，实际上比在"圣克魯茨"管理处战斗要困难得多。事实也正是这样。附近随时都有人在走动。多少人呢？一个小門苏逃跑了都要派出八个人去杀他，而現在他們是犯了"罪"，手里还有自己的手枪；更加难以預測的是他們向門苏們証明了暴动的神圣权利，所以派来追捕他們的一定有五十个人。人家肯定要拿懲罰他們来警告别人，使人长期震懾不忘。因此这弟兄俩无分昼夜不眠不休地通过原始森林逃走时，認为連最可疑的声响都要听个清楚。最糟糕的情况是下雨的时候，可是他們仍然一刻兒也不休息。

下午，发生了不幸的事。拉蒙突然說："站住吧！我們已經到过这兒一次了。"

一点也不錯。他們昨天曾經走过这个地方。他們怎么会发生这种倒霉的事呢？他們在这辽闊的竹林里徘徊了好几小时，

现在又来到了自己的出发地点。虽然他們有弯刀对付难以通过的巨大竹墙，可是一切付出的努力都白費了。停匀的豪雨下了好几个鐘头，他們渾身湿透，十分飢餓，过度疲劳，已經瀕临絕望的境地。

"啡……舒……依舒烏烏烏烏烏烏烏！"

他們不禁大吃一惊。喊声听起来意外的近，距离不过两公里。那是瓜拉尼人用来互相通知的信号姆布雷奥。可以肯定，他們是在很多地方行动着，以便按照精确計算的方法把包围这两个"叛徒"的圈子越縮越小。

"舒烏烏……依舒烏烏烏烏！"

这时叫声从他們的右方、左方和背后一齐发出，以同样长的間歇重复着，連雨声和砍开竹林声都听不見了。

"依舒烏烏烏烏烏烏！"

叫声以不变的、痲痹神經的单調逐漸接近，把他們牢牢地包围在一个无形的网里。他們神經保持着紧张，以便在一个信号終了时听那非常长的回答：

"啡依依依依依……舒烏烏烏烏烏烏！"

他們的战斗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嗎？他們跑了这么久，跑得赤脚流血，拿草根甚至粘土块来充飢，用弯刀砍开原始森林的通路，砍得胳膊失去作用，难道是为了这个嗎？所有这一切难道是为了最后遭受屠杀嗎？拉蒙作这番考虑时，心中充滿了狂怒。已經根本不能再用武器自卫，因为弹藥也跟衣服一样湿透了！

"依舒烏烏烏烏烏烏！"

喊叫声在延續着，增强着，嘲弄地不断响着，終了时带着一个尖銳的、无孔不入的声音。

"烏……"

他已經下定决心："走，阿多尔福，快！"

"不，有什么用呢？他們逮住我們啦。我再也走不动了。"

"但是……"

"你不要照我这样。你走吧，讓我留在这兒……"

不能再耽誤一点时間。胜利的喊声就在几百公尺以外。他向靠在一株树上的哥哥走去。这时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哥哥动手打他。

41

阿梅莉亚感到的孤独越来越沉重。弟兄俩下午很晚才出去，也沒說到哪兒去。她徒然等了好几个鐘头，每过一小时，她的不安就增加一分。鸚鵡激动地跳来跳去，发出哀鳴，似乎也分担着她的忧惧。她撫摩它，試图使它安靜下来。接着她又走到門前；她吃了一惊，不禁渾身哆嗦。入夜以后，她的忧惧越发增加了。忧惧仿佛从阴郁的森林中突入小屋，在屋頂下变成了一个有毛的大蜘蛛，又在微弱烛光达不到的地方变成了引起恐怖的黑影。她是孤独的，在原始森林的綠色监獄包围着的四壁之間非常孤独。恐怖又来袭击她，并且用骨質的双臂抓住她。冰凉的手指拂过她的身体，落在她的膝間，膝头突然发生一陣少有的寒冷，僵直了；这手指又向上摸索到胸部，再到脖頸，它先是十分緩和地围繞着脖頸，以后却越来越紧，越来越窒息地压着她。她举起双手，要摆脫这个冰一样的手指的致命扼压，她一下子抓空了，吃了一惊。这时她才发覺自己曾經喊叫过。

"我神志不清了，"她非常惊訝地自言自語說。不过这仅仅

是瞬息的清醒。某种比她本身更强有力的东西落在她肩上，引她在昏暗、神秘的沟渠上离开生活。

她的喊声冲进浓密的原始森林和黑夜，象一只归巢的鳥兒似的落在树枝上。黑暗似乎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她在一陣輕微的昏厥之后，要掙扎着站起来。她願意想到拉蒙，可是記忆都混淆糾纏在一起，并且不容她抓住任何一个幻景就消失了。她刚刚看到波薩达斯的妓院，馬上出現了她跟母亲在河岸上洗衣服的恩卡納逊；接着是密密麻麻一排男人，都是她生平遇見过的，有的哭着，有的笑着，有的举起拳头威胁着，有的醉醺醺，也有的愉快地飞眼色……她的繼父背着永不离身的六弦琴，带着貪婪的目光走近，向她的胸部伸过手来；他現着一张歪脸，嘴里流出口涎。現在他压在她身上，按着她……他的脸在这同一刹那間变成了法莱罗的脸；他也伸出双手，但是带着威吓的表情，靠在她身边报复心切地說："你一定会看到，对你的拉蒙……他有一天会遭到什么！"

她再也止不住哆嗦了，两个膝头越来越猛地相碰。她激动地扭起双手，关节格格地响，象远处青蛙的閣閣声。恐怖已經盘踞在她的头脑里，支配着她的全部感情，使她完全顚倒在自己感情的剧烈冲突中。但是恐怖接着爬到了心脏，压縮它，把它变成一个貪血的干果。可是这个可憎的干果不停地跳动，一再折磨她，使她預感到必然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她用双手捂住汗湿的額角。

"我的头蓋要裂开了，"她大声說，似乎有人能够来安慰她。她嗚咽着扑到桌子上。

快到半夜了，拉蒙还沒有回来，他哥哥也沒有回来。等他們是沒用的。忧惧的預感完全侵入了她那病弱的头脑，使她愈想

愈可怕。她永远不会再看見自己的丈夫了。她对这点是如此坚信不疑，以致想到他的死都几乎不再感覺害怕。使她害怕的，只有在这令人战栗的夜間她那无限的孤独之感，以及在她有最后的确实証据以前还要經过几小时的想象。一个类似的預感已經苦恼过她一次了，那是在她的繼父糟蹋她以前的事。当这件不幸的事眞的发生的时候，她再不能哭了。后来她也預感过生活会把她从一个丈夫拉到另一个丈夫那兒去，而这个感覺也沒有錯誤。她同样早就知道自己决不会有个孩子。当她后来看見面前那个萎縮的小身体已經远远离开她自己和她的生活的时候，她流了不知多少眼泪，簡直都不能再哭了。而現在的一个預感又落到了拉蒙身上。

风呼呼地从棕榈之間吹过。它再三扑到树上，树木激怒地摆脫它。接着它又繼續狂奔，暴怒地鞭打从簇的矮树林和搖摆的竹枝，横冲直撞地到了高处，突然扑到孤立在綠色荒野中沒有抵抗力的小棚屋上。它象黑夜、原始森林和恐怖所派出的散布灾祸威胁的前卫一样，旋轉着通过这个房間。

但是，她也已經感覺到恐惧的另一方面。他死了，而且要哭或是想制止要发生的事情是沒有用的。她現在清清楚楚地看見拉蒙就在面前，他被两顆子弹打死，倒在那里，胸口有两个可怕的伤口，正象洛倫佐、迈达那、潘霍或潘尼阿瓜一样。她已經多次听到过这类事情，几次經历过这种可怕的时刻，現在她已經作好准备，就是最恶劣的事情临到头上也象往常那样，逆来順受。但是，使她害怕的是：原始森林和討厌的深夜中的孤独难堪，以及他被两顆子弹打死躺在那里。

她只顧独自沉思默想，沒听見围繞棚屋走了好一会兒的脚步声。她突然抬起蓬乱的头，有一个人站在門口：

"拉蒙……！"

42

潮湿的紅色灰尘粘在他們发炎的、布滿潰瘍的双脚上。天气热悶，密云般的蚊群不住地围袭他們。虽然如此，他們还是感覚幸福。拂晓时候雨停了，从此灿烂的太阳照在翠綠发光的原始森林上。他們是根据一条无疑是流入巴拉那河的小溪最后找到必要的方向的。白天有晶瑩的流水伴隨，夜間有深蓝色的星空指引，路是不致再錯了，尽管沒有睡，沒有吃，他們还是高高兴兴地繼續赶自己的路。阿多尔福在一心一意回忆自己的幼年时代，把現在和疼痛的肢体都忘掉了。拉蒙則为下一步逃走作大胆的計划。一切都簡单而美好，就象伴随他們的这条潺潺的溪流，就象理解到自己已經获得自由并且戏耍了追踪者的这种狂喜一样。甚至一只水禽的单調聒噪也可以忍受了。他們的道路是正确的！

（他們不再提到那次不愉快的偶然事件。哥哥无意識地打过他𠆤拳以后，拉蒙背着哥哥走了一小时之久，后来終于象通过一个奇迹似的来到一条小溪边，就是他們現在循着它繼續走的这个溪流。两对黑脚在粘土中走过的时候，听到追踪者的叫声愈来愈远。他們渾身上下都濺滿了粘土，但是泰坦神① 的意志鼓舞着他們，原始森林之神給了他們力量和决心。他們已經上路了！）

① 泰坦，希腊神話中的巨人。

在陷阱中

一只大鳥緩慢地鼓动沉重的双翼落在树上。它在这兒整理一下长长的黑色羽毛，然后威风凜凜地向四周观察。植物界是长此繁茂，似乎它在預言閃爍的壯观决不再現。瓜亚韦树和榲桲树挨着針叶树生长，一棵拉帕肯树的白树干在它們中間发光；在另外一个地方，几棵平海罗的黑树梢象暗淡的灯籠似的悬在高处。几乎所有的树上都下垂着攀藤植物的坚韌枝条，彷彿一条条捕猎繩索；这些枝条同时纏繞着植物、矮竹和带刺的荆棘，使树的下面形成一种异样的杂乱。一种庄严的寂靜籠罩着原始森林，几只互相追逐的猿猴的尖啼，彩色羽毛的苏魯庫阿鳥的短鳴，以及在炎日中裂开的环果的爆裂声，都不能打破这种寂靜。

突然間，一切都变了。树木、动物甚至空气似乎都变得彼此生疏和敌对了。一只野鴿被瞄准的一枪击落，它的小身体搖晃着，最后它的綠色尖喙埋在土里。寂靜消失了，人类走过这兒。

43

喊叫声还在空中振蕩。她費力地睜开眼睛，直到自己感覺疼痛为止。于是她覺得自己从那重新获得的幸福的頂端一下子跌落下来，又陷入一陣新的昏厥。

屋里多了另外两个男人，他們把馬枪靠在桌上以后，給她水喝，可是她的牙关紧閉，他們不得不用手指撬开她的嘴。她又张开眼睛，可是眼光仍然恍惚、蒙矓而暗淡，而且似乎瞳仁都翻白

了。

“她一定有什么不舒服，”两个监工中有一个說。

接着他轉身向圣克魯茨說：“您听見了嗎？刚才您进来的时候，她管您叫拉蒙来着。她大概疯了，您說是不是？”

圣克魯茨認为他这句話値不得回答。他一声不吭地打量着床、箱子、桌子和挂在各处的衣服，好象他要愼重地接收存貨似的。最后他不滿意地說：“这事我考慮过了。这两个畜生必然已經远走高飞，显然他們不上我們的圈套。”

“但是波許完全有把握捉住他們。”

經理突然怒气冲冲地說：“你們全都是胆小鬼！要是抓不到他們，我就把你們开革一半！”

他站了起来。受伤的胳膊吊在綳带上。胳膊非常刺疼，但是最討厌的是发燒；夜間的悪梦也苦恼他，因此他的怒气越来越大。小屋里外站着好些男人，都充滿期望地注視着他。

“走！”他轉身对弯腰鞠躬的奥尔提戈薩說，“再派十个人到大皮卡德去；还要讓費里拉带他的部下封鎖港口。要立即行动！”

他說完以后，紧跟着是一陣往返的脚步声；命令下达了，武器碰得鏗鏘乱响。风暴怒吼着。圣克魯茨若有所思地凝視着自己的靴子和又脏又破的褲子。

“告訴人們，誰把他們送到我这兒，不論死的活的，都有重賞！”

燃燒的蜡烛发出淡蓝的火苗，把那些往来奔忙的人們的鬼怪似的大影子投在墻上。他們枪不离手，行动很笨拙。管理处前那場战斗的不愉快記忆使他們頗为躊躇，好象有什么奇迹会解除他們这項任务似的。最后，他們还是陆續动身了。

“还有……老板，我們把阿梅莉亚怎么办？”

“你把她带去吧，她由你負責。这棚屋归佩腊尔塔。”

“但是您看……”

圣克魯茨已經走到外面；他发着烧，情緒被刺激得恶劣到极点。奥尔提戈薩蹙着眉头。

“你大概不滿意这項礼物吧？”

“誰会对这个感到高兴呢？您沒看見她疯了嗎？”

他們集合走了。这女人独自輕声笑着，似乎方才她发現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拉蒙并沒有死，别人在扯謊。刚才她不是看見他了嗎？他現在在哪里呢？他为什么不来呀？

她摸黑冲出棚屋，呼喊起来：“拉蒙！拉蒙……！”

44

現在，他們好象把最大的灾难熬过来了。原始森林搭救了他們，并向他們露出亲切的脸色。他們有許多意外的幸运。他們首先发現一个野蜜蜂窝，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頓蜂蜜。接着更出人意料；他們遇到一个叫文图腊·洛貝斯的人，他是不得不隔离生活的痲疯病患者，在这偏僻的荒野盖了一間棚屋。他們在他那兒呆了几个鐘头，他送給他們三件宝貴礼物：一付不含敌意的笑脸，少数衬衣和十八顆子弹。他們完全恢复过来，繼續赶路。現在他們夜間也可以休息几个鐘头了。阿多尔福睡的时候，拉蒙担任警戒，以防猛兽侵害。当原始森林的麻醉性霧气、温暖的夜間寂靜和自身的疲倦增长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象沉重鉛块似的压在拉蒙眼皮上威胁他入睡的时候，阿多尔福就跟他換班。他們偶尔杀死一只野鷄，貪婪地吞咽这美食时，他們那

历尽风霜的脸容上露出的一絲微笑，在浓密的大鬍子、肮脏的牙齿和还未痊愈的創伤之間显得十分奇特。他們經过十一天的艰险以后，来到卡因瓜人的一处宿营地。用不着多加解释，印第安人就了解了。他們在这兒停留了一整天，彻底休息一下，暫时忘掉还摆在他們前面的一切危险。他們得到曼狄奥卡、甘薯，甚至还有一只小鷄；他們把自己的花衬衫和紅围巾——卡因瓜人特别欢喜的几件东西，作为报酬。然后他們又重新走上大概是通往巴拉那的道路。

在陷阱中

巴拉那河可以用什么来比拟呢？它象星光明亮之夜的发光的銀魚，象月亮不肯打开云門时的波状黑色草原，象在太阳烤得特别热的中午輕捷飞行的蜻蜓，又象一条极长的、栖息在上游岸边的多疑、难测的大亚拉拉。它象一个角力者的身躯，装飾着灵巧的金魚的鱗。肥沃的隴畦，怒发的嫩枝。这条靜靜的巨流通常是温和的，但是也吐泡沫，有旋渦，甚至使老于世故的人都觉得可怕。它在阿皮佩的高地常发脾气，以不可遏止之势泻入无底的深渊。它穿过风景优美的丘陵地带，威风凛凛地从特宵一夸雷地方滑过。它在大胆冲进巴西原始森林的难知底蕴的秘密地方涨得非常滿。它象一个紆迴曲折地要找自己，却永远找不到的愚蠢水怪。这万綠丛中的銅色带子是奇妙的难以描繪的东北部的胜利呼声。你啊，阿根廷港湾的強壮、热心的爱慕者；你啊，很多省份和地方的丰富成就的創造者；你啊，太古巨川，我的朋友和伙伴；你啊，巴拉那神；到哪一天，有誰会唱你的赞歌呢？有誰又将对你作出公平的估价呢？

45

他們終于来到巴拉那河畔。他們在路上走了十六天。

一个人的精神能够保持多久的紧张呢？一小时，一整天，也許还要长些。神經只对一个要求有感覚，肌肉只服从唯一的意志，而循环愈来愈快的血液只向一个方向涌进。脸变硬了，眼光极其銳利，而脚步和声音只知道一个目的。他对周围环境的事物漠不关心，他的意志却以不可理解的安定使他象在梦中游历似的循着这条道路朝他的目的地前进，而且一时一刻也沒有放松过。种种困难克服了，重重障碍排除了。但是，由于預料到前面还有障碍和困难，精神仍然保持非常的紧张，准备付出难以置信的几乎超人的劳苦。可是障碍的困难一旦消失，意志就象一朵缺水的花一样枯萎了。

朝阳照在巴拉那河上，河面升起浓密的雾状浊气；他們刚認出巴拉那河的这条黄带，拉蒙突然感覚身上好象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跌倒了，一步也迈不动了。

假使有人能够告訴他危险还很近，还紧紧地威胁着他們，他大概不致于这样跌倒的。一个由七人組成的搜索队昨天冲到他們前天休息的地方，現在正跟踪着追寻。这些人尽量悄悄地前进，每迈进一步，对捉拿自己的猎获物就更有把握。他們迅速而愼重地走着，逃亡者开辟的小路使他們很方便。他們是有經驗的猎犬，非常熟悉这捕人的行业。他們嗅寻周围的人，嗅他的皮

肤和汗的气味。他們不可避免地和沒有錯誤地越来越近。遙远的波涛声告訴他們巴拉那河不远了，現在必須夺去"叛徒"逃脫懲罰的最后的唯一的机会。

在陷阱中

萊公①象生在石头里似的，停留在几棵羊齿草中間，一动也不动。它輕輕伸出了扁脑袋，似乎要听听时間的脉搏。两只前脚放在一块苔藓丛生的石头上，支着弯曲的胸部。它那象翡翠磨成的眼睛似乎可以看見两个世界：过去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昨天的雨和目前要降落在灿烂光亮上的黑色幕布。小小的胸部由于快跑还在跳动着，它吐出一个尖尖的紅舌头。在这一刹那間，它簡直有点象那大嘴噴出熊熊紅焰的令人恐惧的龙。可是这顫动的舌头馬上又縮回去了，萊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一个丑陋难看的动物，跟它的同族拉加尔托②和鱷魚的形态同样可憎。它的眼里突然活泼地閃出亮光。它以一种异常本領的寂静在风中微微搖动的几棵攀藤植物中間不見了。当几个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踏过，紅土被他們蓋滿灰尘的靴子揚起的时候，这几棵植物还在搖动。

---

① 萊公(Leguan)，南美的一种大蜥蜴，体长达一公尺半。

② 拉加尔托(Lagarto)，也是南美的一种蜥蜴类动物。

46

阿多尔福本身感觉到追踪者接近了。但是实际使他了解他們現状的，主要并不是他的官能，而是他那种生活在原始森林的、本能还与自然密切結合的門苏的潜意識的灵感。他的反应是兽类的反应。他一跃而起，想立即狂乱地逃跑。但是到哪兒去呢？身后是原始森林，追踪者随时都会从那里面冲出来。微波动蕩的巴拉那河在他們前面約有二百公尺。这可能成为他們救星的巴拉那河在这个地方却是个不可超越的深沟，他們一定会沉沒在里面。聳立在对面的，近得似乎几跳就可以到达的，是巴拉圭的河岸。白茫茫的水滨以及它后面的綠油油的森林，都被阳光鍍成了金色。当他不顧眩目的阳光向对岸左边凝看的时候，他畏縮了。几个人在那兒活动着，在綠色背景下显得非常眞切。人！几个人和一只小船！阿多尔福象根柱子似的呆立在他弟弟身旁，感覚到自己心中怎样在增长希望，克服恐惧和疲倦。就在这一刹那間，把他送到河边去的不是他的腿；突然发出难以了解的愉快声音，最后被一陣异常痛苦的喘息声噎着的不是他的喉嚨；揮动双手，拚命打信号的不是他这个人。那是希望——人类的不可思議的、崇高的、不可熄灭的希望所变成的声音和手势。它是旗帜和歌曲，同样也是对兄弟般的团結和得到的胜利的显著确証的高呼。門苏在这滔滔的巴拉那河岸边变成了一声怒号，一只展开翅膀的鳥兒，一团熊熊的火焰。

他就是希望本身。

47

"嘿，那些家伙完全上当了!"

他們舒展着肢体躺在小艇底里。太阳正晒在他們的脸上，已經相当热。他們并不注意救他們的人的談話。一个体格强健的大个子契約劳工，一面繼續用力地划船，一面慢条斯理地說："先别羡慕他們取得的胜利。"

"我也不，"另一个人补充說。

阿多尔福疲倦地眨巴着惺忪的睡眼，一点也不去想以后的事情。拉蒙傾听着，有些不安。他們到底对这件事怎样想法呢？他使劲支着一只胳膊肘，抬起头，終于結結巴巴地說："以后的情形怎样呢？决不致于比我們过去的更糟糕吧。"

起初沒有人回答。他們的眼光迴避着他，却溜开去望那静静的河流，近岸处聳出水面的絕壁，上面正有几只禽鳥在那里整理羽毛，最后落在他們刚才离开的河岸上。最年輕的一个桨手叹了口气。拉蒙的詢問的目光弄得大家都不安，最后他們不能再迴避这种无言的强迫了。

"結果还不是一样，"一个人終于說，眼睛并沒有看拉蒙。說話时他猛烈摩擦着那两只有硬茧的手，桨已經放在旁边了。

现在不安变成了恐惧，变成了窘迫的、使血液沸腾的恐惧。拉蒙抬起整个上半身，轉向这个大个子，因为他长得很象被杀害的洛倫佐，引起了拉蒙极大的信任。

"喂，你們会把我們移交給阿利卡嗎？"

又是一陣非常的沉默，不过这次时間并不大，而且回答也带

有安慰性質：

“不会，大概不会，因为这兒目前正需要人……收获季节过了一半，他們一个采叶工人也沒有找到……”

“一个坏老板，对不对？”

“他簡直是一只野兽。說句不使人煩恼的話，薩恩茨佩納港的鞭子嗖嗖地响，讓人覺得就象呆在大馬戏团里。”

“他們拿杀人恐吓你；上星期又有三个人失踪了。”

“这个維克托里阿諾先生，譴責他良心的死人比我身上的虱子还多。”

但是两个逃亡者已經不再听了。他們的心已經远远离开救他們的人，离开阿利卡和受这么多死者譴責良心的維克托里阿諾先生。最要紧的是不把他們移交。他們刚摆脫了这个恐惧，飢餓、疲倦和受伤的四肢的可怕疼痛又来折磨他們。他們的头又麻木地垂下，胳膊和腿又伸展在小船底上，僵硬而潮湿，恰象两条大死魚。太阳的爱撫、蚊子的嗡嗡、契約劳工的談話：所有这一切，与极度的疲憊交織成了一块厚紗布，他們就在这紗布下面象死人似的睡着了。

“如果他們在那里的情况不好，那么，他們現在是从雨里来到檐槽里，”一个激动的嗄嗓子說。

在还沒有完全睡熟以前，拉蒙似乎有了絕妙的发現，他以极大的滿意說道：“好罢……那我們只好再逃走。”

其他的人都用全力划船，一言未发。

不久船就靠岸了。四个契約劳工把两个睡觉的人抬到几棵树的蔭凉里。他們用彩色围巾擦干汗流如雨的脸，一面輕声談話，一面注視着这两个人。最年輕的人又叹息了一次。

48

“我們在工会。”

依貝拉号輪船駛过河身的狹窄处，不停地在寻找最深的航路，因为巴拉那河这里的水位很低。突然，船剧烈地左右顛簸起来，浪头打到甲板上，奔騰着，到船尾才流下去。依貝拉号笔直地航行一小段，最后行到澄清的河水里的新漩渦和急湍处，判断出有了新的暗礁，才不得不再次变更航綫。天气非常热。

“在工会，是嗎？”

“一点也不錯，亲爱的朋友。而且我們設法讓人尊重我們，你們明白嗎？如果我們大家团結得象一个人，那就什么船也航行不了。”

門苏們嘴张得大大的，表現出惊訝的神情。

“啊！”

“要是我們工人联合起来，企业家就沒有办法了。試想：我們不再作工，他們的錢又有什么用呢？”

水手講着，信心愈来愈强烈；契約劳工們一面挤得緊緊地傾听他，一面彼此交換詢問的目光。接着他們用一种欢呼的合唱来表达自己的惊叹：“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們在依斯提塔干出了什么事呢？席里托杀人的事件刚一公开，工会立即宣布了罢工。”

契約劳工們睜大了眼睛，向前探着头，以便听得更清楚些。不断的細語声变輕了，并且突然緘默了。船又重新搖晃起来。

“席里托？”拉蒙問道。

“不錯，先生。”

“这件事差不多全都知道。波薩达斯的人到現在还談到这件丑事。”

“他們在这个人这兒发現了五十个人的骨头，可能还要多……”

“老天爷！这样的事……”

“那些人都是他和管理人杀死的。这个管理人洛貝斯，人們都管他叫屠夫。”

緘默了一会兒，然后水手繼續說：“好吧，当时我們說了：‘我們任何人也不再給冬青港干了。’于是誰也不再去。連一个人都沒有！他媽的，那眞算得是个节日！警察全象疯子似的乱奔乱竄，然后是群众在波薩达斯抗議这件罪行！乱得一塌糊塗。繼續了四个月，然后……”

“佩腊尔塔！”

从上面传来了命令的声音，好象有誰掐着他的脖子似的，水手的話中断了。

“大副！”他說着，象猿猴般登上鉄梯，馬上就穿过明亮的升降口不見了。

起初大家都一言不发地呆在那兒，可是后来又恢复他們中断了的牌戏。拉蒙在旁边楞着。水手一走，使他这一次沒有能听明白自己希望知道的事，他感到悵惘。他为一些沒說出口的問題憋得难受。但是他也知道从自己身上得不到答复。答复要在其他什么地方得到。但是在哪里呢？他刚刚偶然听到指給他一条道路的話，因此他拚命地抓着它，認为最后可以发現秘密；但是这些話他并沒有了解清楚。他心头煩悶，想繼續探求。这种事情他总算找到了一个头緒。

“朋友，在这兒賭可要守規矩！”一个人一面大声說，一面弯腰象要跳起来似的。

他的对手向他投了一个嘲弄的眼光，喊出斗毆者的开場白：

朋友，你要放明白，
别認为便宜事都是你的……

油漬斑斑、皺皺巴巴、毛了边的紙牌紛紛落在从升降口涌进来的小光圈里。当周围拥挤着的許多脑袋从黑暗中探出的一瞬間，就可以分辨出有眼皮发肿的，有牙齿带斑污的，有上鬚蓬乱的，有眼睛发亮的，有皮肤很多大毛孔的。他們賭得那么入迷、天眞；还不断地喝着燒酒，叫駡，吐痰，吵嚷。在这个时刻，他們充分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不再是往常那样倒霉的門苏了。他們玩弄手法，每出一张牌，都兴奋地解释是可能的胜牌，把全部热情和机智都放在上面，想就力之所及贏几个可怜的錢。是的，他們在这个时刻是幸福的；拉蒙不願意打断他們。

但是，他感觉自己簡直要在这个烟雾瀰漫，充滿无数討厌气味的窄狹房間里窒息了。他登上了梯子，想不到在上面碰見了佩腊尔塔。

“好呵，伙計，在这里呆一会兒吧。头等客人都在餐厅賭錢哪。不过要注意别讓他們看見你，那些家伙不喜欢这兒来个……”

他指了指上甲板，用唯一的一个手势来暗示那些是船长、船上管事人、冬青林的企业主和經理，还有一个同路旅行的叙利亚招工人。

“这都是上巴拉那的臭虫。要是我办得到的話，我眞要在他們脚前扔一顆炸弹。”

他对拉蒙不想喝一点烧酒感到詫异。

“我在三天前发过誓不再喝酒。因为我有两次喝醉了酒，被他們象一头牲口似的拖走了。我一滴也不再喝了！”

佩腊尔塔想知道那事是怎样发生的。于是拉蒙对他談起阿利卡港，談起跟圣克鲁茨的血战和他的逃跑。

“啊，那是你嗎？你知道他們悬賞要你的头嗎？这件事可轟传开了。那么你这件事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拉蒙向来不是很爱說話的人。但是他現在把一切都說了。他談到从阿利卡那里逃跑，乘小船到薩恩茨佩納港，并且連带談到原始森林里的工作。过了几天他就病了；病当然是湿气、飢餓和一連多日勉强跑路同时还害热病而引起的。他病倒了相当久的时期。后来他离开了阿多尔福，卖掉自己所有的貴重东西，作为去恩卡納逊城的盘費。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一直沒有脫离危险，以后总算恢复了健康。

“然后我到了波薩达斯，我希望把过去的一切統統忘掉，重新得到我的快乐。”

他停住了。他忽然想起，每逢回忆到这些日子，他总要休息片刻。这时候浮起一种浓雾，把他的明晰清楚的記忆遮住了。

灯火輝煌的餐厅涌出嘈杂的談話声，骰子滚在牌桌上的干巴的啪啪声，以及賭徒短促呼喊下注声：“我再压二十……五和三……我压一个滿注……”

“还有呢？”佩腊尔塔催問他。

沒意思。他对这全部事件記得很混亂。音乐、女人，一个又一个的女人，乱得一塌糊塗，由于一連三天的沉醉，头疼得要命。酒醒过来的时候，发現自己又置身在一只船上，就是这艘依貝拉号。一切的反抗都白費了，跟巴埃茨的情形完全一样。

“这个可怜虫当初也象我这样，說过再不打算回去了，可是后来他被拖到船上，綁在一根柱子上……”

他指着他推辞的酒瓶說：“因此我发誓，这辈子永远不再喝酒，而且会坚守我的誓言。这是雄莫雷拉的說的！”

这艘輪船彻夜不停地航行。从餐厅的虛掩着的門里，传出哄笑声，碰杯声，夹杂着賭徒的短促、单調的說明：“我再压五十……二和七……十一……”

“我不是对你說了么，”佩腊尔塔嘟囔地說，“一定得把他們炸个粉碎！”

49

“你所談到的工会，到底是怎么回事？”

起初佩腊尔塔好象打算用双手来解释；就是用这双跟沉重纜索和起錨机打慣了交道，現在似乎結合起他的思想的粗手作解释。可是后来他又找到合适的話：“你看，这事是不同的。你知道圣依格那西奥嗎？不知道嗎？那么圣塔安娜呢？博姆普兰德呢？也不知道嗎？好的。几年前，他們在下游那兒开始試种冬青。試驗成功了，从此就大規模經营起来。今天已經有很多拥有巨大农場的企业。一切都办得很有条理，冬青栽成长長的行列，参观一下实在是件快乐。一公里又一公里的……”

他似乎眞的看見冬青在这艘輪船吃力上駛的河水里抽了芽。长长的无尽头的綠色行列。不过那并不是拉蒙在原始森林里寻找，以便馬上加以无情砍伐的大树。

“你知道，那兒的冬青长得象灌木。对待它們要象年輕女人

一样，土地要經过翻掘和耙平。收获的时候，叶子要十分小心地摘下来，免得冬青受伤。是的，一切都很科学！”

他們坐在厨房附近，喝着冬青茶。水手把拉蒙引进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冬青茶的一个外省。这兒与他到現在为止必須干活、受苦并积累生平最痛苦的經驗的那个野蛮地方完全不同。一个企业也許拥有百万棵灌木，收获历时三个月，大部分采叶工人都在栽种地外面居住。契約劳工在这兒不象在上巴拉那的一切其余地区那样被杀害。不常有懲罰，而且……

“这么說他們生活得好些，老板們不是那种畜生吧？”

佩腊尔塔象对一个学跑路时跌倒了的小孩那样，拍了拍他的背脊。大人先生們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嗎？这一点眞的还得对他解釋嗎？好吧，那么他，多西特奥·佩腊尔塔就坐在这兒，用切身經驗向拉蒙証实这件事。他曾以工人身份遍历种种不同的职业，到处領敎过同样的令人憤怒的剝削。不，他是先把这种栽培植物的好的一面告訴拉蒙了，現在輪到另外一面了。那兒的企业对待他們跟别处一样坏，他們在农場食堂照样受騙。当然，他們有工資，但那是証券的形式，这些証券只能交換商品；而官厅不消說是与企业勾結着的。有利的仅仅是工人們都紧密地生活在一起，而且是在村落附近。这与隐藏一切的原始森林是有所不同的。于是工人們凑到一起，討論自己的迫切願望，并形成一个对企业家的联合陣綫，准备必要时为自己的事情作斗爭。工会就是这样产生的。

“不久以前，我們还在下游的圣依格那西奥举行过一次大罢工，警察拿着实弹手枪到处乱跑，但是他們毫无办法。企业家們不得不咬牙切齿地屈服，給采叶工人提高工資。他們过去每二十五鎊才掙八个生太伏，現在掙的是二十生太伏。”

拉蒙满心想对佩腊尔塔說明，他在那些被失望折磨的不安之夜所不断想象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事，这就是他所寻求的事，但是他不知道怎样說好，因此他只能說出："这事必然很美！願意将来亲身經历一下……"

可是他同时发誓，一有机会馬上就順流前去。万不得已他要对这个或那个监工表示反抗的时候，孤另另地单靠自己是再也办不到的。但是他要对上巴拉那的所有老板、所有經理和所有监工宣战。既然下游那兒的工人懂得設法使人尊重，那他也应該归入那兒。他一定要在他們叫做工会的这个組織里找个位置；他决心要为自己謀求到这个位置。

50

拉蒙趴在船栏杆上，凝視着四周在薄暮中发出微光的暗褐色的河水。船不停地不顧一切地以頑强的坚忍破浪前进。憤恚的巨川时时反抗，把翻花的激浪泼上船头，冲到甲板上，然后无力地停住在那里。拉蒙有时被象一陣蒙蒙細雨似的浪花淋得渾身精湿。密云在船的上方結成块，和正在航行的奇怪的船只相仿。云几乎都是白的，白色中有的色淡而渾浊，有的稍带黄色，很难看，預示将有暴风雨。左前方聳起一堵灰色墙壁，它象个移近了的地平綫一样，把河水和天連接起来。恰象一个非尘世的大門，一座透明的树枝构成的森林。現在他們前进得更近了，可是这堵墙正在左边，在巴拉圭的岸上。接着船也向左轉，朝这个奇怪的幻象駛去，就在这一刹那間，驟然落下一陣极大的暴雨。沉重的雨点狠狠地打在帆布天幕上。轉眼間上甲板被淹沒了，

雨水积成急流小溪向下涌去。一些在甲板上忙着挪开阳伞和躺椅的水手，立刻渾身淋濕了。巴拉圭的河岸似乎悬着云雾，在密雨的面紗后面越来越模糊。

拉蒙感覺到冷，就把邦却披上。这时佩腊尔塔激动地向他走来，气急地說：“他們看見你了！你被移交了！他們看見了你，他媽的！”

“誰呢？”

“上甲板那兒的人。阿利卡也在那里。他又認出你来了。他坐的是头等艙，看見你走过来。他現在打算叫人逮住你。”

“逮我？不会那么容易……”

“下去吧，等着我，去！”

甲板下面有一些門苏还在玩牌，或者无精打彩地一声半語地談話。另一些人躺在各个角落里，不顧机器的震蕩和雨声的淅瀝睡着了。窄小房艙里的空气已經混浊，沉重地压在門苏的身上；难聞的烟霧几乎使他們窒息。

佩腊尔塔带着新的消息回来了。阿利卡把大批金錢分給船上的人員。单是船长和管事人就每人五百比索。他还許下水手們每人一百比索，条件是他們不讓他逃走。

“他們不要想活着捉到我，”拉蒙說。他想到巴拉那的澎湃洪流。

“但是他想要活捉你。他說了要我們注意你，防止你跳河。”

門苏們兴奋地傾听着。他們現在知道拉蒙·莫雷拉在他們中間，知道他是勇敢反抗圣克魯茨和他那些監工的小伙子里面的一个。他們欽佩他，跟他握手，并以跟他談話为光荣。可是他們同时对他所走向的，显然无可避免的凄惨命运感到惊駭。

“他說一到巴西的河岸，他就要給你上鐐銬。他現在警戒

着，因为我們还在阿根廷的河流里，"佩腊尔塔最后說。

"那家伙打算活捉他，拿活的，"一个玩牌的人一面重复說，一面同情地凝視拉蒙。"他要把他怎样呢？"

"嘿，这你不知道嗎？他准会提升他当监工！"

他們呵呵大笑起来，然而是不愉快的笑。他們偷眼观察这个哥連德人的身体，似乎在寻觅将被可怕的皮鞭打烂的皮肤的位置。这个身体在他們的眼里已經是那些残忍成性的监工手心里的东西，将成为他們的牺牲品，有一天被静静的或是也象今天这样奔腾的河流漂走。他們凝視着他，好象他已經被杀害，成了河里的魚或原始森林的猛兽的食物，成了企业主暴力的象征和对上巴拉那一切暴动的人們的可怕警告。

可是拉蒙希望活着，别人的同情使他懊恼。

"难道对这事沒有一点办法嗎？"他轉身向佩腊尔塔，主要是用眼睛而不是用話詢問着。

水手繼續在深思。

"我們也許会突然給他們一个意外打击。你会游泳嗎？"

拉蒙断然地点了点头。

"也許……"佩腊尔塔說，他好象害怕应許得太多了。"这件事是困难的，因为船上的人都被重酬打动了。我不知道。想想办法再看。"

佩腊尔塔出去以后，他們在自己的毯子和邦邦上舒适地躺下。可是他們还要先用种种方法表示自己的友誼，只是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因此笨拙的話来到口边又留住，于是采取了普通的表情。这个人給他几支卷烟，同时紧紧握握他的手；还有些人要請他喝烧酒。他不喝？那是为什么呢？对于一个可以說已經判处死刑的人說来反正不可能有更好的事兒呀！最低限度，为鼓

鼓勇气……

但是拉蒙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希望活着。他最先睡着了，他那熟睡的鼾声使他的伙伴們非常惊异。

是的，他希望活着！

雨繼續落在甲板上，敲打着烟囱和用粗纜索縛牢的大桶。船平稳地向前航行，把底下的河水划成一道沟，同时尽力防范上面落下来的雨水。甲板底下的一切声响都停止了，門苏們在杂乱堆放着米包、糖袋和罐头箱子的地方横躺直臥，在恐怖和无尽的痛苦中熟睡。

51

这条船上絕对是有了点什么变动。的确，水手們还按照同一使人疲倦的順序进行同一的工作。的确，人們还在通常的时間吃飯和睡眠，而且从下甲板也照常能够看見舵手或領港人在船桥上可靠地看望和有把握地掌管着舵輪；同时餐厅也仍然传出哄笑、好飲酒的嗓音和不倦的賭徒的叫声。但是，这次旅行的安静到底被扰乱了，而且可以說直到旅行終了，也沒有恢复；直到这出或以观众、或以劊子手、或以被难人身份亲身經历的戏演完，也沒有恢复。沒有人談，但是誰都想到这个門苏的已經注定的命运；他不是躺在甲板底下的什么地方，就是在前面的狹窄船首尖端来回踱步，从右舷到左舷走三步，回来再走三步。死神在搭这条船旅行。但是在上巴拉那，死亡是家常便飯。現在要在这兒逮捕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可怜的門苏；人們已經在他身上撒下了网，他在网里还只有几天或是几小时徒然掙扎的份兒。

耸人听聞的事就是这个。

拉蒙明知道每分鐘都有人监視着他，他每迈一步都有人釘梢，每个表情都被人偵察，每个目光都被登記下来。可是所有这一切，不但不能使他畏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这个不知名的、受輕視的門苏变成了重要人物。这一点大大增加了他的自豪和自負。

雨停了，但天色阴黯，雾气还沒有散；黃昏又降临在船上了。有人命令拉蒙到甲板底下去；这次声音不象往常那样生硬，使他感到惊疑。是尊敬呢？是同情呢？他紧抿着嘴唇，感覚到从心底涌起一种无限的憎恨，熄灭了所有其他的感情。但是，他决不容許这充滿全身的憎恨使自己消沉。消沉可能象燒酒一样对他造成危险；而他已經推辞了别人的酒，已經永远戒除。他必須保持一付冷靜头脑。这不仅为了必須拯救性命，而且还有必要再次証明一个不幸的契約劳工也能够战胜强有力的敌人。战綫是明显的。他們企图要他抵償一笔公开的賬目，而他决心不付这笔賬。这一天上午，有一次他几乎从船舷上跳下去；跳下去就有被从船上射击的危险。但是他发覚他們防范着他；他宁願等待。

别人也在等待。

52

他仰面倒在地上，阿利卡手里拿着鞭子在他上面威胁地微笑。他覚得一只有力的手在搖撼他，同时嘴里冲出听不懂的話。阿利卡好象在罵他，但是也听不出罵的是什么。奇怪，現在对方离得十分近，几乎是眼睛对眼睛；他感覚到对方的呼吸，自己的

腕子在鉄掌下生疼，一直还一个字也不懂。可是他理解到自己无論如何必須懂得对方說的是什么。

最后，象打了一个閃似的，他痙攣了一下；他惊醒了，睜眼一看，周围一片漆黑，有人急忙地在对他耳語："起来，快走！你要是錯过这个机会，可就再沒有救啦！"

他一翻身站起来。佩腊尔塔还不住地搖撼他，不过他已經完全醒了。佩腊尔塔塞在他手里一块布。

"你現在随我来，把这块布纏在头上，免得有人認出你。走，赶快！"

他們来到甲板上的时候，他看出还在夜間。水手們在寒气中一跛一拐地乱走，似乎还昏睡未醒。这时他才明了船已經拋了錨，机器刚刚停下。佩腊尔塔匆匆地对他說明了情况。他們現在在阿根廷岸边的卡納果亚斯港。要送一些契約劳工上岸，同时接运一批木材。这是一个意外的有利机会，他必須馬上行动，就在沒安放跳板以前，与其他預定装运木材的水手一块跳到陆地上去。跳板什么时候安好，管事人就要站在那兒，监視每一个人，那时任何手段就都沒用了。現在布和黑暗对他很有利。水手中有三个是自己人，准备帮助他。

拉蒙还沒有把一切都弄明白，佩腊尔塔和他拥抱一下告别后就不見了。他現在参加在五个人的一个行列里。一条黑水在看不清的河岸和船壁之間发出微弱的光亮。有两个人先跳了下去，拉蒙听天由命地随后跳下去。他在烂泥里滑倒了，可是他到底已經在岸上，并且跟别人一起登上了斜坡。一切进行得都非常簡单，簡直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他的忧虑証实了：当船上发出一陣乱喊时，他还沒有登上斜坡。他們回顧了一下。应該下船的契約劳工中有一个人拒絕下

船；监工們紧紧抓住他，管事的大声叫喊着发命令。拉蒙明白，这是他的朋友們故意演出的一幕，以免他的失踪被发覺。

水手們把木材扛上肩头时，其中有一个把刀子滑到拉蒙手里。

"从这条皮卡德走，注意右边。天快亮了。你走到立着两个十字架的地方，就向側方拐进一座杉木林。傍晚你就可以到居留地……"

这个水手說着，就又走下斜坡，馬上在黑暗中不見了。拉蒙放开大步跑起来。他为了立刻脫离险境，弯下腰，一点声音都沒有，象只野猫似的跑去，心脏簡直要从胸中跳出来。他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到两条腿上，紧貼着树干跑过，沙沙的树梢似乎在搖动那些已經发了白的星辰。他跌倒好几次，但是他沒去理会那流血的脸上伤口，刮破皮的膝盖和在疯狂地清除路上一切障碍时抓裂了的双手。他要想活着，眼下就只有跑！他現在仅仅是在拂晓前所有要撤退的逃影中間的一个，他跑呀，跑呀……

53

"嗬……嗨！"

拉蒙費很大劲把斧头从木头上拔出，放在地上，手拄着斧柄。喊声是从右面他能略微看見一整段的大皮卡德上传来的。他用紅围巾擦干前額上的汗。他累了。他砍过每一斧子以后都認为胳膊再也抬不起来了，可是两条胳膊总是又以新的、他本人不理解的力量举起，似乎胳膊服从的不是他，而是一种异常的意志。两条胳膊在这无言的敌人上面威吓着迅速地一晃，接着就

以极大的重力向它砍下去。就这样砍了一下又一下。膨胀的血管仿佛粗树根似的在他的前臂上奔向两只汗湿的有力的大手，手背上裂了許多很深的伤口，就象密布着肮脏沟渠的奇特地图。喊声又响起来：“嗬……嗨！”

他注視着自己那双从指尖到手腕布满了黑斑的手，这是蚊子叮过后留下的长久痕迹。一个非常小的黑刺蚊又落在他的手上，他用食指按死了它。随后他深深叹息了一下，举起斧子。但是他这次落下，斧子却幷沒有砍上木头。他覚得要窒息似的。太阳用火一样的鉗子鉗着他那裸露的上身，用燒紅的針扎他的头骨。周围的繁茂植物好象要悶死他，要用郁悶的热蒸气昏迷了他，他簡直不能呼吸了。恰好有一只大蓝花蝴蝶落在一棵伸出卷鬚的攀藤植物上。拉蒙心意茫然地注視着这只蝴蝶，可是它又飞起来，在矮林的綠丛中不見了。

“走！契魯莎！巴瓜拉！往前走！”

一輛二輪大車在他前边一百公尺的地方赶过来。他看了看那几匹辛辛苦苦拉着重車的騾子。車夫是古梅尔辛多，他劈拍地打了一陣鞭子以后才下了車。他穿一件掉了袖子的紅衬衫，围着条脏围巾，还戴一頂遮太阳的旧小帽。深褐色脸容皺巴巴的嘴上，有一撮灰鬍。車夫身后那个赶牲口的是一个不滿十岁的小印第安人，他的衬衫和褲子又脏又破，两个傾斜的肩膀夹着显著凹陷的窄胸膛。拉蒙同情地打量着他，他一定患着結核病。要是他能够活下去的話，几年以后当上拉蒙现在这样受虐待的衣衫襤褸的門苏，还会感到幸福。假如象不久以前一个这样的小家伙的遭遇那样，被騾子狠狠一撩蹶子踢死，是不是还要好些？

“契魯莎！站起来！可怜的駑馬！”

这个印第安小孩的嗓子象大人那样的粗，声音好象从他內

部深处出来，吐一口带着变色的血点的粘痰，就撕掉他一块肺。这时候，两个人正在一根树干上面弯下腰去。他們必須共同抬起它，把它推在車上。它大概有几百磅重呢，拉蒙想。有两个人赶来帮助他們，那些手一齐扒着树干，大家从目光里彼此了解，接着古梅尔辛多領头吆喝，別人跟着和唱："嗬……"

皮肤下面的肌肉象鋼索似地绷得紧紧的。

"……嗨！"

他們叠起一些木板当支撑，以便把树干的一头抬到車板一样的高度。他們做完这步工作以后，就休息了。潘塔良一面咒罵瓜拉尼人，一面用自己的巴斯克小帽擦汗。他腰里别着一把黑柄匕首，脖子上用脏繩挂着一个小紀念章。現在他又跟别人一起在树干上弯下身子。四个身体紧张到了极点，而重量則愈来愈多地移到車上。这几个契約劳工用欢呼互相鼓舞，可是很快就又吆喝起来"嗬……嗨！嗬……嗨！"

拉蒙在手上啐了口唾沫，又揮动斧子，在硬木头上砍出干巴巴的响声。破片在空中飞舞，有时碰在他的胸部或是脸上。树的裂口慢慢地深了，他一面稳当准确地繼續砍下去，一面考虑着。一刻鐘以內这棵树就快要倒下了；用斧子又砍了一下。接着他要砍去树枝，剝去树皮；又是一斧子。他把一切干完以后，就又挣了七个阿根廷比索。他結存的錢大概有多少了呢？他是三个月前来到阿基雷港的，当时他刚从阿利卡手里逃出来。他沒有打算久待，一心想尽快地到人工种植冬青的地方去。不过他必須为这次远行攒几个錢；又砍了一斧子。可是他每次詢問自己結存了多少錢时，他們总是支吾搪塞，不給他明确答复。他气冲冲地握着斧柄砍下去；裂口已經大得好象越来越容易扩大，似乎树已經理会它的抵抗是徒然的了。拉蒙怀着愈来愈大的憤

怒继續工作着，忽然一陣激动的喧嘩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消說这喧嘩是十分的近，就在弗魯托斯干活的地方。一个声音是他的朋友的；但是另一个声音呢？拉蒙放下斧子，从自己开辟的一条路通过一条窄皮卡德上的荆棘丛，来到一小片林中空地。一棵伐倒的大树把整个地方都占去了。收貨人費里休站在一边，弗魯托斯拄着自己那把刚要砍下树冠的斧子，站在另一边。他們彼此爭論起来。

“豁口看得清清楚楚。这棵树一点不合用！”費里休嚷叫說。“这棵树的工錢得打折扣。”

“这可不行。看吶，”伐木工人央求說，“这不过是一处擦伤。”

“一个样，”收貨人說。

“不过要想一想我伐倒这棵树費了多大工夫！它是在倒下的时候劈裂了一点兒。至多两指深，多不了。”

“胡說八道！別跟我来这套！而且这样办也是一种懲罰。你本来也是个叛乱分子，我一定要把你管好！”

“我干了活兒，而你們現在却打算扣我的錢。你們是贼，費里休！”

“什么，你这无礼的畜生！喂，瞧家伙！”

监工象只豹子似的向伐木工人扑去，拍地一鞭子打在他的胸膛上，紧跟着第二鞭子又把他的脸抽了血淋淋的一道。弗魯托斯打算拔刀，可是揚准了的一鞭子就把他手上的刀打掉了。“喂，这鞭子打的是你那个‘贼’字！”

弗魯托斯轉过身，打算逃跑。他那寬闊的背脊上又挨了两鞭子。他縮起肩膀，渾身哆嗦。費里休狂怒得好象失去了理性，他一面乱吼，一面使出全付力量抽打。

弗魯托斯最后拐进拉蒙来时經过的那条小皮卡德。他活象一只受了伤的鹿，在迫害者前面拚命逃过丛林。費里休在他后面冲来，而且扔掉鞭子，掏出手枪。除拉蒙以外，还有几个伐木工人听見喊叫声同时来到这个地方，現在大家都跟着这个监工。因为拉蒙是第一个来的，这个几秒鐘內演出的全武行的一切詳情他都看到了。弗魯托斯跑到拉蒙刚才干活的地方，弯下腰去，要拿地上放着的斧子。

“别动，要不我就开枪打死你，”費里休用嘶哑的嗓音喊道。

这棵树发出深沈的砰轟声在搖晃，好象它也感受到費里休的威吓的侵袭。接着它就倒了下来，倒下的时候，树梢連带撕落了一大串攀藤植物和許多兰草；原来树內的創伤在它那被虐待的心脏的那一面起了作用。現在它已經堂堂正正地倒在地上了，发出一声重浊的巨响，好象它庄严地在与亲密的原始森林告别。弗魯托斯躺在它下面，被碾伤了，身体压成一团，仅仅还能輕輕地呻吟：“嗳……唷！”

費里休轉过身来，这时候才注意到現場这些吃惊的門荪。他还沒有从所受的刺激中恢复过来，就企图控制这局面：“还有你們，喂，你們在这兒干什么？”

他打算走近他們。可是这时拉蒙往前迈了一步，别的人都也跟着他，一直一句話不說。但是費里休看出他們眼睛里的决心，于是他慢慢地后退，同时用手枪掩护着自己。契約劳工都一步一步地跟着他。

“嗳……唷！”垂死人的呻吟越来越微弱了。

他們还得呆在这兒，耳边还縈繞着这动人心弦的声音，刚才发生的慘劇的每个細节还历历在目；这是不能容忍的！拉蒙呢，早已把死亡置之度外，他的沒有意識的身体不顧費里休的威胁

和預备射击的武器，笔直地向費里休面前移动。

費里休这时理解到靠手枪是保不住自己的性命了；要是他們来到近前，他当然能够开枪打倒一个或者至多两个，但是其他的人絕对会立刻把他剁成肉酱。于是他轉过身去，急急地逃走了；起初是在勉强可走的大皮卡德上，后来在一条小支路上。他覺得門苏就在身后，甚至脖子上感覺出他們的热呼呼的气息。他迷失了方向，陷入越来越深的丛林，衣服撕烂了，脸也刮破了，血流了滿腮帮子，滴在黑鬍子上。他眼睛歪了，喉嚨象窒息似的；他顧不得用右手的弯刀砍开綠色的厚厚的牢墙般的丛林，只是竭力用全身排除障碍。当他歇一会兒的时候，他覺得还听得見微弱的垂死呻吟："噯……唷……"

他象失去理性似的急忙往前跑；他突然絆在一块石头上跌倒了，从斜坡上滚进一道浅河里；他把头浸在水中，避免那不得不听到的无孔不入的痛苦呻吟。但是被压死的人的声音照旧涌进他的耳朵，这声音开始时还輕，后来越来越强，終于成为可怕的雷鳴："噯……唷！"

他吃惊地用手捂着耳朵，渾身湿透、骯脏，害怕得直打哆嗦，一跛一顛地到了对岸，已經筋疲力尽，就在夜色的黑暗中躺在那里睡着了。

54

这些人并沒打算去追赶費里休。他們圍在死者与树干构成的一堆傻惨杂乱的东西面前站了很久。

"可怜的弟兄，"拉蒙結結巴巴地說；舌头粘在他的上腭上，

似乎叫他不要再說話，于是又沉默了。他覚得难以相信这个压成一团的东西会是他的朋友弗鲁托斯。弗鲁托斯在跌倒的时候失落了一只靸皮鞋。拉蒙再三打量这具压烂了的身体，竟連一点点熟悉的特証都找不出来，倒是这只旧破鞋比压烂了的身体更能使他記起自己的朋友。不久以前他还听到弗鲁托斯的欢呼声——伐木工人征服了树木的凱歌。现在呢？胜利者同样躺在这兒，血肉模糊，連根都沒有。鞭打，費里休的錫准了的鞭打，是这次胜敗的关鍵。拉蒙把手举到脸前，似乎他挨到了这些打击。他的脸，他的胸膛和背脊眞的刺痛起来，好象他本身被鞭打过了。

他同时理解到，只要弗鲁托斯的仇一天未报，他会覚得这种深刻的刺痛一天不会停止。

黄昏降临了，天很快地黑了。他們坐在树下死者的旁边。有人点起了火，另一个找来一口鍋，預备烧水。

接着大家传飲冬青茶，彼此心照不宣地一致不再談到死者。起初是談鬼怪，后来又談到那个采叶工人因为对卡阿女神許願不还而患怪病死去的故事。但是拉蒙沒有听这些，他的心思还縈繞在被压死的伐木工人身上。他凝視着火的时候，好象看到巴西人弗鲁托斯的永远友好的圓脸在飞散着的火花幕后显現着。拉蒙固然跟别人一起坐在火旁，象他們一样喝冬青茶，也仿佛在傾听格林哥的故事，可是实际上，他的思想已經远远跑到另一个地方寻找弗鲁托斯去了。他覚得这个朋友在跟他握手，他不能再听講故事的人的話。

工人衣和工人褲，
肥皂洗濯难清洁；

洗宅要用玫瑰汁，

或者就用心头血。

弗鲁托斯是个愉快而健談的巴西人。拉蒙大約在阿基雷港工作了一个半月以后，有一天弗鲁托斯来了，手里一小捆衣服，背上一只不可分离的伴侶——六弦琴，腰間一只大手枪。他带来了极不寻常的故事。巴西发生过革命。他激烈地战斗过，多少总算走运，最后他习慣于战斗生活了。

“我初次参加战斗的时候，非常高兴挺起身子来干。但是那不行，因为四面八方都有子弹呼嘯着飞来，可是都沒打中我，我就更勇敢了，現在我什么都不怕。”

此外，他还带来了使人兴奋的消息：阿利卡港被焚毁了。这个消息在門苏中間象风那样快地传播着，使监工都感到不安，就着手緝捕“煽动的人”。但是沒有人密告弗鲁托斯，因此他們无法証明是他。

尽管这样，他們还是怀疑到这个巴西人，因为他唱的歌里面有他家乡一支公开攻击监工和管理人的歌曲：

狗皮更难洗，

肥皂再搓也不淨；

对宅只能利剑劗，

再不就用火藥崩。

他常常談到自己經历的危险事迹。在夜間住地灯火完全熄灭的时候，或是在原始森林工作中他們可以稍稍休息的时間，他总要唱个歌兒，那些歌曲似乎随时可以从六弦琴里取出来，他有机会就唱。拉蒙傾听他的話，从来不感到疲倦，而且聚精会神到

这种程度，他几乎可以肯定說自己参加过“复仇縱队”的历次战役。

革命是在圣保罗爆发的，象干旱草原上一把火似的蔓延了这盛产咖啡的整个国家，这时候弗魯托斯正在拉尔兰盖腊冬青茶公司——設在馬托格罗索[①]的一家冬青茶企业工作。他跟三个伙伴逃跑了，想去参加志願軍。他并不十分清楚革命者的政綱，但是他知道自己所希望的事：反对企业主，反对矿产和农庄的占有者，反对保护这些人的一切侵害行为的官厅。因此他跟普列斯特斯[②]的軍队一道战斗。但是他們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当他們在依瓜苏河河口集合的时候，还不足两千人，而且都餓着肚子；可是跟他們对敌的政府軍却有一万人，是一支拥有良好武器，經过充分休养的精銳部队。

“我們在路上走了几天，一次也没有休息过，手不离輕机枪的扳机，我們用这些輕机枪把他們象鵪鳥似的消灭了。我們連連行軍，被雨淋得精湿，鬍子老长，渾身油污，骯脏……”

不久他們就处在一种絕望的境地，保护大地主的政府軍追上了他們。但是普列斯特斯足智多謀，他的部下非常信任他，甚至他們对十万大軍也敢战斗。他坚持自己的計划，决没有考虑到投降。他們一边战斗一边向門德茨港退却。

在瓜依拉附近爭夺圣佛兰西斯科河桥的战斗中，弗魯托斯受了伤。但是在普列斯特斯的軍队里受伤是不算回事的，每个

---

① 圣保罗和馬托格罗索，都是巴西的州名。

②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Lviz Carlos Prestes），巴西共产党現任总書記；他在二十年代反对反动大地主的长征战役中，获得了“希望的騎士”的称号。

人都要頂一个人用。他繼續跟着作无休止的行軍，并参加一切战斗。他們就这样来到阿利卡的居留地，阿利卡在革命軍接近的时候已經逃跑了。圣克魯茨也打算逃走，可是他在途中被杀死。赶車人皮利茨（他的九岁幼女被圣克魯茨强奸了）在去港口的路上赶上了他。皮利茨割断他的喉嚨，然后恢复了自由的契約劳工們把冬青口袋扔在他的尸体上，立刻坐上車从上面軋了过去。普列斯特斯亲眼看着門苏們撕碎那些契約簿和結出假数的营业賬，在这些結算上門苏的“貸方”一辈子也达不到那随意决定的“借方”。人民的憤怒摧毁了剝削者的基础，打倒了管理处，拉断了奴役人的鎖鏈。

接着放火燒了冬青仓庫。熊熊的大火吐着长长的火舌，好象要使世界从堆积得这样多的卑鄙事情中解放出来似的。費了不少事才使暴动的門苏們相信现在正义真的伸张了。“这事簡直象神話。”

普列斯特斯最后率領部下排除万难到达了門德茨港。政府軍已經認为他再也无法逃出他們的包圍，这时他却带着部下穿过一个針孔到了巴拉圭去，为的是作为政治犯在那兒受拘留。弗魯托斯又受了伤，这次伤在臀部，不能随軍走了。他险些落到敌人手里，可是一个印第安老妇人掩藏了他。他还沒有痊愈，就在黑暗的掩蔽下渡河到了阿根廷的河岸，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六弦琴和不变的良好品質来到阿基雷港，他比过去更革命了，

工人衣和工人裤

肥皂洗濯难清洁……

回去，不錯；他希望这样做！他是普列斯特斯的一个部下；而普列斯特斯是会再回到巴西去的。他旣这样說过，他也会这样

做到。弗鲁托斯等待着这个归来，等待着机会，那时人民会重新拿起武器，对自己的剝削者战斗。他和拉蒙之間馬上产生了亲密的友誼，而且由焚毁阿利卡港的火焰而加强了。弗鲁托斯曾向他建議："跟我們来吧。我們在那兒所做的，我們将在整个巴西重演。"

但是拉蒙有另外的打算。他要到下游那些冬青种植場去，要認識認識門苏的工会和有組織的斗争。虽然如此，拉蒙最后还是答应了自己的朋友，跟他去。可是現在弗鲁托斯被压死了，躺在地下，与紅色粘土、螞蚁和具有袭人香气的奇花沒有什么两样。他永远不会再站起来，向他談論"希望的騎士"的那些战役了。

"那么卢拉呢？"貝尔納貝忽然問道。"他給拉尔兰蓋腊公司招过工人……他大概很会向你催討債务！你打了他父母的屁股，他也不見得生气，但是他一定会为这个給你記上五个比索的賬。"

他們談到法里納、尤安·黑梅斯和米居尔·奥罗等招工人；他們已經有多少次被拖上米居尔·奥罗这艘希望号的船。談到卢拉，也談到当招工人詐取了一份財产，現在自己成了冬青种植場老板的奥馬尔。契約劳工对这些人都很了解，因为这些名字是跟他們的不幸遭遇分不开的。

拉蒙深思地凝視着劈拍作响的火。

火焰一閃一閃地吐火舌，它的反光象鬼怪似的冲到賓·雷格的厚嘴唇上，迅速地掠过貝尔納貝的隐隐約約的脸，消失在格林哥的有硬茧的双手上。

这时火苗甚至冒到拉蒙的脸上；他很清楚地感覺到它。那是費里休鞭打在他朋友身上的刺痛。他气冲冲地摩擦自己的

脸，但沒有用，他仍然感到刺痛。

天已經拂晓，他們还都沒睡，但是十分疲倦。他們一面給死去的伙伴守灵，一面談了門苏的悲慘故事。格林哥談到伙伴劳雷諾·科尔腊累斯的时候，很有感触，后者只差一点从布里坦尼阿港逃跑成功。搜捕队队長連着发出冲击时的吼声："埃耶雷雷寇一克！"使逃跑者迷惘和丧胆；直到今天，他覚得这吼声在耳边震蕩。

尽管这样，要不是发生了极不幸的誤会，科尔腊累斯还是可以脫險的。他看見一个黑影朝自己走来，以为是搜捕队的一个人，一弯刀就把他的头骨劈开了。他发覚已經太迟，那是一个伙伴。这种瘋狂的、单調的喊叫声使他失去了理智。那个头目是精通自己的行业的。科尔腊雷斯非常懊丧，以致他們沒有費事就包围了他。他們朝他开了很多枪，最后他被打死了。他躺在那兒，脸朝天，眼睛瞪得大大的。

"多么勇敢的汉子！早一点誰也不敢接近他！"

現在因为他死了，他們才自命不凡地走近前来。他們就地把他埋了，土还不到一拳厚。但是經理要看看尸首，据說他喜欢干这个。为了警告門苏，他們又把尸体刨出来陈列了三天，然后就移在搜捕队出发逮捕他以前經理就派人挖好的坑里把他埋了……

一陣凉爽的晨风吹着滚燙的太阳穴，草木上露水变成的霧象柔軟的手似的撫摩它們。

拉蒙陷入回忆中，听到弗魯托斯拨弄琴弦，唱他的革命歌曲：

狗皮更难洗，

肥皂再搓也不淨……

是的，他知道得很清楚，某些汚点只有用血才能去掉。只有血，沒有别的。

55

……于是我跟我的伙伴集合起来，我們团結在一起，到老板那兒去講理。当时出来一个皮靴雪亮的人，是一个象只孔雀一样的謀士。我說工資开得不公平，告訴他法律規定的跟契約簿記載的有些不同。这时他生气了，呵斥我說："这兒的事并不按照契約簿，一切由我們决定。"这时我說："我不干了，并且跟所有願意同走的人一起走开，讓你知道这事后，能够迫害我們，因为你杀人杀惯了！"然后我就逃进原始森林……

（摘自我的朋友塞腊皮奧·巴頤罗的历险記）

上午，太阳已經晒得非常热的时候，另一个监工率領很多带武器的人来了。不消說，費里休报告过了这个事件。也許他們顧虑伐木工人要暴动，甚至是希望用血腥的鎮压来对付这个事件。但是伐木工人經过这段时間，已經鎮靜下来。他們很清楚，自己沒有武装，反抗是沒有用的。他們接受回去工作的命令，于是他們沒合一合眼，沒吃一口东西，就又拿起了斧头。每个工人

旁边都站上一个持枪实弹的人。到晚上才准許他們回自己的住地去。住地离这兒有一公里半远，一个小小的帐棚上面盖一层树枝，他們都睡在干树叶上。大概两个星期以后，他們必須暫停一次工作，以便繼續向原始森林內部推进。他們是新的流浪人，强制的开拓者，不付任何代价来破坏原始森林的无穷財富。穷苦的住地，形成了表明他們毁灭工作的各个阶段的里程碑。有一天他們迁移了，雨淋日晒，消除了他們活动的痕迹，就沒有人会再想到他們了。只有森林从不忘事，还要长期記住人类給它带来的可怕創伤。被損伤的树木留下笨重的残干，却沒有仁爱的人怜憫它們，在它們的位置上培育新的生命。这一点，原始森林一直到报复的那天都会想到的。

这一夜，拉蒙无論如何也睡不着，他不由得想到自己的朋友，想到他遺留下的东西。第二天，他偷偷轉弯抹角地来到那个地方。深色的血斑仍然存在，一个监工在监視着；又过一天才准他們搬走这根大树干。这具尸体不知被什么动物接近过了，看見的几乎只是一堆白骨。他們挖了一个深坑，沒有任何仪式就用鉄鍬把这个伐木工人的遺骸扔进坑內。拉蒙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不敢冒必受懲罰的危险为死者請求一口棺木。附近有的是鋸好刨过的木材，河岸上聳起大堆的木板。每两周都有一千根甚至三千根圓木編成的大木排在巴拉那河和依瓜苏河流送到下游去。但是，这个死于非命的門苏，連几块粗木板的棺材或是一个普通的匣子，用来防护遺骨，免得被貪食的螞蚁囓食，都得不到。弗魯托斯一生伐树，結果只落得讓这无言巨物的根陪伴着孤坟。

在这天夜里，拉蒙又到他們埋葬弗魯托斯的地方去了。他

用两根树枝做了一个十字架，栽在坟上。他没有通常用的庫魯佐一帕諾①，就把自己那条紅围巾系在十字架頂端，然后他才回到住地，扑到干树叶上，安心地睡了覚。

56

拉蒙沒有事先請示就到管理处去了。弗魯托斯已經去世，現在他在上巴拉那再沒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他决心要求給他結賬，搭最近一班船到下游遙远的冬青种植場去。要是他們不放他走，他只好逃走。这段路很难走，但是他終于看見了前面就是管理处的房舍。他必須繞过一个山坡，才能到达目的地。山坡上有一处房頂鮮紅的別墅，与它四周蒼翠的草木形成独特的对照。他差不多已經从这幢房子旁边走过去了，忽然听得身后有口哨招呼他。他轉过身，走近阳台。一个有混浊大眼睛、金黃头发的人用笨拙的西班牙話喊他过去。这人的沉重身体来回直搖晃，有时必須紧靠着椅子背。他右手揮舞着一支手枪，閃閃发光，正向一群惊惶失措、聚集在墙根的人瞄准。那是好几个男人和两个妇女，另外有一个人在地上打滚，不是喝醉了，就是受了伤。

"过来，你这坏蛋，你这畜生！"

拉蒙在这支揮舞的手枪的威胁下按照人家的命令行动。他心想，这八成就是那位笑話百出的哈格先生。一刹那間，这个外国人轉过身去，向站得离他最近的人說："快，再喝，快，快！"

---

① 庫魯佐一帕諾(Curuzú-paño)，上巴拉那地区用来装飾坟墓的白布。

“但是……哈格先生……”

“什么叫先生！喝，再不……”

手枪对着这个人的胸脯，这个人正把威士忌酒瓶举到嘴唇边喝着。他想把酒瓶放下，但是非继續喝不可，因为手枪还一直地瞄着他。

（在大洋的那一岸，在遥远的德国，一切都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尽美尽善。恰恰相反，在这兒，在美洲，一切都大而无当，肮脏，不成体統。人、自然和其余的一切，都是这样。哈格先生叹息着，竭力借威士忌酒来消除愁悶。在大洋的那一岸，在那美好清洁的国家里，伸展着整齐的庄院和田地；灿烂，瑰丽，象摆在棋盘上一样。但是在这兒，你总离不开这无边无际的辽闊荒野。当然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坐船回家；但是哈格先生除了以股东的身份应得的股息以外，公司每年还給他一万比索，因此他不得不在这个凄凉荒僻的阿基雷港忍受痛苦，在这无聊的地獄里坚持着。哈格先生就这样留下来，但是他竭力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可怕的报复。因此，就从他身上传說开无数笑話，甚至使那些在上巴拉那久經鍛炼的开拓者也为之不寒而栗。）

“喝呀！”

“但是，老板……”

“喝呀，畜生！”

（在业务上，哈格先生并不操心。有伊斯梅尔·駱巴托这个經驗丰富的人負責。工人們只是上工劳动，下班离开。偶尔有个把工人不知不覚地失踪了，后来才在原始森林的不定哪个遥远的角落发現他的残骸；不过这也是駱巴托的事兒。在这期間，哈格先生經常喝醉酒，在他那有两个白磁砖洗澡房的紅頂别墅里为怀念可爱的德国而憔悴。他能够从窗戶眺望依瓜苏河的清

彻晶瑩的綠水，但是他往往过几个星期才向窗外看一次。原始森林以其热带的馥郁气息和无限的富饒一直追近到他那有白磁砖洗澡房的紅頂別墅里；他必須忘掉自己的环境，必須逃避这个令人抑郁的原始森林。)

这个契約劳工差不多喝干了这一瓶酒，他的眼珠忽然一翻，象一棵被伐的树似的跌倒了。哈格先生突然发出一陣輕蔑的狞笑："呸，这些杂种本来什么都經受不住！"

他毫不放松地盯着拉蒙，同时想到这个新的犧牲者又笑起来。

"来，現在輪到你啦，喝！"

这个門苏紋絲不动，他眼皮半閉着，目不轉睛地凝視老板。

(这个避暑別墅里有取之不尽的最上等香檳和其他舶来的珍饈儲备。也有哈格先生的"忧郁症"和怀乡病。为了摆脫这一切，他邀請附近各冬青林的企业主和經理到自己这兒来。在这种場合，人們包船从首都为哈格先生和他的朋友运来一些娇小的、白皮肤的法國女人和小型歌舞厅的舞女，他們就在这圍墙里无尽无休地飲酒作乐。但是哈格先生无力經常享用这些来自遥远大都市的珍貴的白色和褐色肉体，他就用最粗暴的办法代替他那已告衰竭的精力。于是有一次他强迫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僕在他眼前跟一个从布宜諾斯艾利斯来的身价最高、經驗最多的妓女交媾。他認为自己最了不起的杰作是用鞭子把她們里面的几个裸体趕到原始森林里去，讓芒刺和荆棘撕破她們那洒过香水的皮肤。)

"你这畜生，沒听見嗎？拿了这瓶，快！"

拉蒙还是沒动，一点兒沒动，虽然他的情緒是沸腾的，血液簡直要冲裂血管，以怒涛澎湃之势淹沒这幢房子和它的住戶，然

后冲到哈格先生身后可以一眼望見的这条水面碧綠、平靜得不可思議的依瓜苏河里去。

（可是在这个遙远的角落里，还有无限长的日子。外面原始森林里，不断有巨大的杉树倒下，不断有人无声无息地慘死在监工的鞭打或是暗枪的射击下。但是什么也不能減輕哈格先生的“忧郁症”和向往遙远的不可及的祖国的怀乡病。）

“啊，怎么着，你敢耍賴？好吧，馬上叫你瞧瞧！”

这个德国人脸上泛起不絕的狰獰的微笑，眼睛里杀气騰騰，他把手枪对准拉蒙，手指笨拙地乱拨动扳机。不料，意外的一拳打得他向后踉蹌了好几步，手枪也以高高的弧形飞出去很远。枪在他被拳头打中的时候响了一下。哈格先生噙着憤怒的眼泪一面狂喊，一面用一种听不懂的話大罵。拉蒙还是靜靜地站着沒动。这时他看見伊斯梅尔·駱巴托怀着敌意地盯着他，并下命令：“打一百鞭子，然后送回住地去！”

拉蒙最感痛心的事是，帮助綁他的人正是刚才还在哈格先生的威胁下强灌威士忌的那些人。

57

他并沒有屈服。他警告費里休：“别打我，否則……”

費里休只是笑了笑。拉蒙沒有讓步……

“我不是天生为了挨打来的……放开我！”

这下子监工上了火，馬上先抽了五十鞭子。拉蒙已經綁在树上八小时了，他的脊背淌血，嘴干渴极了。不仅如此，他还得想到监工要回来完成这項懲罰工作。夜来临的时候，他的体力

稍微恢复了。他振奋起全部力量，不断咬牙用劲，慢慢挣开繩索，結果終于擺脫掉了。因为胳膊和腿被綁得象死了似的，不再听他使喚，他不得不在地上躺了好大工夫；背脊已經成了一个大伤口。五十公尺以外有个武装哨兵，不过已經睡着了。其他一切都不很困难。他踵着步子去到費里休的棚屋，用匕首割断了他的喉嚨。他一想到朋友弗魯托斯，手就不哆嗦了。然后他就逃跑了。这惊心动魄的逃跑的一幕，他这时已經象对于某种必要事情那样习以为常。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危险，終于走上通往救命的河水的道路。他最后从原始森林的树丛間看到河流反照起微光的时候，还是漆黑的夜間。現在他認为已經脫险，却不知道真正的戏剧才刚刚开場。

河上馳驅

河濱附近，原始森林的边緣上，有一带修竹。高高的竹竿彎曲着，靜靜地立在那兒，好象低垂脑袋睡着了的野兽似地在偷听拉蒙的脚步声。拉蒙蓬松的黑色乱发与更黑的天空互相輝映。但是他不顧非常的黑暗，急速地揮动手里的弯刀，砍一下冒一陣火星，火星熄灭时就倒下一根竹竿，在傾倒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出一种深沉的抱怨声。現在他大約砍了三十根了。他扛着这些竹竿，拖到河岸，然后他再回到林边，在矮林中寻找一些堅韌的細藤条。他在河岸上用这种藤条把竹竿每三根捆成一束，最后連成一个整体。他第三次回去，又砍了一根特別結实的、好几公尺长的竹竿。从河岸上看，霧气騰騰的水面在他脚下顫抖着。他干得并不太急忙，但一会兒也不曾休息。他已經下定决心，要忘掉过去，也不想将来。目前，这个使人困惑、讓人出不来气的目前，已經够他忙的了。

他脫下衬衫和褲子，只穿着短衬褲，他把衣服捆成一卷，綁在筏子的中央，然后把筏子推到水里，一縱身跳了上去。他直立了一会兒，緊张地听听从森林和河流传到他这兒来的一些輕微的杂声，又鎮靜地看看四周，一切都是和平的，没有任何动靜，連只飛鳥也没有。在远处，依瓜苏河与巴拉那河汇合的河口上空，現出最早的微弱的涼爽之光，告訴他不能再耽擱了。他用竹竿往河沙里撑了几下，筏子被水流攫住，輕快地漂动了。周圍刮着舒适的凉风；他深思着，完全沉湎在夜和水的无穷寂靜中。他覺得非常幸福，没有困苦，自己象在平滑的河面毫不費力地漂动的竹竿那样輕。两岸的原始森林，象巨大的美洲獅子，在阴影包圍的难以接近的地方伏臥着，紋絲不动，毫无声息，仿佛已經这样呆了几个世紀；而他却在河心順水漂流，烏黑的身軀与越来越灰白的天空（变化着的灰色說明天快亮

了)，以及蒼白带子似的巨川，三者形成鮮明的对照。这个門苏在这順当的环境中，情緒輕松而愉快，象个戲水作戏的小孩一样悠然自得。

事情十分突然地发生了。仿佛有一个隐身河底的怪物伸出巨掌抓住了这个脆弱的竹筏，要把它拽下莫测的深渊。起初，拉縴只是沉重地震动一下，可是接着就看見(他一直直立着)竹筏旁边出現一个可怕的深渊，竹筏象被砍了一百弯刀似的，咔嚓咔嚓响着裂开了，拖着他投入这个颯颯出声的深渊。他跌倒了，两脚登空，同时挨了一下很重的打击，就象誰用大錘打在他的脖子上似的；接着更重的一下打击打在腰部，肋骨象被緊緊地夹在鉗子里；他拚命地张大嘴，但是毫无用处，吸不进空气，他的肺也許已經完蛋了。他不知不覺地落入圣安东尼奥的峽口，这是任何船舶都惧怕的陷阱，所有領港人无不畏惧的险地。竹筏在未来到这岩壁之間的狹窄航路以前，先到了发出哀鳴的漩渦处，河水在那里受到强迫，瘋狂地反抗，悲伤地嗥叫。但就在这时候，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几下打击使他完全昏迷了，他只是在突然清醒的瞬間才得以再抓牢筏子，于是他紧紧拥抱着竹筏旋轉，象一只陀螺被瘋狂地扯动似的，通过这沸騰的河流。河流似乎在报复哪一桩多年积累下来的罪过；門苏还沒有来得及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一下新的打击又把他抛到一个遙远的地方，那是一个脫离现实的、久已模糊的童年景象和热情取得的一些成就又隐約出現的地方。他听憑它們带走，只有身体，这个飽受摧残的褐色身体，象个沒有生命的包裹似的貼在快要散裂的竹筏上，被滾滾洪流象个塞胀的洋娃娃一样在这口沸騰的鍋里玩耍般地抛上抛下。这口鍋的怒吼声好象原始森林所有动物的吼叫和咆哮的大合唱；好象最可尊敬、最大的巨树突然傾倒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轟响……这个沸騰的漏斗状的鍋曾多少次瘋狂地以其恐怖的报复威胁土地和森林、人类和野兽，要把一切都磨得粉碎。可是現在，它只能在这个沒有抵抗力的洋娃娃上，在这个皮、骨和血构成的包裹上发泄它的瘋狂，使这个仅仅用双手紧抱着筏子的洋娃娃，在巨大螺旋般的漩渦中无止境地轉动。

新的侵略

原始森林提高它的怒吼，但是没有人願意听它。它疲倦地躺下，要死去。从前茂密的原始冬青林越来越稀疏，最后完全不見了。不合理的滥伐和疯狂的掠夺欲很快就显出結果。在卡姆波格兰德、圣彼得罗和古老的圣安那，在帕尔馬斯、皮腊伊和圣亚維尔，整个連片的森林都被侵入得愈来愈深的大冬青企业的脚步踏碎。在这些企业肆无忌憚的攻击下，天然冬青林一片一片地逐渐消失了。在这些森林的位置上，聳起的細小的树丛成了从前原始森林的諷刺画。这时官方当局似乎由甜睡中暂时醒来了，公布了几項无力的法令，宣布冬青地为"保护区"。但是在米修內斯境內，灿烂丰富的"矿藏"差不多全部永久消失了，只保留下一些跟它那被伐去的弟兄一样的又高又細的零星树木，成了使巴尔拉扎和卡姆波埃雷的旅行家瞠目結舌、惊为奇迹的紀念品。这个綠色奇迹也只在米修內斯的北部，巴拉圭的一些偏僻角落和巴西几处尚未开拓的地区能够幸存下来。而在它們的阴凉下，黑皮肤人仍然被束縛在艰巨的单調的工作上繼續流汗，照旧用三种不同的語言在咒駡。

这期間，一种以人工种植的种植場为基础的嶄新企业，慢慢地兢兢业业地发展着。春季从地里发出了第一批淡綠和黄色嫩枝；起初还是没有把握地摸索，逐渐站稳脚步，最后終于保持了它的可耻霸权。圣依格那西奥、公塞普森和博姆普兰德等地，布滿这細心栽种、一望无边的矮树行列的地区越来越多。在甘心效劳的官方支持下，由大股东集資組成的現代企业夺取到大块

田地，来种植这銷路很广的"巴拉圭冬青"。二十个有势力的大地主成了米修內斯，即上巴拉那的阿根廷地区的主人。

那些最早的发現者，所謂"先鋒"，都被新的股份公司任用为經理或技师。剝削的方式方法在发展着。卡阿的故乡发生了深刻变化。經过許多动蕩时期的上巴拉那，现在經历着向种植場培植冬青的大获全胜的进軍。只是門苏的处境沒有改变。的确，企业现在都有了固定地点。采叶工人誰也不必再忽而这兒，忽而那兒，东跑西顚去工作了。对門苏的残酷懲罰和粗暴压迫，不可能再象在一切秘密之父的原始森林里那样容易了。但是，各企业給付的工資仍然少得可怜，并且仍然保持証券和強制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在企业商店購买东西的制度。企业主仍然控制着人們的生活。門苏的一切行动都受他們裁判权的支配。他們甚至自己发行貨币……古代的封建暴君并沒有消灭，仅仅是现代化了。在无限財富的光輝后面隱藏着无数貧穷、疾苦和受压迫的門苏。但是在新的劳动条件下，契約劳工彼此間产生的密切接触，以及共同遭遇的同样可怕的剝削使他們团結起来，組織起来。在1918年和1919年的大罢工中，尤其是从1928年的大罢工以后，契約劳工的憤怒浪潮已經冲击了奴隶主的僭越特权，讓他們明白一个新的时代已經到来了。契約劳工已經从旧日落后的門苏的灰燼中站立起来，逐漸覚悟到他們必須組織起来为自己的前途进行斗爭。而且有一盏明灯指引他們在荆棘的路上前进，这就是从工会的簡陋棚屋涌出的明亮光輝……

冬青的阴暗巨流一年又一年地、无忧无虑地围繞着我們被热情激蕩的现实生活，流过南美地方，冲击城市和乡村，給予百万疲憊的人以新的、虽然仅仅是暂时的力量，使他們兴奋起来。可是那些端起热气腾腾的綠色冬青茶来喝的人，又有几个能想

到这里面隐藏着的工人的可怕悲剧呢？在疯狂的紅色大地和上巴拉那的清彻的、和原始森林一样无所不知的、但是沉默地等待着的河流之間，是冬青的遥远的奇妙的故乡，但也正是那些工人的监獄。

河 上 馳 驅

一个人播种和平的葡萄，使紅色
土地感到惊訝……

——胡安·埃·阿古沮

……旭日的光綫緩慢地爬过土地，照射在反光的水面上。竹筏一直在打轉，不过現在是慢慢地从容不迫地轉，仿佛这是命运注定的无可避免的。这时竹筏的寬头朝东，馬上又显出損坏最厉害的那一面，藤条断了，竹竿零散地挂着；接着，轉到睡眠的人赤足所在的窄头，最后是另一面，轉到头，又开始轉新的一圈，始終在这个露着一付紅圓脸，象个不知悔改的醉鬼似的太阳底下。竹筏似乎要在这整个死港里摸索一个出口，可是每繞完远远的一圈，就象第一次的情形一样，又进行同样的旅行；在这沒有头的寻覓中，一些烂橙子和无数大大小小、圓的、尖的和鋸齿形的树叶伴随着它，而且全都緊密地拥在一起。与各种各样的废物和咸水合成一个整体，仿佛它們从来就是在一起，构成一种独特的植物。河流为了保持澄清而冲来的这些东西（半炭化的房梁、橙子和互相糾纏的闊叶）全都在竹筏的沒有止境的环游旅行中伴随着它。几小时过去了，愚蠢的轉圈还沒有結束。太阳平靜地升上了天空，越来越輝煌，越射越远，它的光象从一个大桶里泻出，灌在这熟睡的、疲憊的門苏身上，昏厥和本能帮助他緩慢地但却可靠地避免整个消灭，逃脫死亡。

傍午时候，这个完全的寂靜突然被扰乱了。門苏睁开了眼，馬上要設法弄清楚这出乎意料的环境。他覺得渾身似乎都受了伤，可是四肢又能屈

伸自如，似乎这十来个小时的酣睡已經使每块肌肉、每根筋絡和每条神經又回到了正确的位置上；而且一切都这样不可思議的真实：他沒被打烂，沒有淹死，而是囫圇个兒平安地坐在竹筏上，这个筏就是他昨夜造的那个筏，这根被太阳晒得发出奇怪的、輕微沙沙声的湿竹竿就是他亲手砍的那根竹竿。是的，就是用这双褐色大手，这双手的有硬茧、布满伤疤、样子象小木棒似的粗指头砍的。一种暴风雨般的狂喜充满了他的內心，因为他意識到自已还活着，而且大概已經脫离险境。他突然觉得一切都亲切而熟悉，就象他那双带着扁平、裂开的指甲的老工人的手，象他裸露的胸膛上的卷縮的汗毛和那双大脚一样。这两只不易毁坏的“小船”，正把那血凝成块、被魚咬过的脚趾在竹筏的最外端伸得高高的；一切都似乎象这个随着竹筏打轉而不断变换河岸的游戏那样有趣，只是稍微引起暈眩，并且……可是不然。某种东西——大概是河流，已經变了。这条畏怯地、努力在两岸間偷偷流过的河，这条平靜慵惰的河，不是他前几个鐘头領教过它的暴力的那条河；这不是用牙把他叼了好几分鐘（他觉得象几年）的那条疯狗，这不是把他象片落叶似的投入深渊的狂暴漩渦。不是。他不再相信現在在灿烂光輝中向他亲切微笑的这条河；他永远不会再相信它。这条河也許繼續表現馴順和善良，它也許繼續这样寬闊而宁靜地流下去，并用柔和的波浪撫摸附近的河岸，但是，他决不再毫无怀疑地信賴它那經常准备好的拥抱了。現在他又想起它那张发脾气的歪扭脸容，想起疯狂旋轉的暴怒深渊，同时他又看見深渊在他面前张开了可怕的无底洞，要把他在它那令人战栗的拥抱中窒息死。現在，他知道这是同一条河，他不会第二次再上它的当。

他考虑怎样脫离这咸水，沒想到非常容易地就实現了：他还沒到达开闊的河面，一个激流就推动竹筏載着他奔赴下流。起初，他很費力才能站住，可是不久他就牢靠地站在摇蕩的竹筏上，在两旁的綠色河岸之間迅速地漂流下去。这时他才发觉自己赤条条地一絲不挂；他的衣服已經被暴怒的漩渦夺去，他那条短衬褲象紙一样撕得稀烂，最后在这次生死搏斗中不知去向了。激怒的浪花向他那象有节瘤的树根的腿上飞溅，把湿的屑片打

在他的青銅色肚子上，飞到他那带着蓬乱胡子和坚硬嘴唇的脸上。胡子似乎在最近这几个鐘头里长得特别厉害，嘴唇正微笑地张开，好象要向广闊壮丽的地平綫問安似的。他不知道自己的遭遇怎样，可是他身体內部有某种东西产生了，充滿了他的寬闊胸膛，涌上喉嚨，冲破嘴唇的約束，突然变成欢呼声迸发出来，淹进广闊的晴朗天空。那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十条好汉一齐发出的长了翅膀的呼声。这一个呼声好象他从幼时經过多年吸收，长期用自己的緘默加以培养，专为这个时刻积蓄起来的。

"比依依依烏烏烏烏烏烏！比烏——丘烏烏烏烏烏烏！"

圣克魯茨的丑恶面貌，朋友弗魯托斯的尸体和受虐待的多青林，都留在他身后了；痛苦的工作，赤背上的鞭打和他那没有生存权利的孩子的叫不上名的包裹，都留在他身后了；还有瘋狂的追捕者和阿梅莉亚的咳嗽也都留在他身后了。他为了在这个脆弱的竹筏上奔赴一个在下游与多青种植場和工会一起等待他的新事物，已經过了整整一个时代。下游的人們虽然同样受剝削，但是他們正为保护自己的尊严而共同斗爭。他是到处都可以立足的，在那里一定会找到一个位置。他直立着，浸潤在中午烈日的光輝中，象一陣暴风似的在巴拉那河的友好波涛上馳驅。

"比依依依烏烏烏烏烏烏！比烏——丘烏烏烏烏烏烏！"

这声狂呼使岸上的树木从梢到根都震顫起来，从平滑的岩壁发出回声，在广闊的，正把明朗的光輝在这解放了的門苏身上大量傾泻的天空繚繞。他叉开两腿站在細竹竿上，順流漂动着。背后是昨天的世界，前面是新的不知道的明天，可是他并不理解这些。他只知道自己充滿一种混乱的胜利之感，因为他逃脱了人类和自然給他安排下的陷阱；这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它没有任何語言可以表达，只有用伐木工人面对被征服的树木喊出的这个胜利的呼声：

"比依依依烏烏烏烏烏烏！比烏——丘烏烏烏烏烏烏！"

水流时常接近河岸。有三个洗衣妇女站在那里，她們抬头看見这个不寻常的景象，不由得张口大笑。她們看見一个赤身露体样子滑稽的門苏，在中午的和平寂靜中象个疯子似地喊叫。可是他没有注意她們，当她們重

新张望的时候，他已經在最近的河湾后面不見了，他的胜利呼声又象火箭似的冲上云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阴暗的河流
作者＝（阿根廷）阿尔弗雷陀·伐莱拉著柯青译
页数＝２２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２５２
出版日期＝１９５９年０６月第１版